

新中華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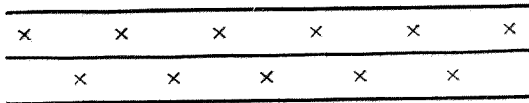
國際問題彙刊

未竟之業

彭塞爾著  
賈午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 UNFINISHED BUSINESS

by

S. Bonsal

## 未竟之業

新中華叢書

國際問題彙刊之一

彭塞爾著  
賈午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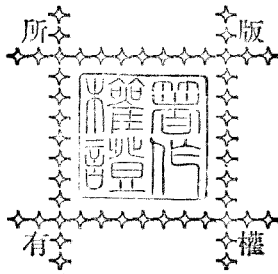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新中華書局未竟之業 (全一冊)

Unfinished Business

◎ 定價國幣五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彭塞爾

譯者 賈午

發行人 李虞杰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我的日記若有一天由我的私藏公諸社會的話，它或可爲歷史的一個注腳，並可爲未來規劃世界前途以拯斯民於水火的人作一個借鑑。」

——著者於一九一九年

## 哈里斯序

凡記得威爾遜總統的人都不會忘記郝斯（House）上校，他是美國台州（Texas）人，身材矮小，足智多謀，從事政治活動，迄至威爾遜逝世為他的國內政治與外交問題之明智而可信靠的顧問。一九一九年巴黎和平會議時他仍為威爾遜的顧問，在開會中威爾遜返國期間代理美國代表團的團長。辯論終結，和約簽訂以後，郝斯寫了一篇關於和會中他的一部分最密切的僚屬的備忘錄。

『無人，』他寫道，『能正確估計美國代表團的隨員與專家對各代表所給的幫助。在這一點上我特別幸運，因為除其他人以外我有弗雷塞與彭塞爾，兩個人都深通外國語，且對於外交工作素具訓練，極為嫺熟。』

他稱譽弗雷塞以後繼續寫道：

『彭塞爾上校的經驗範圍尤為廣大，雖然不是密切關係交戰各國。他懂得世界由北到南，由東到西的情形，並講多數外國的語言。生僻國家的代表到來的時候，就請他予以招呼，他類能善與週旋，克盡厥職。他的翻譯與見解極為珍貴，我所倚重的人要以他為第一。』

郝斯贊賞彭塞爾的話是值得引述的，因為英國（此序作者為英人，此書亦在英出版——譯者）曉得彭塞爾的人不多，除掉少數會如他參加巴黎和會及以後幾年內與和會有關的幾次會議的英人。他的記者與外交經驗雖很長久——他第一次被派駐外國的重要任務是在一八八

五年在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的戰爭中任「紐約前鋒報」的戰地記者——他旅行到的地方却多是歐洲大國戰亂頻仍的國家，來英國的機會比較少。他是一位優越，淵博，而審慎的出版家，於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七年之四年間在美國外交界歷任各種職務。這一本書所講的一段時間，他正是五十幾歲。歐戰爆發時他前來歐洲，先為新聞記者，繼為軍人；美國議和代表團在巴黎組成時，郝斯上校邀他為他的個人隨員之一（三四年前彭塞爾在柏林曾幫郝斯上校的忙），主要任務為在和會盟約起草委員會工作。

威爾遜總統與郝斯都不深通外國語。彭塞爾却精通法語及其他語言，而彭塞爾的任務便是在和會之國際聯盟委員會開會時緊坐在這兩位美國代表後邊，把所有法語的演說隨口低聲翻譯給他倆。這是一個深為吃力的工作，因為威總統堅持不允節略；每一句話必須就發言者所講完全翻譯出來——不是一樁簡單的成就，因為實際上這等於譯上一句話同時必須聽下一句話。但是彭塞爾的成績却很使他的上司滿意；該委員會每次開會他必定出席，因此項開會所舉行之私人談話他也有時參加，他就利用此項難能可貴的機會逐日撰寫日記，結果就是過了二十五年以後到現在纔初次發表的這本書。

彭塞爾上校是就他原來所寫的日記把它印行的。或許有些地方，他再行考慮以後，願意把它修改；但是他沒有把那些地方修改。若是需要為印行這冊日記覓取理由的話，他印行這冊日記的理由可以發現於這本書的最後一頁的一句話：

『我的日記若有一天由我的私藏公諸社會的話，它或可為歷史的一個註腳，並可為未來規劃世界前途以拯斯民於水火的人作一個借鑑。』

彭塞爾所說的規劃世界未來的會議就要開會了。同戰敗的軸心各國即將舉行和會以制定和平條款。一九一九年和會的成功與失敗定可以為參加下次和會的代表借鑑。這一本書將上次和會的經過，其來龍與去脈，予以客觀的記述，它的價值就正在此。彭塞爾的紀錄當然沒有包括全部的和會。他自己沒有參加全部和會，他僅把他的職務使他熟悉的那一部分予以紀錄與批評。這一部分主要是國際聯盟委員會，現在既要組織新國聯或改組舊國聯，本書講這一問題各章之重要當可不言而喻。有些地方的敘述或許有人認為太詳細了，但是日記作家必須有聞必錄，而且他所紀錄一九一九年的爭辯或頗可作為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爭辯的借鑑，省去下次和會的多少麻煩。

彭塞爾上校關於巴黎和會的人物的描寫雖極富趣味——尤其是描寫法國老虎總理克雷蒙梭被刺養病時所作各種談話的一章——但是我認為這本書的價值還不僅在他所記述他在巴黎的見聞。（當然讀者不必完全接受著者對個人的判斷。比如我就完全不同意他對比國外長席曼斯之一貫貶斥的批評。但是這是個人見解的問題。）這本書中與巴黎和會經過同等重要的，是彭塞爾上校關於他於和會第三個月隨史末資將軍前往維也納及布拉格等地巡視的紀述。曉得上次世界戰爭後解放的歐洲所呈現的問題，或可有助於此次戰後解放的歐洲問題的解決；一九二〇年初彭塞爾蒞臨柏林時所估計的德國人的心理或可為瞭解此次戰後德國人的心理作參考。標題「柏林」的一章值得每一個當真研究過去歷史與未來問題的人注意。

彭塞爾上校所談的問題的範圍很廣，其另一部分雖主要關涉美國的政治，對於英國的讀者也不無裨益。上次戰後的和平的悲劇是美國參議院拒絕與美國戰時盟友合作以消弭戰爭；

美國參議院當時若作不同的決策，此次戰爭可能不致爆發。一切均繫於國際聯盟盟約之批准。威總統天性固執，益以身體頹敗，更加倔強，堅持毫無修正而批准盟約。反對派在洛治參議員領導之下準備稍作修正予以批准，而此項修正，除威總統外，凡國聯的朋友，絕少有認為絲毫足以損及它的目的者。但是威總統堅持不變（我於一九二一年末在華府見他時，他仍舊未曾絲毫改變），於是盟約未獲批准。在與洛治的談判中，彭塞爾的地位不僅是一個紀錄者，而且是一個參加者，一位積極的參加者。書中紀述他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與反對派領袖的談話，正是和約與盟約的命運待決而未決的時候，為一章模糊不明的歷史透露大量的光明。實在，在「未竟之業」一書中，有不少的歷史，和歷史的資料。

哈理斯（Wilson Harris）



## 譯者序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巴黎舉行和會，美國威爾遜總統倡導組織國際聯盟，意在促進國際合作，消弭世界戰爭，實現永久和平，結果因和約（包括國聯盟約）未獲美國參議院批准，美國未曾參加國聯，威爾遜總統既「出師未捷」，憂憤成疾，賣志以終，國聯也因缺乏美國這強有力的一環而告失敗，於是建立國際機構，消弭戰爭，保障和平這一個關係人類福祉的偉大企圖，終於成了一樁「未竟之業」。

這一個企圖在威爾遜總統手中及他的時代雖未告成功，以致二十五年以後人類又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浩劫，然而這一個理想畢竟是人類所久已懷抱的理想，也是人類若想存活所能走的唯一的道路，所以國際聯盟創立的經過，威爾遜總統為創立國聯所作之慘淡經營與艱苦奮鬥，在人類歷史中將永遠佔有最重要的一頁，而這一頁歷史則恰正是本書的內容。

關於本書著者美國彭塞爾上校的經歷及本書內容的價值，英國哈理斯為本書寫的序文講得很透澈，譯者恕不另贅；所可得而言的是譯者覺得除這本書的歷史價值以外，它描寫和會各代表的發言與動作，宛如國際舞台上的戲劇角色在那裏演出一幕國際政治劇，而最後一部講和約未獲由美國參院批准的經過更像一幕活生生的美國國內政治劇在那裏扮演，所以熱心的讀者除由本書獲得實際的歷史與國際知識以外，還可以得到觀劇者所獲得的滿足；至於因為著者也是劇內的一個演員，深通劇內的情節與各演員的個性，因而寫來倍覺生動，則更是這一本書的特長了。

本書出版於一九四四年，曾由英國讀書會推薦，一併附誌。  
譯者遂譯此書多賴吾妻文彬鼓勵，特此誌謝。

譯者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十日

## 本書重要人名錄

貝爾福 (Arthur Balfour)，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五年英首相；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九年英外相。

柏恩斯托夫 (Johan Bernstorff) 伯爵，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參戰前德帝國駐美大使。

布里斯 (Tasker H. Bliss)，威爾遜總統任為協約國最高作戰會議美國代表，嗣為出席巴黎和會代表，為威總統的軍事顧問。

考伯 (Frank Cobb)，紐約「世界報」社論作者，著名的新聞記者，為威爾遜所敬重。

克雷蒙梭 (Georges Clemenceau)，七十九高齡之法國總理。

弗雷塞 (Arther Hugh Frazer)，美國外交界老手，久任美駐維也納，羅馬，及巴黎大使館祕書，一九一八年郝斯上校在華府時代理出席協約國最高作戰會議，戰後混亂期間任駐維也納與雅典專員，在未恢復正常外交關係時處理美國事情。

格雷遜 (Cary Grayson)，美國海軍軍醫，非常之善於討人喜歡，後進為海軍上將，曾為老羅斯福，塔虎脫，與威爾遜三屆總統的好友。

希遲考克 (Gilbert Hitchcock)，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民主黨參議員，領導批准凡爾塞和約的鬥爭。

郝斯 (Edward M. House) 上校，協助威爾遜於一九一二年當選為總統，巴黎和會中為威總統之首要助手。

席曼斯 (Paul Hymans)，比國外相，國際聯盟第一次大會的主席。

克拉瑪爾 (Karel Kramar)，代表新興之捷克出席國聯盟約起草委員會。

甘貝拉 (Bela Kun)，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匈牙利共產政府的主席，當政五個月而垮台。

李波曼 (Walter Lippman)，美國時事評論家。

勞合喬治 (Lloyd George)，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首相，一九二二年下台，英國會最老之議員。

彌勒 (Hunter Miller)，出席巴黎和會美代表團法律顧問，國聯盟約起草委員。

帕索瓦 (Epiracio Pessoa)，巴黎和會巴西代表，在巴黎時當選為巴西總統，忠實擁護威爾遜的政策。

威尼采洛 (Eleutherios Venizelos)，希臘總理，出席巴黎和會。

懷特 (Henry White)，美國駐維也納公使館及駐倫敦大使館秘書，駐意及駐法大使。

# 未竟之業 目錄

哈理斯序

譯者序

本書重要人名錄

- 第一部 歐戰停戰……………一
- 第二部 盟約初草……………一五
- 第三部 法國老虎總理在病榻上……………六九
- 第四部 隨史末資將軍赴東南歐……………七九
- 第五部 盟約最後草案的爭辯……………一〇四
- 第六部 颶風後的柏林……………一六九
- 第七部 黯淡的華府……………一九三

# 未竟之業

## 第一部 歐戰停戰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過去七天我太忙了——查閱文卷，彙譯演詞，叫接電話——所以我不能把這一禮拜層出不窮的事故記述下來。我真想擺脫我目前繁重的屬員工作，恢復我過去過慣的新聞記者的生活。

今天總算稍得喘息，要把經過的事情想一下記下來。參加和會的各巨頭於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在巴黎大學街郝斯上校的寓所初步接觸以後，下午又在法國外交部集會。各全權代表，克雷蒙梭，勞合喬治，貝爾福，與桑尼諾（Somino——意外相），顯然都不願全盤接受威爾遜的方案。勞合喬治問了郝斯一個毫不客氣的問題，於是辯論開始。

『我們若同意如此停戰，』他問，『你認為我們就是全盤接受了威爾遜的條件嗎？』  
我想當然是如此的，郝斯答。

於是威爾遜的「十四條」就被一讀而再讀。時而勞合喬治皺着眉頭讀完一條，繼之克雷蒙梭就有所發揮。郝上校曾令考伯與李普曼就每一條擬附說明，此項說明也曾電請威總統批准；這時每提出一條討論時，郝斯就把該條的說明讀一遍。激起的討論證明各全權代表的意見參差，不但不能趨於一致，而且距離越來越遠。郝斯最後發言，後來他承認那是他一生中

所作一篇最長的演說。他說：

「德國請求停戰的根據是「十四條」，協約國若不願接受「十四條」，那麼據我看來，威總統只有一條路可循。他只有告訴德國，說德國所已接受的條件不能為美國與協同作戰之各國所接受。」

「停戰的根據」與「協同作戰」等字眼，各代表聽了有如冷水澆頭。郝斯繼續說：

「美國就得與德奧直接談判了。」

勞合喬治跳起來，眼中冒火。

「那意思是說美國要與德奧單獨媾和嗎？」

「很可能，」郝斯說。

各國間的衝突既已顯著，各代表均設法讓步。大家都講話，但都說不出甚麼；最後勞合喬治提議延會，由各代表草擬對「十四條」的修正案與保留案，留待下次會議討論。一小時以後，郝斯將會議發展的微妙情形詳細電達華府，在極短時間內便得到威總統如下的電令：

「談判中必須列入「海上自由」與「國際聯盟」。此項主張為吾等最後之決議。」

是夜郝思大費心思，十三日早他如期與各全權代表在法國陸軍部會商，由克雷蒙梭主席。各代表又都要發言，但是郝斯說問題已經討論得很詳細，雙方的觀點都已經很清楚，所以他說：

「我已經決意請威總統將他所提出的和平條件與英法意三國所主張的和平條件都提出美國國會討論。如此他便可以將事實真象公佈於交戰各國，請它們公決。他所提出的問題我想

是這樣：「德國既已接受了我們的條件，我們應當與它媾和，還是應當繼續打它，使它接受了英法意三國所主張的條件而後已呢？」

各代表曉得局勢的嚴重，曉得若公開辯論作戰目的，影響必極惡劣，又曉得威爾遜在協約國之自由與民主份子中的聲望很高，於是提議並同意延會，郝斯也於幾小時之後接到英國對於所爭論的問題的保留案。英國的保留案與勞合喬治口頭上所提出的反對在精神上與文詞上都大有出入。勞合喬治現在只請求「海上自由」一問題不能認作已經解決；數小時以後他給郝斯一件非正式的文牒中說，此項問題應於正式和會中「就此次戰爭期間所發生之新情勢」予以討論。

勞合喬治寫道：「這一點恐怕有點不清楚。「海上自由」——意思是甚麼呢？「老虎」（克雷蒙梭）說「海上自由」的意思是我們應當放棄宣戰這一個天賦的權利，這他無論如何是不能贊成的。但是我們確實知道海上封鎖在這一戰戰爭對敵人的打擊及對我們的便利。這是一個武器使我們保全了我們的生命，獲得了我們的勝利。我若是把這一個武器拆毀，或使它不能發揮它的效能，英國國會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就要投票免掉我的職務的。國會這樣作也是千應該萬應該的。」〔註〕

現在德國既在垮台，戰爭結束亦已在望，巴黎報紙便開始攻擊威爾遜的政策。第一砲，

〔註〕因為有幾位未曾出席和會的作家認為此項記載與事實不符，我想最好把也會出席和會的意國首相的秘書馬里斯柯蒂 (Luigi Aldrovandi-Marescotti) 的記載引來作證明。馬氏為意國外相桑尼諾的翻譯，猶如我為郝斯上校的翻譯。馬氏於一九三七年米蘭出版他的戰時回憶錄，書名「外交戰」。關於這一段經過，他寫道：



「關於「海上自由」問題，各代表繼而（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頻繁交換意見。勞合喬治舉出很多他不能接受此一條款的理由。他說，「若實行海上自由，英國的利益必大受損害。」克雷蒙梭提議此一問題不應當在此時討論，但是勞合喬治說，「我若必須接受此一條款，我便不能實行與德國停戰。」郝斯上校於是起立發言，說，「威爾遜總統已經將此項條件（十四條）宣佈給敵人，協約國若不同意此項條件，則威總統只有向敵人宣佈，說前此提出之條件（他的）未為協約國所接受。那麼繼起之問題便是，」他繼續說，「美國不要被迫與德國直接單獨談判嗎？」

「那意思是說美國可能單獨議和嗎？」克雷蒙梭問。郝斯回答，「結果可能是那樣。」

馬氏繼續說：「郝上校作此聲明時態度非常鎮靜。他好像是一個沒有神經的人。他的聲音有點低，面部表情靜穆，但都與平時無異。他同平常一樣沉靜客氣，但未顯出冷漠。」

「十月三十一日早，」馬氏繼續說，「我們仍討論停戰條件；上午在郝上校的寓所，下午在凡爾塞宮。桑尼諾說，「十四條」涉及德國的部分他接受，但他要特別聲明他不接受涉及奧國的部分。於是福煦元帥講述當時的軍事局勢。他說，「德軍已經瓦解，士氣低落。它在連續撤退，像是一個神志不清的人顛顛蹣蹣。德軍在撤退時仍然到處搶掠，只有在迫不得已時纔肯接戰。」

十一月三日馬氏寫道，「又在郝上校寓所聚會一次。奧蘭多（Orlando——意總理）就「第九條」涉及奧匈與羅馬尼亞的地方在解釋上提出很多細目。勞合喬治說：因為我們現在是在討論對德停戰，所以這些事情可以不必提及。」

「郝斯說，「我想最好不要把這些事情對威總統說。把反對的意見加多是不明智的。」

「對此於項見解，」克雷蒙梭說，「我完全同意。」

至少我所讀到的第一砲，是發自（十月二十六日）「巴黎回聲報」，是那位孜孜不倦的波底納（Pertinax）簽名的。他寫道：「威爾遜所發表的言論，協約國完全不受其拘束。」波氏一唱百和，羣犬吠影，但是他們這種胡亂攻擊所收到的惡果，恐怕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法國多數團體都來擁護威總統，郝上校收到的信件多是表示擁戴威總統的信。其中有「勞工大聯盟」的信，有「人權同盟」的信，有「共和聯盟」的信。它們向法國政府提出一件共同決議，警告政府勿「聽信狂熱國家主義的報紙的挑唆，因為它們蓄意征服而滅棄正義。」波氏的攻擊實在是弄巧成拙。他使法國人都來擁護威總統。

### 十一月八日

協約國表示接受「十四條」致威爾遜的備忘錄是十一月四日由「最高軍事會議」批准的，備忘錄所附的保留條件是「第二條」仍須再行討論，賠償條款亦需予以更明顯的規定。你可以說戰爭就是這樣結束的。十一月五日，備忘錄到達威總統，並由他轉達德國，附有聲明，說實際條件，若經請求，可由福煦元帥得到。

郝斯評論道：「協約國對「十四條」中的某幾條保留以後再行討論，我認為絲毫不足遺憾，因為這樣就證明它們完全接受了其他各條。協約各國政府對於美國的「和平綱領」我承認是不大痛快的接受了，但是接受一事總是事實。這真是歷史上一個轉捩點，也是我們的偉大的總統的一個勝利。我對於我們能否辦到此事向來不敢完全自信。協約各國政府中現有不少要人，溫和一點說，不同情這一個綱領，真是可惜。他們以後一定有話說。」

實際上這些人早已經說話了，以後他們說的話還要更多，恐亦非郝斯所料及。十一月二

日的會上，克雷蒙梭提議將『因損害之賠償』等字加入賠償一條。法比意各國代表反對，理由是此項規定不應當列入停戰協定，但是無精打彩的討論了一刻以後，大家又同意把這些字句加進去。法國財政部長克羅茲(Klotz)顯然覺得此機可乘，提議再加入以下的字句，『協約國與美國更保留另外要求之權利。』這一點大家也同意了，以外並加入一段說明的字句：『退還被侵入之地區時，德國以陸海空侵略對協約國平民及其財產所造成之一切損害，德國應予以賠償。』

十一月八日，雙方代表團會於康邊(Campiegne)森林中之勒董得(Rethondes)。德國正式請求停戰條件，並即將停戰條件給予德國。德國政府於十一月十日接受停戰條件。停戰協定於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五時簽字，是日上午十一時發生效力。停戰經過大略如此。

### 十一月十九日

狂熱過去了，大家在停戰之晚所感覺的心滿意足也很快的消逝了。我還記得我們當時所說的一些傻話，所作的一些傻事，想起來真是有點驚人；同千百萬其他人一樣，我們喜極欲狂，不能自止。有一個女人高舉一束協約國的國旗，站在歌劇院的台階上，高唱法國，美國，與英國的國歌，我們向她歡呼喝采。我們在巴黎聖母堂參加「勝利彌撒」，唱讚美上帝歌，情形就比較嚴肅；回想美國獨立成功時，法王路易十六命令唱慶祝的歌詞也是在這裏。但是現在光榮勝利之地球上已經有了暗影，戰爭期間被抑止的私心欲壑又已抬頭。

郝上校的桌上堆滿了報告與文件，內容預示關於和約要有激烈的討論與爭執。我閱讀早報以自排遣，報上已經沒有傷亡官兵的報告。

現在真是千鈞一髮的時候，只有上帝曉得我們應當怎樣把它利用。我想起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時我由托爾斯泰家中告辭的時候他對我說的話：

「全世界一片漆黑，只有貴國（美國）舉着一線照路的光明。請使那光明繼續照耀，不然——」

以後的事不好辦。停戰只過去了十天，戰爭的危險既已過去，威爾遜的萬能也與以俱去。我們（美國）使協約國得到勝利，現在它們既已安然無恙，便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新的利益，都非我們最初意料所及。一部分美國代表已經說，威爾遜應該在戰爭未決時與協約國締結堅強的協定。或許是如此！但是美國調兵遣將，遠渡重洋，犧牲無數生命，和議若是失敗，該多令人傷心呵！

十一月二十日

郝上校的神出鬼沒的偵探今日送來一件報告，講德國內部崩潰的情形。顯然柏林與基爾（Kiel）的驚人事變，他曾親歷目覩。看情形是，協約國最高軍事會議於十月二十九日在郝斯寓所聽取應予德國的停戰條款時，柏林正在醞釀事變。久停在基爾港中的德國艦隊被命令準備出動。德國政府宣佈由亨利親王統率此項艦隊，但是他並未露面，看後來發生的事情也算他僥倖。

三十一日早晨，德國「馬克格拉夫號」（Markgraf）與「凱撒號」兩隻戰艦已經升火待發，忽然水手叛變，把持軍艦，將官長拘囚在艙內。有六七位軍官因為抵抗被殺死，但是傷亡確數，據該偵探報告，則不詳。叛變擴大到該軍基地及城市；兵士與水手聯合起來，模仿

俄國的辦法組織蘇維埃。報告說，叛軍已推舉代表團前赴俄國，與列寧攜手。

這個消息一到柏林，城內便遍地發生騷動，莫阿比(Moabit)區的工人把警察局佔領。德國陸軍部決定派兩團認爲仍舊可靠的軍隊去驅散暴民並逮捕魁首，但是被派出的軍隊把槍枝丟入河中，參加了現在顯然已經變成的革命運動。偵探繼續說：『有些地方仍斷續有槍聲，但是工人已普遍得手。德國皇宮，數小時前德國皇帝還在那裏臨朝問政，現在李卜卡內西(Liebknecht——德共黨首領)已在那裏最高的一座塔上樹起紅旗。』

德軍叛變的詳情雖尚未獲悉，郝上校聽了此項驚人的消息却極爲注意。他顯然希望叛亂不要再擴大。『此項消息若是確實，』他說，『那麼我們與之停戰的政府像是已經被推翻，我們就不曉得我們再與誰人議和。革命既已達到目的，我們希望局勢穩定下去。德國海軍如此垮台，真意想不到。』

十一月二十二日

現在既已馬馬虎虎停戰，關於爲何以巴黎爲議和地點及威爾遜總統爲何要親自出席和會，一般人都議論紛紛。很多人，包括勞合喬治，反對在巴黎議和，說巴黎是一個最不合適的地點。我雖然不像多數人把議和地點認作是一個重要問題，然而就我所知道的把作此項決議的經過寫出來也許要得。

郝斯離去華府開始停戰談判時，威總統提出洛桑，認爲是和議最合適的地點。他的意見是洛桑這一個瑞士城市的人民在情緒上雖然親協約國，他們却很講禮貌，不致發生不愉快的事情，同時該地的旅館也寬敞適用。郝斯到巴黎的時候，他個人趨向日內瓦，第一次與意國

首相奧蘭多會面時又發現他贊成喀爾文(Calvin)城。十月二十九日討論停戰時，克雷蒙梭宣佈希望採用凡爾塞。郝斯告訴他說，勞合喬治，奧蘭多，與他自己都贊成日內瓦。和會開成與否究尚未定，大家同意，討論議和地點時機尚早，於是把此事擱置。

數日以後，大家都已同意日內瓦時，忽然接到威總統一封電報，表示他的主意已經改變，主張改取凡爾塞——這一個決議使他後來深為痛悔。威總統在十一月八日的電報中令郝斯無論如何要選用凡爾塞，他的理由是：『凡爾塞是在盟友地方，而瑞士則惡勢力充斥，對於會議易有不良的影響。』

郝斯雖在他的日記上記着威總統第二次選定的開會地點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說『凡爾塞與巴黎的環境與我們很不利，』他却馬上着手執行威總統的命令。勞合喬治的態度最初很倔強，郝斯用很巧妙的手段把他的反對克服。郝斯曉得英國報業大王北巖爵士(Lord Northcliffe)不喜歡勞合喬治，於是把他拉進來對付勞合喬治；當時仍屬北巖爵士的「倫敦泰晤士報」就於十一月十一日刊載『和會必須在巴黎開會』。雙方爭執了幾天，郝斯終於勝利，於是他於十一月二十日電達威總統，『和會地點已如總統之意決定。』

威爾遜為何決定親自參加和會，內情比較複雜。可是威總統若認為他出席和會是應他的朋友們的要求，便是大錯而特錯。他的朋友實在有不少曉得了他的計劃以後都勸他不要去參加。戰爭結束前最後極緊張的幾個月中，威總統的財政與經濟顧問每禮拜三下午到白宮與他商議當前的財政與經濟問題。停戰以後三四天那一個禮拜三，他們都來了，一一與威爾遜談話。麥克考密克(Vance McCormick)談的時間比平時特別長，賈斐爾(Harry Garfield)拿

着他的備忘錄在外邊等候。賈氏後來於一九三二年寫信給我說道：『威總統談了一個問題又一個問題，對於每一個問題認識得非常之清楚，看來着實令人驚異，甚至令人莫名其妙。』這一天賈氏注意到，麥克考密克辭出以後，威總統向窗外望了一刻，然後把他召進。他倆把當時的燃料問題談了以後，賈氏停留下去，於是威總統問：『老弟，你有甚麼話說？』（他倆曾同在普林斯敦大學當教授，交誼很深。）『我想請你不要前往歐洲，』賈氏說，『不要親自出席和平會議。我與你的許多其他朋友都害怕你若果真前往，你便要失掉你現在的世界仲裁者的地位。你在那混亂的紛爭中必然要成爲一個交戰者。你要成爲參加那鬭爭的一員，而在那鬭爭中只有你可能是一個裁判者。』

威總統沉思了半晌。『老弟，你的話很有道理。實在我的主意很難拿。但是請聽我的意見，替我想一下。在美國我曉得全國的動態。我比民衆還先曉得國會的動向。但是歐洲距離很遠，我得到的消息太混亂。我一半的時間用到翻歐洲來的電報——電報必須直接打給我。這樣你可以看出——至少是我看得出——若是出國我便可以節省時間，可以直接處理我必須處理的事情。賈氏欠身，即要辭出，又進口說出：『總統先生，我們呈給你的問題，你都能獨自處理，我對你的能力非常贊仰。』威總統面露笑容，把賈氏拉到窗口說：『我要告訴你的一個秘密。我每次接見一位顧問，商談一個重要問題以後，你也許已經看出，我就向窗外望看一下。我看那些飛鳥與松鼠做它們每日的工作。我看了它們，我的疲勞便恢復，精神也煥發了。』

賈氏出來，見麥氏在樓下等他。『你與總統談這樣長時間談了一些甚麼呢？』他問。

『我請他不要前往歐洲——要留在國內，超然攬握世界的事情，』賈氏說。

『我與他談的也正是此事，』麥氏回答；以外這時發表同樣意見與恐懼的也大有人在。郝上校到了法國的時候（十月二十六日），一點也未想到威總統要來歐洲，但是不久他便由多方面獲悉威總統要來歐洲的意念很堅強，並曉得這事正在華府討論得不可開交。郝上校奉的命令本是與歐洲各國的領袖接觸，將他們的意見隨時報告給威總統，所以他對於此事雖不欲參加意見，而事實上却有所不能。他於是於十一月十四日電威總統道：

『此間重要美人均不主張你出席和會。他們恐怕此舉有損於你的尊嚴，使你不能總攬全局。克雷蒙梭適纔對我說，他希望你不出席和會，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元首不應當出席此項會議。考伯由英國來電，說里丁(Reading)與威茲曼(Wiseman)亦同此見解。人人願你來歐參加初步的談商。和平條件係在初步談商中決定，猶如上月之非正式會議決定了與德奧的停戰條件。』

數小時以後，郝斯又電道：『此間諸事盡陷停頓，我意你應儘速前來。克雷蒙梭認為初步談商僅需三週，和會開會或需四月。你宣佈啓程時，我意請勿宣佈你將出席和會。此事可於你到達此地後再行決定。法英意代表團將由其總理或首相為團長。』

郝斯本是一位老練的外交家，但是遇到此項困難問題亦深感棘手。郝斯若建議威總統不前來巴黎，或即使前來也不應當親自出席和會，這意思就是美國代表團的主要責任將落在郝斯的肩上。我們必須承認，在這時候，郝斯的外交手腕雖稱靈活，亦使威總統頗不滿意。由威總統的覆電可以看出他心中的不安。覆電說：



『來電將吾等所作之計劃全部推翻。計劃變動，我完全陷於混亂（此話完全不確。美國並未決定任何計劃，因之並未會有何變動）。我不應以代表資格出席，而應以國家元首資格受殊遇，我認爲是把我束諸高閣。』威總統的電文好像火氣越來越大，該電接着說：『我推想法英領袖欲把我排除於會議之外，蓋恐我領導各弱小國家反對他們。我在我國政府中的地位與它們的總理或首相正復相同。我雖爲美國元首，此項地位在實際上並不重要。我強烈反對因顧慮地位的尊嚴使我們不去尋求我們所決心尋求的目標。此間各方均欲（？）我出席和會，我想必無人欲我置身事外，由外邊指導大計。我望你勿聽信他們的勸告，並於重行考慮後給我以你的獨立的判斷。』

這一個電報使郝斯的處境較前尤爲困難。他被派來歐洲是爲採取協約各國領袖對於戰後和平的意見。現在威總統要郝斯不要聽信他們的意見與勸告，只要他於重行考慮後電呈他自己的獨立的判斷，這當然等於說他過去關於此問題的勸告不是由獨立判斷得來的。郝上校這時候的情緒最爲繁亂，但是耽擱不到一個鐘頭，這位明察善斷的外交家便把這極難解決的問題解決了。他想威總統已經決定前來，所以他電道：

『我的判斷是你到達此間以後再決定你如何參加討論最爲適當。』於是郝斯想把電報的內容轉到其他的的事情，或可較易應付，但是這樣仍舊沒有達到目的。威總統總有一個幻想，認爲歐洲的列強都聯合在一起反對美國，這事由後來的經過看來，成了他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我未看出歐洲列強有反動陰謀的迹象，』郝斯電道：『我所看到的情形，是列強都在設法與我們合作而非彼此間合作。它們彼此間的衝突激烈而不休。』

短時間耽延以後，我們接到華府如下的覆電，我與奧欽克勞斯(Gordon Auchincloss)譯這電報時覺得電報的內容還令人放懷。電報說：『總統將於國會例會開會後立即啓程赴法，以參加和約要點之討論與解決。正式和會開會期間，總統未必能始終在法，但在開會之初，爲決定和約的綱要，他必須蒞臨，以免電信往還，貽誤事機。總統赴法時當然偕同代表美國始終出席和會之代表一同前往。代表人選與會議日期不久即行宣佈。』

我當然認爲郝上校的建議已經被採納，但是郝上校却搖一搖頭。『但願如此，但恐一切均尙未定。』

威總統究竟決定如何做法，要以克雷蒙梭爲最關心，所以在這一個措詞相當確定的電報到了一個鐘頭以後，並未出我意料，他與達爾迪(Tardieu——法解放區部長)便行到來。威總統表示願推他爲大會主席(威總統曾於另一電報中作此表示)，他表示極爲感奮，但是他說還是不要如此。大會既在法國開會，法國總理當然應爲主席。但是克雷蒙梭急切想知道威總統是否要出席和會。他一再詢問，郝上校只能答覆，說威總統到了巴黎以後，他自己會決定。「老虎」這樣一再詢問，我們纔曉得內中有一段不大爲人所想得到的情由。他曉得普茵加萊(Poincaré)總統很想參加法國出席和會的代表團。普氏若參加法國的代表團，他既是法國的元首，自然應爲大會的主席。克雷蒙梭頂不喜歡且不信任普總統，所以他對他的親信說，他寧可辭去代表不幹，也不願與普總統同爲代表。和會這一個暗雲若不去掉，克雷蒙梭就希望威爾遜不要來歐洲，但是這一個危險若是去掉，普茵加萊若確定不參加和會，他就很希望威爾遜前來巴黎，參加和會。

郝斯曉得威爾遜的主意已經打定，所以關於這一個問題就不再說話。馬薩利克（Masari）——捷克總統——勸威總統不要來巴黎的話（馬氏的勸告是在十二月七日與郝斯會見的席上，當時我也在場），他也未傳達給威總統。他僅對馬氏說：『威總統顯然認爲若想使自由主義派的勢力獲勝，他必須出席和會，他的看法也許是對的。』但是有一點郝斯上校却堅持不移。他用電報繼續勸威爾遜在到巴黎以前不要揭露他擬採取何項行動。『我想最好在你到來的時候再決定你如何參加和議，最爲得當。』他又說，（目的在祛除威總統的疑惑），『就我所看到的而言，各國都在設法與我們合作而非彼此合作。它們彼此之間的衝突是很劇烈的。』對這一個電報，威總統的回電僅說他要來巴黎，但是十一月十九日他的又一封電報到來，內容却是以第三人稱措詞。電報說：

『和平會議正式會議期間，威總統未必能始終與會。法國總理對於大會主席一事若有所疑慮，我極願提議由他主席。』

這樣解決了這問題的一部分，但是至少由我判斷，這並未解決最使克雷蒙梭關心也是使他最頭痛的問題。他害怕威爾遜若堅持主席，普茵加萊便可以說這樣法國也必須由它的元首代表——我想此項見解在外交慣例中也不無根據。然而「老虎」明白聲明，說他要當法國代表團的團長，不然他就根本不當代表。普茵加萊所以要出席和會或不免僅是受他的過於熱心的朋友的慫恿，這時候鑒於克雷蒙梭態度的堅決，他也就不堅持他的計劃了。

## 第二部 盟約初草

——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至十四日盟約起草委員會在巴黎克里永旅館開會經過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日

郝斯上校的態度向來是寧靜而坦蕩的，今早我到他的書室，見他的精神很興奮，神情却還愉快。他面前放着威總統於上月三十日在英國曼徹斯特所作的演說——演詞是上禮拜他倆共同字斟句酌作成的。美國國內以及國外應當永誌不忘的一段如下：

『此刻全世界有一個偉大的「人道」的呼聲，凡是不能聽到的人便是耳聾。現在人類有一個「共同的良心」在鼓動，若有一位政治家不順從他的指示便將遺朽萬年。我們現在不是在服從政黨或政治的命令，我們是在服從人類的命令。』

我早先常對郝上校說，目前固然有一個在訴諸世界各民族的偉大的人道的呼聲，可是還有多數人並不肯聽從這一個呼聲，即使這一個呼聲是發自救他們的生命威總統的口中；這時候郝上校正在這樣興高彩烈，我簡直不好意思對你再講這些話。若在一個月以前，威總統這一番話會受到個人的贊許——但是今天可不行了。今天大多數人只顧到他們自己的私利，對威總統這「偉大的美國人」及他的英勇的兵士雖極為感激，他們却決心不讓他以他的「稀奇古怪的」理想破壞了他們的和平。我同各國代表與隨員這一幫各懷私欲的人天天在一起，常把他們的妄想與要求以及喋喋不休的爭辯報告給郝上校，今天他既是這樣歡天喜地，我真不忍心再對他講那些話。不久，恐怕在最近的將來，他就曉得我們美國真是在同一幫虎狼打

交涉了。郝上校一半對我一半對他自己繼續說道：『那真是一篇大聲疾呼的演說。威總統把舊年送去，把未來的光明喚來。他的演說真是登高一呼，把全世界向善的人集到「新自由」的旗下。』

郝上校的話不錯，但是因為我每天同歐亞非三洲來的代表接觸，我恐怕他們不會像威總統在戰時爲他們出力而現在爲威總統出力。我希望幸而我言不中，但是我確實認爲在開會的時候要有一些波折的，就是再打起來也未可知。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

克雷蒙梭今天接任和會主席的時候，使全世界聚集在一堂的代表領略了一下他的風格。他手中沒有拿着演說稿，講台上沒有沙沙的紙聲。他的靈感完全來自他面前代表全世界的聽衆。大會並未向我們及各國記者「發表」他的演詞；我很慶幸把他講的話的原文記了下來，那些蘊有真情至理的話並不是由他的祕書擬稿，而是由他的偉大的心胸中發出的。他說：

『美國德高望重的總統，英國的首相，及桑尼諾男爵所講的話，我不能不深致感謝。我深爲他們的態度所感動，在他們的態度上我看到一股新的力量，益以全體代表的合作，這股新力量將幫助我們三個人完成我們的困難的任務。總之，由這些友誼的表示，我更相信我們的共同努力必能成功。……我們懷抱的實在是一個偉大的高遠的理想，我祈禱我們的努力能够成功——但是我們若不下決心實現我們的高尚的理想，我們就不能達到成功。這話幾天前我曾在法國的衆議院講過，但是現在我想在這裏把它再重新申述一遍。我們若不堅固團結到底，實現我們的目的便不可能。我們集合在此地，大家都是朋友，我們散會分手時必須成爲

兄弟手足。今天我心中最念念不忘的便是這一個意思；我再想說的便是，凡曾參加這一次大戰的國家，其團結必須要日加密切，其他一切則均屬次要。國際聯盟就要誕生了。諸位心中都懷有這一個理想，但是諸位必須要予這理想以血肉，而這只有我們心中抱定這一個目的，下定決心，纔能作到。

『我已經對威爾遜總統講過，我們若想實現我們的偉大的目的，必須不惜而且準備作任何犧牲。我相信諸位是以這種精神來參加我們共同的工作，我也深信我們將實現我們的高尚的目的，但是只有以公正的精神調合我們表面上彼此衝突的利害，我們纔能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必須認清我們的未來世界的目標，認清我們是要創造一個更偉大更高尚的文明，下定決心，悉力以赴。』

『此次會議的程序是由威爾遜總統起草的；諸位可以看到，我們所要討論的不僅只是領土的問題。我們集到一起不僅是要建立領土的和平，我們集到一起是為世界全人類建立萬世永久的和平。』

『諸位由大會的議事程序可以明瞭一切。我不要再費話。我們要迅速去作，好好去作。諸位先生，幹吧！』

二月一日

停戰以來轟轟烈烈的大事，我向來不記入我的日記。威總統於戰後訪歐洲各國首都的情形，我也沒有記下來。這些大事總有注意時事的人去紀錄，它們也不會為歷史所遺漏。我的任務是把那些耳聞目見的小事記下，這些小事雖不聳人聽聞，然而若合計起來却可能影響甚

至決定未來；因爲郝上校的注意集中在一些大事，這些小事也可能爲他所忽略。但是今天我却打破我的慣例，把威總統在和會第一次大會（一月二十五日）席上請推舉委員起草國際聯盟盟約的時候所講的話記下，因爲這盟約關係重大，其意義是要成爲「人類議會」的約章，也可能如多數人所希望使這飽經戰亂的世界獲得和平。

威總統的話如下：『美國參加戰爭，永未曾想干涉歐亞或其他地方的政治。美國的思想是，全世界現在已經曉得全人類有一個理想，其實現與否繫於此次戰爭的結果。這一個理想便是爲全人類謀得正義與自由。所以此次戰爭結束後，若僅把歐洲問題解決，美國便覺得它參加戰爭是白費了力氣。美國覺得，歐洲問題解決以後，世界「聯合國家」若不能繼續監理世界的和平，美國便不能參加保障此項歐洲問題的解決。』

這是一個令人興起的呼聲；郝上校同在座的人一樣深受感動。法代表蒲爾日瓦（Leon Bourgeois）過去曾在海牙及其他會議爲和平並爲保障文明英勇奮鬥，但均已告失敗，這時他想起過去的一切，他的清癯的老臉上真是涕泗縱橫。克雷蒙梭閉着眼睛聽威總統講話，他的面貌本極善於表情，這時當然未顯露他的內心的思想，但是他是很客氣的，馬上照威總統的意思使改造的機構動轉起來。我們美國代表團走離會場時，蒲氏走上前來，對我們說：『光明與領導終於來了。這一次是來自西方（指美國）。』

我陪郝斯回克里永旅館，過了一會他恢復了他的鎮靜，又去處理那些繁雜的事務。最後他說：『威總統已經給他們拿出一個確實的南針。和約中若包括盟約，我們便參加歐洲問題的解決，否則我們便不參加。威總統給了我們國內與國外的人一個明白的警示。我們只看下

文如何了。」

愛好和平各國既將於數小時後着手起草國聯「盟約」，我想把這一個偉大計劃的幾個前例追敘並檢討一下也是好的。當然這一種理想從有史以來就有的，而根據這一種理想的希望却不幸永未實現。英國的教友派信徒彭威廉 (William Penn——一六四四——一七一八年) 攜帶他的在奔州 (Pennsylvania) 建立極樂園的計劃遠渡大西洋來到美洲，現在威爾遜總統又把它帶回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歐洲。這一個計劃產生的經過雖尚未完全明瞭，我要就我所知道的把它記下。

遠在一九一五年，在戰爭情況最惡劣的時候，郝斯上校就着手草擬一個計劃，以避免戰爭的再行爆發。到一九一八年七月，由精明幹練的彌勒協助，他把計劃製成，稱為「世界憲法」。

停戰以前幾個月中，法國政界要人(但無克雷蒙梭)關於「國際聯盟」的組織向郝斯提出很多建議。但是遠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他便曉得法國的計劃是把戰時的同盟繼續，由協約各國完全控制和平條件，絕對把德奧等國摒諸國際組織以外。格雷爵士 (Sir Edward Grey) 於本月發表他的准許德國加入國聯的呼籲，引起法國報紙劇烈的攻擊時，郝斯由馬諾里亞 (Magnolia) 寫信給威總統，坦白表示他對於前途的憂懼 (一九一八年七月)。

郝斯與彌勒以英國著名法學家菲里穆 (Philimore) 的計劃作參考，菲氏計劃中的幾個規定也被採入「世界憲法」之內。郝斯於七月 (一九一八年) 中旬由馬諾里亞他的消夏別墅把



他的計劃草案呈給威總統。由郝斯附致威總統的信看來，他的意思是國聯的完全會員國只限於各強國。他的希望與他的信念是，這一個計劃應當是很公道，只要把它實行下去，各小國會要同意，以後會要自行參加。這一個初步的草案是郝斯於接獲威總統的緊急電催，在三十六個小時以內倉促草成的；郝斯後來對我說：『這計劃並不是我熟思詳慮的結果。』然而，他解釋道，這計劃是『將理想付諸實行的一個嘗試，』這計劃規定設一個理事會，支配權誠然是各強國手裏，但是他認為各小國也得到了適當的代表權。

威總統既有了這一個草案，也許還有其他的草案，便著手起草他自己的計劃。郝斯的草案用了「盟約」(Covenant)一字，這樣用法恐怕還是第一次，但是威總統在他歷次對國會的演說中既常常說他的目的是在建立「以盟約保障的和平」(Covenanted Peace) 郝斯或許僅是借用威總統的名詞以表達他自己的意思。郝斯把舊約聖經上這一個名詞拿來應用，這一份創造的功勞他當然永未曾引以自豪。郝斯的草案為威總統草擬他自己的計劃時所充分採用，威總統的計劃後來即被稱作「第一正式美國計劃」。郝斯草案的二十三個條款中，除五個條款以外，其他全部被採用於威總統的計劃中。這時候威總統手中還有蒲爾日瓦起草的一個法國的計劃。這計劃是由巴黎寄給郝斯，由他轉呈給威總統的。這一個計劃的特點是規定設立一枝國際軍，由一個永久的參謀本部統率，後來常常被稱作『守法各國聯盟的警察』。郝斯希望在計劃最後確定之前有一個猶豫的期間；在上述經過以後就有茹特 (Elihu Root) —— 一九〇五 —— 〇八年美國務卿) 與前任總統塔虎脫 (Taft) 提出一些建議，其中有些幫助形成了威總統的計劃。約在八月中旬 (一九一八年) 威爾遜往馬諾里亞 (在馬薩諸塞

州)訪郝斯，談了多時，把二人的草案與計劃比照研究了一下，文字與結構也略予修正。他倆約定先把計劃保守秘密，等時機到來再行宣佈。威總統與郝斯都同意，這時若把它發表必致引起激烈的爭論，不會討論出滿意的結果。

威總統與郝斯在馬諾里亞會談所得到的草案便是威總統於數月後前赴巴黎時所攜帶的草案。我所清楚曉得的，是這一個文件未曾再經修改，只是在和會的前夕威總統與郝斯纔在克里永旅館重新把它檢討了一下。史末資將軍關於委任統治的一個建議這時被納入，雖然他的意思在「十四條」中已經有了；威總統又加入他自己設立「國際勞工局」的意思，其主要目的(用威爾遜的話)是在『使全世界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另一條款，據郝斯說是威總統自己的創意，也被加上去。這一條款規定『新興各國應予種族與宗教上之小民族以平等待遇。』威總統另外一個建議也被加進去，這一個建議是規定，遇有戰爭威脅時，所有會員國有以調解之建議出而干涉的權利。威總統這時候與耶魯大學的薛穆(Seymour)教授的一次談話說明這一個建議的動機。他說：『世界任何一個地方若要出亂子時，我想叫任何一個國家有出而干涉的權利。以後必須不要再有私戰。』

原來的草案文字上略加修整，又加入這些重要的修正，結果便叫作「第二巴黎草案」。這時有英國一個新的草案送達郝斯，郝斯又把它轉呈給威總統，由是引起一些糾紛。奧蘭多也提出一個意國的草案，其中不關重要的幾點被採納了。威總統不喜歡英國新提出的草案，英國方面也不喜歡美國的草案。威茲曼對郝斯說：『英國人認為美國人在獨自壟斷舞台，恐怕前途要出亂子。』郝斯派彌勒代表美國，何斯特(Hurst)代表英國，把兩個草案交給他

倆，請他倆把事情調整，那就是說，『把意氣平息。』

這兩位先生晝夜作這棘手的工作，他倆共同努力所得的結果昨天（二月二日）纔到得威總統的手中，而威總統却一點也不喜歡這一個折衷的草案。他對郝斯說：『這一個草案既無聲又無色。』經過不少討論以後，這一個草案終於被採納，成了以後討論的基礎。國聯盟約起草的經過大略如上。各國代表從今討論盟約草案是根據一月二十五日和會全體會議所通過的威總統的提案。該項決議如下：

『爲維持聯合各國此次集會所建立之世界局勢，必須創設「國際聯盟」，以促進國際合作，以保障公認的國際義務之履行，並以防止戰爭之爆發。

『此項「聯盟」之創設應爲此次戰後一般和平條約完整之一部，並應聽任可以促進聯盟目的之每一文明國家自由加入。

『因是和會特指定代表各聯合政府之委員會制定「聯盟」之組織與職權。』

二月二日

郝上校只講一種語言，對我特別獎飾，說我精通多種語言，要我在國際聯盟委員會中爲威總統和他當翻譯；那就是要我由法語譯成英語，使他們領會。我對這任務雖不熱心，也並不怎樣害怕；過去我未作過長篇大論的口頭的翻譯，可是在戰時你得作很多你在昇平時可以避免作的事情。不料當約有十七國的要人集會於克里永旅館，開第一次「人類議會」的時候，郝上校告訴我原來的計劃已經改變，要我擔任一個新任務，若不是因爲我名列官籍，職重服從，我便要馬上辭開了。委員會中不講英語的代表向他提出一個請求，因爲事屬正當，

他不得不予以應許。他們談他們不能講也不懂英語，但是他們也不願漏掉威總統所講的每一句話。他們把威總統當作他們的救世主，他們要求派一位翻譯與他們坐在一起，把威總統講的話傳達給他們。於是我就由會議桌的頭端威總統與赫斯的背後（低聲講話可以聽到的地方）調開，把弗雷塞（Fraser）放到我的位置；我被遣到會議桌的另一端，被威尼采洛（Venizelos——希臘代表）以克里特島的法語，第阿曼地（Diamandy——羅馬尼亞代表）以羅馬尼亞的法語，德茂斯基（Dnowski——波蘭代表）以波蘭的法語，威斯尼赤（Yesnich——塞爾維亞代表）以貝爾格拉得的法語，問得頭昏腦亂，不可開交。他們很耐心，也很客氣，第一次會我算應付過去了，但是我還能繼續下去嗎？

這真是一個問題！天不亡我，我脫開了這受煎熬的地位。這一變換使非常能幹的弗雷塞不安，我很抱歉；他患了很重的感冒，他的嗓音變成最高音，於是我又被恢復到我原來的位置，而弗雷塞則被派去作一件重要的需要用腦筋而不僅需要用宏亮的聲音的事情。

但是那幾位不講英語的各國外交部長現在怎麼辦呢？當然需要想辦法使他們曉得會議進行的情形。在無可奈何之中，我們便搜尋我們夾帶中的語言人才，找出一位學問極好，法語極漂亮的青年教授，把他放在我真高興離開的位置。但是不幸這位飽學的教授被他的嚴肅的環境嚇住；他不能把威總統的金言玉語傳譯，僅是唯唯諾諾；實在，在外交的緘默上，他比他周圍的老成練達的全權大使還要高明！第一天晚上他一言未發，那些代表聽了他的「流利的沉默」，「心中的悶氣越來越大，一致請求把他撤換，於是把這位教授撤回，給他派了另一個更適合於他的天才的職務。我又搜尋我們夾帶中的語言人才，找出籍隸路州（Louisiana）

的一位中尉。這位中尉能講最漂亮的法語及美國極南部的嫵媚的英語；我們把他拉來作這一個工作，他作的真是非常之漂亮。他生長於美國，絕未被歐洲那些垊台的君主政府的代表及新興的民主國家的要人嚇住。實際上，他操縱他們於股掌之上，應付得極為得體，所以他們很喜歡他，實在可以說他們是在任他擺弄！這位青年人富有指揮天才，我真希望他有一天能在美國國會中為他的一州的代表。

一方面給威總統一方面給郝斯低聲翻譯的工作又落在我的肩上，這是在和會中所擔任的最吃力的工作。即使在各代表發言延長到三四小時的時候（事實上常是如此），他倆也不讓我簡略。每次我看見弗雷塞在會場中跑來跑去，辦他的要事，一看見我便把聲音降低，變成竊竊私語的聲調，我便懷疑他的嗓音失調是否是我對我要了一個手段！究竟弗雷塞是一位老成練達的外交家，是我們派來出席和會的一位最善於肆應的代表。

國聯盟約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由威爾遜主席，出席人物如下：

威爾遜總統

郝斯上校

薛錫爾勳爵

史末資中將

蒲爾日瓦

拉諾德(Larnaud)

奧蘭多

齊亞羅加(Scialoja)

美國

英帝國

法國

意國

牧野男爵

珍田子爵

席曼斯(Hymans)

帕索瓦(Epifacio Pessoa)

顧維鈞

雷斯(Jaime Batalha Reis)

威斯尼亦

日本

比國

巴西

中國

葡萄牙

塞爾維亞

第五次會於二月七日晚舉行，由此大會起又加入以下諸人：

威尼采洛

希臘

第阿曼地

羅馬尼亞

德茂斯基

波蘭

克拉瑪爾(Kramar)

捷克

由是盟約起草委員會的委員便增加到十九人。

我已經說過，第一次會是在禮拜一（二月三日）下午開會的。應當到會的代表有十五位，各大國每國二位，小國一位，小國只限於有特殊權益的，以別於有一般權益的。可是葡萄牙的代表到會晚了。議事已經進行以後，他慌慌張張的進來，宣稱他的訓令耽誤了時間。會場上沒有人像他那樣注意他的訓令。威總統主席，平平實實的宣佈開會，開始議事。他對各代表說，他們開始要作的是一樁極困難的工作。他對他們說，一九一四年的慘劇千萬不要再演，他們的任務就在防止戰爭的再行爆發。他說：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以後，各文明國因為利害共同，聯合起來反抗德奧，國際聯盟的基礎已經有了，目前世界的局勢也急切需要建立「聯盟」。於是：

『我們在過去幾天內討論建立「聯盟」的方法，討論的結果制成一個計劃，就是我現在手中所拿的這一個草案。我要把這一個草案提交各位，各位若是贊成的話，就以這一個草案作為討論的基礎。』

蒲爾日瓦（法國）反對。委員會應當給各代表以研究這一個草案的機會，然後再提付討論。

可是奧蘭多（意國）同意討論這一個草案，因為他曉得這一個草案是威總統，薛錫爾，

郝斯，與史末資共同由非正式談話制成的。

蒲爾日瓦讓步了，但是說：由他看來，會議若非僅具形式，委員會應當選任祕書，每次開會出席，紀錄會議的經過。

威爾遜：『要緊的是進行討論。我們必須馬上工作。紀錄不紀錄沒有關係。』

薛錫爾：『我們應當進行討論；我們必須勇往邁進。我們談的已經不少了。我們必須開始討論細目。全世界在注視，急切等待我們的會議的結果。』

威爾遜：『此次開會是非正式會，因為我們還未有時間正式準備。我還認為，若是開正式會，有祕書作繁瑣的報告，每次開會的經過就要辯論不休。』

在第二次會（二月四日晚），盟約引言與第一及第二兩條未經多少周折即被通過。但是到第三條就遇到障礙了；第三條是規定國聯理事會的組織及各小國應任理事的數目。遵從薛錫爾的意思，這一點由彌勒的計劃中刪去。會議進行下去，大多數代表堅決主張容納各小國代表於理事會，其數目應較各大國少一席，威爾遜的幾個草案便都是這樣規定的。

威爾遜現在反對擴大理事會。理事會的規模越大，事情進行得便越慢。

『國聯成長以後，我們當然要使各小國以及各中立國加入。我們應當記住，我們目前的委員會不是在處理某一個國家的命運，而是在處理所有國家的命運。』

威爾遜於是籲請作非正式的交換意見，先使盟約具備形體，然後再作正式的討論。奧蘭多同意：他說起草委員會的任務是先作研究，先交換意見。

大家既都反對，薛錫爾便撤回他的計劃，九個代表投票贊成允許各小國加入理事會，沒

有一個人投反對票。於是大家同意把這一問題留待以後大會討論。顯然希臘，波蘭，羅馬尼亞，與捷克將在理事會中代表各小國。

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仍未平息。席曼斯（比國）對於他所謂國聯理事會由大國把持一事極爲反對，威斯尼赤（塞爾維亞）支持他的立場，不過口吻較爲緩和。席氏宣稱，各小國不能接受任何把它們排除的計劃。威爾遜說，他相信無人反對由五大國擔任理事會的理事，各小國自選佔少數的理事這一個計劃。席曼斯顯然接受了這一個提議，但是並不熱誠。我們以後還可以聽到比國發言。

繼之是對盟約引言與第一第二兩條的措詞作激烈的辯論。威爾遜說，各代表應當記住盟約草案的措詞是臨時的，當然以後還要加以修改，這樣爭論纔告平息。翌日第三次會上關於這一個問題的辯論又起，我想頂好把當時的發言記在這裏。

薛錫爾：『關於給各小國以四個理事席的提議，我堅決主張緩行。我們的目的當然是使國聯成功，而這則需要各大國支持。小國有兩個代表就夠了。』

『你的主張，』席曼斯呼喊，『完全是反動的神聖同盟的復活呵！』

威爾遜撫慰身材矮小的席氏，說道：

『我們應當記住，國聯每一個會員國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是要由所有國家，無論大小，全體保障的。若記住這一點，我想把各小國的代表限制爲二人對它們不會有甚麼不公道的。』

續記



在第三次會（二月四日）威總統宣讀草案中講國聯執行官及國聯會址的第四條。執行官被稱作「會長」（Chancellor，後來改作祕書長 Secretary General），國聯的會址則未明文規定。席曼斯（比國）起立發言：『國聯會址尚無明文規定，我現在提出我的主張雖或為時尚早，可是我要利用這一個時機表示敝國政府與人民的希望：國聯會址應規定在布魯塞爾（Brussels——比京）。我們都認為，若以比京為會址，可以象徵我們此次作戰以及以後或許還要作戰的目的。』

威爾遜說，所有在場的人對於英勇的比國人民都深為敬佩，對於布魯塞爾設備的完備也極為洞悉，但選擇國聯會址一事應當延期到以後的會議再定行討論。威總統的話，全場代表均領首贊同。我深信此事將提交小組會討論，我也同樣斷定布魯塞爾不會被選為國聯會址，而被選的將是日內瓦。

### 第三次會

起草委員會第一次開會的時候（我們且追敘過去一下），未曾提及要作會議紀錄，當時也未曾作此項準備。在第二次會，蒲爾日瓦又提出組織祕書處，並設幾個速記員，受祕書指揮。拉諾德支持他的同僚的請求。『我們若不作紀錄，我們的工作便沒有蹤影。』威總統想打消了法國代表的要求，講話的態度是半莊半諧的。他說：『我反對作會議紀錄，因為我想還是自由討論的好；我認為上一次開會我們講的話，下一次開會我們可以完全把它推翻，重新另講。』於是他鄭重其事的說：『本起草委員會的任務就像美國起草憲法的那一幫人的任務。在起草美國憲法的時候，會議進行的情形到憲法草定的時候纔宣佈。我希望本委員會能

够仿照這一個很好的先例。我們應當非正式進行討論，免得外間把我們的發言曲解或誤解。我認爲還是自由討論的好，我想諸位也會以爲然的。我認爲非正式討論一定有助於我們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的工作已經完成，可以把我們的草案完整的提交給我們的政府與人民時，那時再宣佈會議的情形。我害怕若作詳細的紀錄，不免要把會議的情形洩露，以致增加我們的困難——我們的困難本來已經夠多的了。」

法國代表在散會以後又活動實現他們的主張。除威總統以外，大家都擁護他們，於是開第三次會時威總統便讓步，指派了祕書。開第四次會時把祕書們放在距代表們所坐的會議桌有相當距離的一個旁桌，對於會議進行的情形一定不很容易聽到。他們是極爲審慎的，我聽說他們的報告很簡略，雖然我承認我向來未曾見過他們的報告。蒲爾日瓦實現了他的主張，但是他的勝利是一個形式的勝利，而不是一個實質的勝利。

我們於是延會到翌日晚八時半在原地開會。關於威總統與郝斯所擬定的議事方法，大家議論不休，甚至有人主張全部推翻。但是大家雖有些不樂意，我們的計劃終於被通過。在第一讀時是提出原草案，逐條辯論。祕書可以出席，但速記員不准出席。聽到此項宣佈，法國代表發出怨聲，於是威總統客客氣氣的應允：『在我們同意可以實行時，在我們都同意的時候，可以向報紙發出公報。』

我對於前途頗爲擔心。把開會的情形洩露若是有利於他們的時候，那些代表不少是要將消息洩露給他們所接近的報紙的；本來已經有報紙攻擊威總統，這樣一來恐怕對他尤爲不利。

我在日記中所零散寫下來的會議的經過日後或有些用處，但是究竟不如速記員所作的紀錄詳盡，因為他們不參加爭辯，可以把各代表的發言逐字逐句記下來。我的紀載一般雖是在每次散會後幾個小時以內寫下來的，可是至少有兩次因為其他事情耽擱，以致過了幾天纔把開會的情形記下，在這情形之下，我的紀載當然不是逐字逐句正確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却自信在大體上我已經把當時的講話作了準確的紀錄，各代表發言時的態度與神情我也忠實的記下來。另有一事，此地把它說明，也許不無用處。我所紀錄的開會的情形卷帙浩繁，以致把郝上校放置重要文件的保險櫃壅塞得容不下東西（為特別慎重起見，郝上校的重要文件每晚藏置在保險櫃內）。昨天我把這些記載查看了一下，今早把那些已經逾時無用的筆記拿到地下室焚燬。

還有一點，關於起草盟約所作的幾次重大的爭辯我所作的筆記，我不擬留在我的日記裏邊。盟約的草案不久即將公諸世界，供人披閱，辯論的結果盡已包括在草案以內，而且究竟有關係的還是在結果。有些爭辯沒有結果，有些修正案與補充案沒有被通過，以後可能再被提到；我把前者的詳情記下，把後者的文詞保存，我想這樣或許較有用處。參與和會的人物一時掌握人類的命運，凡是有助於使人想見這些人物的豐彩的一言一動，我也把它保存。他們都想把這瘡痍滿目的世界救治，使它成爲人類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不幸的是他們都想以他們自己的方法達到這一個高尚的目的，對於他人的主張太不考慮，太不顧全了。

## 二月四日

昨天威總統由法國「共和衛軍」與一隊騎兵護衛，驅車到法國衆議院，街上萬民夾道，

歡呼喝彩。那景象實在非凡。威爾遜非常高興而且感動，面目上也表現了出來。整個巴黎拜倒在他的足下。他對衆議院的講演情不自盡的於原來準備的講演稿之外又說了一些動情的話。他說：

『美國派軍遠征，保衛貴國，是在報答貴國對敵國的恩情，但是意義還不僅只此；美國是在幫助團結世界的力量，使法國以後再不孤立無援；法國嗣後爲公理與正義而戰，永不必要再疑問誰人前來應援。』

聽到這話，衆議院全場鼓掌喝采，聲震屋瓦。他們對威總統的話作了最寬泛的解釋，我敢說他們所作的解釋比威總統的原意所指還要深遠得多。

## 二月六日

彌勒的得意的計劃是在盟約中加入實行強迫仲裁的規定；各小國都予以熱烈的贊成，薛錫爾勳爵今天下午進來，對郝斯明白表示，說英國決不接受這一個規定。

『沒有戰爭的世界這一個夢想，我是非常贊成的，對於這一個夢想的實現我不願作一個障礙。但是在目前情勢之下，我們若放棄我們的自由行動的權利，絕不是明智的辦法；我們認爲正義的事情，我們必須能自由行動，爲它而戰。我們準備接受嚴格的限制，我們也準備接受規定一個過渡期間，使交戰國的敵愾心冷卻。我們也願意接受紆緩的辦法，使受刺激過度的國家得能恢復常態，但是到最後，等文明的方法無效時，我們必須要有以武力解決的權利。你我都願欲我們不致使用武力。實在，在樂觀的時候，我覺得我們永不致於再使用武力，但是取消以戰爭爲維持世界和平的工具，這一個責任我不能，至少是在現在，擔負。』

薛錫爾勳爵的神經是受了刺激了，我很同情他。蒲爾日瓦使他大傷腦筋，也使我大傷腦筋；所以我傷腦筋却更有實際的原因，因為我必須翻譯他的滔滔不絕的演詞，而薛錫爾及其他大人物則可以靜坐沉思，神往於其他的事情。有時他們也厭倦得入睡，有兩位就曾睡着了幾次。昨天薛錫爾因受刺激過度以至失了態，據彌勒說（我沒有到會），在小組會裏，當蒲爾日瓦又呼籲他一再呼籲的應行設立國際軍隊時，薛錫爾高舉起一隻胳膊，好像厭倦之至，沒有言語足以表示的樣子。最後，喘了一口氣，他說：

『哎呀，蒲爾日瓦先生呵！請不要再講那一套了。我們聽了已經不止一次，也早已聽得煩厭了。你的計劃一無是處，但是，且慢——我說錯了；我要告訴你，你的計劃的錯誤是在那一點。你的計劃要使我们現在建立國際聯盟的工作完全失敗。若是事實上顯然是如此的時，我就要向敵國政府建議要美國與英國同盟以管制世界，把法國撇開，因為——因為——我們的脾氣不相投。』

## 二月七日

在這一次大戰以前，我本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現在寫了這些日記及這些卷帙浩繁的筆記，以後若被愼思好問的人看到，我實在應該把我所以寫這些東西的原因說明一下。爲這一個繁重的工作，我提出這一句說明的話。這是我被迫來作的——不是我自願的。我幫同郝斯上校工作，從談判休戰的時候起，他就要我把我所見到的局勢詳細報告給他，另外並要我將報紙的態度以及其他各國代表的意見，由我與他們個人或與他們的顧問接觸，所得到的，摘要報告給他。有時候他並把將會議中爭論各點予以特別研究的責任付託給我。

郝上校贊成這辦法，但是等局勢越來越複雜，各方面給他的報告與備忘錄雪片似的飛來的時候，他要我除特別情形以外以口頭作我的報告。他想這樣可以節省我寫作的勞力，可以節省他披閱的麻煩，可以由我直接對他講問題中他所想要詳細知道的各點。這改變以後的新方法我覺得很合適，但是天下事常常是你剛剛弄好却又另外生出枝節。我所必須顧到的時事範圍非常寬廣。問題涉及五大洲，各國的事情都需要注意。常常當我即要把我辛辛苦苦搜集得來的材料以書面或口頭報告給我的上司時，大會的焦點便轉到世界的另一個地方，轉到另一個國家或國際問題。對於這些百科全書式的知識與專門材料我怎麼辦呢？當然我必須保存這些材料，以備這一個問題再被提出討論時應用。把這些材料都記在我的心頭既非必要又不可能，於是我便養成一個習慣，用速記方法寫一些筆記，只有我自己可以看得懂。這些隨時的記錄逐漸成長而為目前卷帙甚大的日記；寫的時候用的是軟鉛筆，字跡不清，意思是使一般人認為克里永旅館包藏甚多的偵探莫明其妙。這樣各代表把一個問題丟下幾個禮拜又回頭提出來討論時，我便可以把我的筆記拿出來向我的上司報告，而無須完全依靠我的記憶力。

這些儲集的材料幫助我渡過了很多的難關，我有時也希望，世界若再遭逢像這一次的不幸時，這些材料或許不無參考的價值。為使讀者明瞭起見，我願把我寫這一本日記的方法再說明一點。若仔細讀這一本日記，便可發現其中對事情的敘述是有缺漏的，我的答覆是我的記述並不在講明事情的原委。很多大會中的事情與我無直接牽涉，關於這些事情我也就不能直接曉得。郝斯的文件保存在耶魯大學史特令（Sterling）圖書館，現在可以供學者自由參

閱，有人勸我爲補充這些缺漏我可以參考這些文件，並參考其他參加和會的人的回憶錄，以及其他直接的材料。我未接受此項勸告，自有我自己的道理。我的關於巴黎和會的紀錄的唯一的價值，是這是我個人耳聞目見的事情的一個紀錄。這不是一個面面俱到的歷史的敘述，而是我個人摒除偏見，捨棄恩愛，對和會情形的一個坦白無私的記載。一九一九年在巴黎發生的事情，關係極爲重大，此項經過的完全歷史是留待未來歷史家去作的工作。我這些片斷的筆記對於他們或許有些用處。若是益以他人的報告與紀錄，我的筆記或可有助於使後一代人瞭解世界史這一個極關重要的階段的真像。我想起後代人或可以我們的錯誤爲前車之鑒而慎重將事，我是感覺安慰的。

牧野（日本）昨天告訴郝上校，說他接到東京的訓令，要他向起草委員會提出建議，在盟約中承認種族平等，最好是在引言裏邊，並謂他的訓令要他堅持請委員會採納此項建議。郝斯極盡可能對牧野說，這種辦法無論如何對他的政府是不利的。郝上校既未能說服牧野，於是他擬定幾個草案，他希望此項草案可以使日本滿意而不致引起其他國家的反對。一次，貝爾福來看他，他把一個草案拿出來讀給他聽。這一個草案有點像美國的獨立宣言。『全體人類生而自由平等……』貝氏傾耳聽了，但是說：『我想這種思想是過時了。某一個國家的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但是我絕不相信中非洲的一個人可以認作與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平等。』郝斯堅持，說限制日本向海外移民的政策現在必須取消或修改；『日本的人口衆多，國勢強盛。他們的人民局促於狹小擁擠的島上，各地方都排斥他們，他們無地方可去。』貝氏說他同情日本人，願盡可能促成此問題的解決，『但是休士（Hughes——澳洲代表）是不

肯讓他們移入澳洲的；我若不是記錯的話，貴國加州（California）的人即使對於有限制的移民也是反對的。我們得向旁的地方去找——向沒有人反對的地方去找。」

郝斯提議巴西，他倆就同意向帕索瓦提這事。他倆向帕氏提了，但是帕氏也未給他們以鼓勵。『敵國現在的種族問題已給夠我們棘手的了，』他說，『敵國尚未限制日本移民入境，但是日本人若大量移來，敵國還是要限制他們的。他們不來是對大家都好的。』

翌日，葡國代表交給我一件簡短的照會，說若不給他以發言的機會，他就要將照會的內容在全體大會（一月二十八日）發表。照會指出，一七八三年凡爾塞條約（美國與該一條約亦有極切身的關係），其開端就說：『以聖父聖子，聖靈神聖三位一體之名義，「世界應實現基督教的和平，此項和平既屬普遍且為久遠，既在陸上並在海上」。上帝其鑒臨之。』晚至一八七八年列強的柏林會議，各代表也是『以全能之上帝的名義』相約遵守條約的。在我們的「世界憲章」中絲毫未提及上帝，葡國代表對於此項缺漏極為遺憾，對於條約的履行亦

〔註〕牧野與珍田所提出的建議如下：

『民族平等既為國際聯盟之一個基本原則，締約各國相約儘速予所有外國人民，凡為國聯會員國者，以各方面之平等與公平的待遇，無論在法律與事實上不以其種族或國籍而有所歧視。』

當盟約草案中的宗教條款（原草案第二十一條）被撤回時，牧野同意不再堅持列入種族平等條款。我們可以說那是宗教與種族問題的一個交換條件。這個問題解決了，大家都高興，只有葡萄牙代表說他的國家向來未曾簽訂一條約，其中不特別籲請上帝鑒臨，俾條約得能實行者。不然，恐怕他的政府會不讓他簽字。薛錫爾雖是一個虔誠的教徒，這次也開了一個玩笑，說和會在這一件事上只得看一回運氣。



深懷憂慮。威總統原來的盟約草案包括有一條宗教條款，我把那原草案拿給他看，我想他對威總統的觀感一定由此改善了。

這是和會席上爭辯最激烈的一天，史末資將軍擔任起草盟約關於委任統治一章的小組會的主席，是爭辯的中心；一般的意見是他執行他的任務非常之漂亮，威總統的意見亦復如此。迨至今天，史末資很少發言，同郝斯一樣。他的工作作得最漂亮的是在小組會中，或疏通調解各代表的意見，郝上校也是善於作後一項工作的。

和會席上及出席代表，我想今天是最興奮激越的一天。史末資起草這一個方案已經一月有餘，謠言盛傳說這一個小組會的意見極爲紛歧，說史末資的方案絲毫沒有結果。沒有人曉得方案的内容是甚麼；但是各代表聽信了謠言與傳說都把修正案預備好，準備向大會提出。世界各首都都認爲這件事情關係重要，各外交部都向它們的代表發出層出不窮的訓令。關於委任統治的條款不僅其自身關係重要，而且其他條款若是能夠規定的話，是否能爲各國所接受，我想也要看此一條款的命運如何。因爲開會時沒有速記員，我自己準備筆記，我覺得我所記的可以說是關於這一個問題的討論的經過一個最翔實的紀錄。

威總統於宣讀關於委任統治這一個條款之後（出席各代表默然諦聽，寂無一言，我覺得像是有大禍臨頭的樣子），請史末資起立發言。史氏紅暈着臉，用非常客氣的語調開始他的說明與道歉的演詞。這若是他的一種手法的話，那麼這手法是很明智的。

他說：『我把這一個條款提出來請諸位討論，是不無有一些愧憾的；我所與共同起草的各位，我曉得對於我們所起草的條款，也是不滿意的。但是請勿誤解我；我作此項表白，心

中雖極爲痛苦，我們的計劃雖未能起得上我們所想達到的目標於萬一，可是我們向各位提出來的這一個條款是我們現在所能作到的之最好的了。我們起草的各位在這一個信念上是全體一致的。

『上一個月以來，我們就日以繼夜草擬委任統治這一個條款；我們可以說字斟句酌，費盡了心思，因爲我們想我們的計劃若是成功，我們便爲一個新世界奠立了基石。你們可以看出，我們起草出來的東西是決不能令人滿意的，這草案的字句不妥當，意思前後不連貫，但是請讓我坦白告訴各位，這是我們所能作到的之最好的，也是我們任何人在此刻所能作到的之最好的了。我們承認我們刪節了不少，穿插了不少，把條文弄得很亂。我們承認我們最初着手時所懸的目的因爲幾經竄改已經不復能夠辨認，但是你們若仔細查看，便可以看出我們最初的目的還是寫到條款裏邊去的；你們也可以看出這雖不是一個理想的解決，可是我敢斷定，在世界史的這一個階段，這是你們所能同意的一個最好的解決了。

『我們的草案若經諸位贊許，那便表明世界輿論贊成世界所有各民族最終應行自治，不問其種族，宗教，或膚色，或其以往隸屬於他族的情形如何。這草案也規定委任統治執行的情形應行嚴密監導並查視，及負此項重要任務的官吏應如何爲國聯理事會所任命。裁決的權力與責任仍在各位身上。

『我要用我起始講的話結束我的演詞：我們現在向各位提出來的這一個條款起草得很不好。對於這一點，各起草委員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適纔我申述的兩個主要原則確實已經包括在裏邊。我們很慚愧我們沒有作得更好一些，但是至少我們有一個優點。我們曉得我們的

能力有限，我們也坦白承認我們的能力有限。我們所提出的不是一個新時代的基石，但是我們希望這是一個開路的前例，若是實行下去可以使前途光明。再過一年以後，世界稍得喘息，不像我們這樣戰爭狂的人上了台的時候，我相信，與我一同起草的同僚也相信，那時可能改善我們的計劃，可能把它變成我們大家都引為滿意的東西。這是我的希望，我所有的同僚也與我抱有同一的希望。你們若是贊許，我們想我們所擬訂的體制可能幫同保持我們的文明，並把它擴展到我們的文明的勢力在今日最爲微弱的地方。

『現在我向大家提出幾句勸告便要結束我的話；我的勸告是由這些日子起草這一條款吃過不少辛酸而來。在這一條款內一定有很多你們願欲把它更改的地方，但是我要勸告諸位，我們的計劃若是所指的方向不錯，就請讓他存在。這草案並不符合你們的理想，也不符合我的理想，但是請勿動手，請勿失望，因為我們建立的這一個體制雖然不好，然而若是把它改動，恐怕全部就要垮台，在你我有生之日不能再行建立起來。』

史末資唯恐委任統治章起草小組會的爭論再在盟約起草委員會重演，所以如是坦白直陳，沉痛警告，結果博得全場同情，委任統治章也於一讀二讀通過。史末資附耳對牧野說：『我們的起草雖不無缺陷，但是若把其中一點取消，整個的規模便行垮台了。』

史末資此次演說極爲成功，威總統顯然甚爲高興。他已不像數禮拜以前對於細情末節過於關心。他希望過些時候人們的激越情緒可以冷卻，國聯的威信可以樹立。

二月八日

可是在下午的會上，醞釀已久的爭辯終於爆發，而且非常激烈。史末資在提出委任統治

條款時本來警告，說他費了很大力氣達成的協議若有一點改變必致全部垮台，可是各方面的怨聲却已經載道。法國代表不滿意此項條款，說它欠「明朗」。實際上他們是害怕有了此項條款，他們便不能在非洲徵募黑種人的軍隊。英國各自治領不喜歡此項條款，因為威總統堅持負責任統治責任各國應當認作是被信託人，不能認作是它們所代管的地方的所有主。爭論最多的一段是第十七條的最後一句，該句的原文是：

『在委任統治地區（以前屬於德國及土耳其帝國者）不得組織超過於防禦及境內警備所需要之陸軍或海軍。』

關於此事我們最好還是追述「十人會議」最初討論的情形一下。一月三十日，所有保有殖民地的國家的代表集合於法國外交部畢松（Picton）的寬大的房間，克雷蒙梭因為曉得要有爭辯，便來參加作主席。澳國與紐西蘭代表隨同法國代表要求解釋，尤其關於第八條。馬綏（Massey——澳國代表）說，他主張將所謂委任統治國家直接吞併。他認為，因為委任統治地區毗隣受委任國家，所以把它當作受委任各國的領土的一部予以治理最為適當，以外當然要有一些保證，比如禁止奴隸貿易，軍火販運，并禁止除為警備以外對土著實行軍事訓練。他與他的同僚堅決贊成吞併的原則，因為他們相信這樣可以使他們更能迅速進行發展此項地區。他們共同要求威總統對此問題作一個明顯的聲明。

威爾遜總統問：

『澳國與紐西蘭是在向大會提最後通牒嗎？顯然你們想要把新畿內亞與薩摩亞直截了當地吞併掉。你們若不能獲得讓步，便要反對協議；大會若不對你們讓步，你們便要退出討論』

嗎？」

到此，討論停頓了許久。最終，威總統幾次重述他的意見以後，澳國總理休士說：

「同紐西蘭與南非的代表一樣，我贊成直接管制委任統治地區。顯然威總統與我們的意見不合。我們怎麼辦呢？我必須聽從敵國政府的訓令。」

波薩將軍（General Botha——南非代表）現在大發議論，幸而態度不很激烈。他承認他所以接受適所爭辯的決議是由於聽了勞合喬治的雄辯。他誠懇希望威爾遜總統也同意此項決議。他相信他們不應當爲小事所阻攔；他們若能達到高尚的目的，便不能讓小事擋住道路。他欣賞威爾遜總統的高尚的理想，大家若都能接受這一個理想，它一定可以實現。我們的共同目標是達到一個更好的世界的諒解。於是他說：

「就個人說，我對西南非洲問題特別關懷。我想這問題與大會所要決定的任何其他問題完全不同。我希望我們用合作的精神並在小事上讓步，我們便可以克服那些顯然的困難並實現我們所共同抱有的高尚的理想。」

馬綏（紐西蘭）回答威總統開場時的質問。

他說：「我當公務員，向來未曾威脅過人；報紙及其他地方歸到我身上的話完全沒有根據。敵國政府的要求若不能實現，我願接受次一最好的建議，那便是勞合喬治先生所提出的建議。」

勞合喬治插口說，現在各個人的立場既已說明得很清楚，他希望大會接受他的提案當作一個臨時的決議，若有不妥當的地方以後再修改。

法國代表加入爭辯，畢松發言。

他說：『法國不能放棄在它治理下的地方募集志願兵的權利。在強大的美國軍隊未來應援以前，法國已經抗戰很久，由英國軍隊協助，但是顯然若非它預先由它的殖民地得到的援助，它的局勢就要萬分嚴重了。我們認為法國被賦以權力由所有在它管理下的殖民地募集，——不是徵集——志願兵是絕對必要的。爲它的安全，這是絕對必要的。』

威爾遜總統問，此項決定所指的是否除它現在的殖民地以外還指歸它統治的委任統治地。克雷蒙梭發言，對於議事的經過表示極爲不滿。

他說：『你們必須記住，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法國是德國的毗鄰。過去我們常常遭受意外的襲擊，以後我們也可能隨時遭受意外的襲擊。我們不曉得能否解除德國的武裝，但是我們曉得我們應當往這一個方面走去。我們諒解英國在世界各地負有責任，諒解它不能集中它全部的力量於一點；我們諒解美國距離遙遠，不能在危急時候立即前來援助法國。我們的地位與其他位置較我們優良的國家十分不同。美國有海洋予以保護。英國有海軍。國際聯盟尚在草創，必須不要把法國放在危險的地位；我們若不被准許在我們治理之下的地方募集志願兵，法國的地位便要危險。法國人民要嫉恨這樣一個安排，那一個政府若接受此項安排，他們便要反對那一個政府的。』

勞合喬治說，英國在烏根達 (Uganda) 及尼日利亞 (Nigeria) 有土著軍隊，恰如法國在森尼喀爾 (Senegal) 及其他地方有軍隊，但是他們的裝備不是爲在國外進行攻勢的戰爭。他於是辯稱，說討論中的條款並不禁募集志願軍隊：『這條款並不禁止法國以後作它在最近

過去所作得甚爲成功的事情，但是這條款却使德國不能在非洲組織龐大的黑種人的軍隊，以致將所有其他國家攆出非洲。在這個協定中我看不出有一點使法國不能募集軍隊以保衛其領土的地方。」

『我們若有此項權利』，克雷蒙梭說，『我們就無他求了。』

勞合喬治說明：

『此項決議僅爲使受委任的國家不訓練土著並募集龐大的軍隊。』

克雷蒙梭：『我們的目的決不在此。這一條款若不使法國不能在非洲它所管轄的地方募集軍隊，我就滿意了。』

威爾遜總統說勞合喬治的解釋符合決議的詞意，克雷蒙梭又說他滿意了，於是決議被通過。

委員會現在開始討論土耳其問題；威爾遜總統說美國暫時不能參加討論這一個問題，因爲美國未曾對土耳其宣戰。勞合喬治認爲這是一件不關重要的事，『可以很容易與土耳其商訂一個辦法。』繼而他便詳細講英軍佔領土耳其地方爲各國安全所負擔的浩大軍費。他說，英國在土耳其的屬領至少駐有一百萬軍隊，費用極爲浩大，英國對此項費用不能長久負擔，特別因爲它絕不想成爲多數它現在所佔領並保護的地方的受委任統治的國家。他認定關於這一問題，英國國會不久將要提出很難答覆的問題的。

鑒於此項困難的局勢，勞合喬治說他必須向各代表堅持早日確實指定受委任統治的國家。受委任統治的國家被指定以後，英國軍隊便可撤退，受委任的國家便可擔負起責任。

威爾遜現在初次公開說明關於委任統治地他所處的立場及他所以反對立即指定受委任統治國家的原因。他說他的國家不會逃避責任所加予它的負擔，但是目前美國人民所最不願接受的在亞洲的軍事責任。現在若讓美國接受委任統治，他必須要求延緩時間，俾他可以使美國人民改變他們的觀點。所以他請求把軍事佔領與統治此項地區的問題整個提出於「最高作戰會議」。勞合喬治同意——認為這樣可以使局勢明朗——但是克雷蒙梭却無此項自信。他說一切問題的關鍵在俄國局勢的發展。他說：

『我們與英國及意國在敖得薩(Odessa)都駐有軍隊。我們把他們怎樣處置呢？』  
沒有人回答。

下邊的草案——顯然是勞合喬治與威爾遜共同起草的——於是被通過。草案一部分說：

『在和平會議未議決以前，關於在土耳其帝國與外高加索維持秩序之負擔，應由駐於凡爾塞之協約與聯合各國之軍事代表擬定由各國分擔之最公平且經濟的辦法。』

看情形這一場爭論已經轉到凡爾塞那一幫人（最高軍事會議），但是就我判斷，實際上法國既已可以在非洲募集黑人軍隊，英國各自治領既已可以取得隣近它們而為它們所貪求的領土，則一切問題就算解決了，雖然受委任統治國家的名字到以後纔正式發表。然而在議事程序上却還有一件衝突的問題尚未解決；那就是法國與英國競爭要把敘利亞收為自己委任統治的地方。費塞爾(Emir Feisal——敘利亞代表)說敘利亞無須要被委任統治，說各國若遵守民族自決的原則，則敘利亞人要求自治。但是大會若堅持以敘利亞為委任統治地，則敘里



西願由美國實行委任統治。

此地我想我應當把關於這一個棘手的問題最初討論的經過補敘一下。「十人會議」最初把委任統治問題正式提出來討論時（一月二十四日），情形很平靜，看來一切要很順利的。大家的意見既是一致，於是英國代表所提出的議決案的第一段馬上被通過；第一段的原文如下：

「鑒於德國以往統治殖民地的情形（此項殖民地以往爲德帝國的一部分），並鑒於德國在世界多數地方保有潛艇基地對於世界各國之自由與安全必然構成之威脅，協約與聯合各國茲同意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得將以往德國之任一殖民地退還予德國。」

這一段原文讀過以後，勞合喬治爲更加重他的意思，又說：

「我代表英帝國表示，我們反對在任何情形之下將此項地區的任一地方退還給德國。」

威爾遜說：

「我們對此點全體同意。」

於是奧蘭多（意國）與牧野（日本）首肯，但是幾分鐘之後「會議」便大起風波。委任統治的形式須得考慮，受委任統治的國家也得確定。這兩個問題都有困難，而困難不久便出現了。

法國殖民部想吞併卡穆隆（Camerouns）及托谷地方（Togo Land）的數部分，英國三自治領又想分別吞併德屬西南非洲，新畿內亞，及德屬薩莫亞，它們並想直截了當領有，不想當受托治的國家。威爾遜，顯然爲打擊這些攘奪土地者的野心，說：

『這些委任統治地方若交給任一國統治，很多是構成對那一個國家的一個負擔，而且是對那一個國家的一個很嚴重的負擔。』

當讀規定『除爲保安目的以外禁止對土著實行軍事訓練，並禁止建造防禦工事或陸海軍基地，且除爲保衛其領土以外禁止訓練土著，』這一條的時候，大家的不滿意顯然可見。

繼之便讀決議案的第八條，這一條修正了盟約（第一個草案）的第二十二條，決議案第八條說：

『最後，各國認爲有一些地區，例如西南非洲及南太平洋中的某些島嶼，因爲其人口稀少，或其幅員狹小，或其距文明中心遙遠，或其在地理上與受委任統治國家的毗連及其他情形，最好爲受委任統治國家完整之一部，依該受委任統治的國家的法律予以治理，爲土著人民之利益起見受有上述保障之限制。』

最初隱約可辨的不滿之聲現在已經可以清楚聽到，利益的衝突也公開出來了。處置德國殖民地的爭辯在上午開會時便鬧個不休，到下午開會還是爭辯未了，而感情的激越則越來越甚。澳國代表休士對威總統作了幾次猛烈的攻擊，然而威爾遜並未即時也未於以後予以駁辯，因爲如一位澳籍祕書對到會全體代表所說明，休士未曾瞭解威總統的觀點，因爲同過去多次一樣，他的雷聽器壞了。

## 二月九日

一般要人好裝腔作勢，耍弄手段，以至玷污他們自己的人格；威總統責任重大，日理萬幾，我想不致犯這錯誤。但是不幸他竟犯了這錯誤。他得機會挑撥郝斯與藍津（Lansing——

美國務卿）二人的感情，他倆不肯上當，確值得稱讚。

威總統爲何把藍莘帶來巴黎，真是一個謎，因爲把他帶來以後除掉公開侮辱他使他難過以外並未見有何好處。但是藍莘並未難過，或許是心裏難過而故意不動聲色。勞合喬治回英國的時候就以外交大臣貝爾福代表他。但是威爾遜却總降黜藍莘而由郝斯代表他——這種辦法是不合慣例的，且對藍莘是一種侮辱。以外，奧蘭多若是不在，桑尼諾就來代表他；克雷蒙梭若是臥病，畢松就接過他的衣鉢。威總統自到巴黎起初就故意藐視與他同來的其他代表，這一定特別使藍莘難過，因爲美國國務卿照憲法規定，除副總統以外，是第二個繼承總統職權的。威總統自到巴黎起初就常常到克里永三樓郝上校的房間。若是需要各代表簽字的時候，威總統就把他們召到郝斯的房間，然後再把他們遣散。各代表既都愛面子，當然不喜歡這樣。郝斯認爲不應當把各代表看作差役，威總統對各代表的態度既不能改善，郝斯就向他提出這一個問題談論。郝斯對威總統說，過去的作法是不對的，以後邀集各代表開會若不如通常在國務卿的房間，至少應當輪流在各代表的房間。威總統同意了此項建議，雖然他說大家的批評對他是沒有甚麼關係的。後來他終於同意代表都在藍莘的房間開會；然而他却使各代表在一月中只開一兩次會！

今晚蒲爾日瓦到會的時候神氣非常快活，他帶了一大束演講稿，我曉得他要大放厥詞，於是把喉嚨整理好，準備他開腔。他拿幾頁給拉諾德看，兩個人都大笑不止，幾次說『威爾遜，威爾遜，』我就曉得他們要攻擊威爾遜，結果恐怕要弄得一個不亦樂乎。數日前，我聽說達爾迪由紐約收到威爾遜戰前及以後的講演集，把前後的情形審度一下，不要甚麼聰明就

可以曉得風頭是在吹向那邊……蒲爾日瓦得到同意就開始向威爾遜攻擊：

「我們目前討論的問題迄未得有結果，因為我們的貴賓，我們的主席（指威爾遜總統）過去所講的話與目前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有直接關係，那些話也是法國人全體所服膺的，所以我要請我們的主席記起他過去所講的話。在一九一六年五月，戰爭還距離美國很遠的時候，總統先生，你說：『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我們是參加了世界的的生活。世界各國的利益也是我們的利益。我們同世界其他國家是夥伴。』」

於是蒲爾日瓦舉起一個指頭，作出示威的樣子，繼續講道：「該年九月你說，『我們再不能像過去劃疆自守了。無論我們喜不喜歡，我們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個主角。』幾個禮拜以後，總統先生，你對我們橫遭無理侵略的人作了更進一步的鼓勵。在十一月（一九一六年）你說（我們對你的話至今還未忘記），『有人說我們現在要返回過去劃疆自守的孤立地位，那是不行的……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人類前進的洪流，各國的命運都不能逃脫這洪流的影响。』其次，總統先生，讓我追憶美國參戰時你所講的話，那時法國人雖在慘遭蹂躪，然而每一個法國的男女由你的話是得到希望與勇氣的。你當時的話是，『戰後的新世界秩序必須由各國相約共同反對侵略。』你又說，『道義的力量若是不夠的話，我們就要使用世界的實力。』」

蒲爾日瓦停頓了片刻，為引起人們的注意，於是結論道：『現在你要國聯沒有武力作後盾，僅有一些漂亮的名詞作點綴，但是若想防止侵略是必須使用武力的。我們的國聯若沒有武力作後盾，那麼國聯盟約便僅是一紙空文，毫無用處。』

把威爾遜的詞句由法語爲威總統與郝斯轉譯成英語，是不容易的，但是因爲威總統的演說大部分我還記得，所以他倆聽了還都頷首稱是，只有一個地方威總統略予改正。威總統最初顯然不願作任何答覆，但是他與郝斯低聲商酌以後說道：『我在作戰期間所發表的言論，法國代表予以批評，我很感激。法國代表應已曉得，我的態度並未改變，但是世界局勢却已經改變了；爲應付世界已經改變的局勢，我想我們應當進而研討議事程序上所列急待我們解決的問題。』

威總統在當時的處境是很困難的，他由裏邊很巧妙的解脫出來，我想是不容易的。蒲爾日瓦顯然也是如是看法。他顯出很失望的神氣坐回到座位上，至少過了一小時他與拉諾德即又交頭接耳，準備再困窘威總統。

## 二月——日期闕

關於宗教的條款，今日又延期討論以後，雷斯（葡萄牙代表，原任葡國 Coimbra 大學教授）對威總統說道：

『總統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歷史教授，現在又在創造歷史，若能取得閣下同意，我願欲提出一個問題。有一件定而無疑的事實，閣下作何解釋呢？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法里亞（Westphalia）條約商訂了兩年，對於世俗（領土）與宗教的事情差不多費了同樣長的時間，可是現在我們討論尤爲重要的問題，各代表却不願提及任何關於教會及上帝的事情。古今比照起來，你作如何解釋呢？』

『我想，』總統停頓了片刻說，『從三十年戰爭以後，世界已經進步了。由你所提及的

條約，各國承認了瑞士的獨立——在瑞士各種宗教是並存的；條約並規定，簽字各國嗣後准許宗教與信仰自由。我不能說簽字各國都實踐了此項規定，但是那總算是一個大進步。」

於是通常不大發言的牧野也插嘴進來：

「這一個條約也規定各國都有向其他國家自由移民的權利。我想此項規定也未在我們的盟約草案中嚴格規定出來。」

我們這位原是歷史家的總統我看是第一次被窘住了，大家相約此項交換意見不列入議事紀錄內，我想是對的。究竟這僅是非正式的談話呵！

葡萄牙代表一再要求將請上帝鑒護的詞句列入盟約的引言以內，威總統與他作上述簡短的交流意見時，我看見郝斯最初想參加談話，繼而又改變了他的態度，同平常大多時候一樣保持緘默。郝斯與我兩人晤對時，我問他當時的意見如何，他說：『你看美國的建國諸元老於一八六〇年起草憲法時正是走的這樣的道路。於是我決定不發言，因為我若把我的意見拿出，或許要把事態弄得更複雜，當然我們不能把這看作是一個吉兆！而且，一位政治家說，『我未說過的話，我未曾後悔；我說過的話却常常後悔。』說這話的人是誰呢？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但是他無疑是一個偉大的人物。

二月九日

准許印度參加國聯問題已經延期討論了數次，今天又提出來，當然又是薛錫爾提出的。

『威總統準備准許印度參加國聯，抑是反對它參加呢？我想我們不應當忘記，在戰爭期間印度動員了一百萬人。英國政府對待印度是按照它的殖民綱領，它的殖民綱領乃是多年經

驗的結果。誠然印度一部分還實行君主專制，但是那是出自印度人民的自願。我們也不能否認，大部分印度是實行民主的。』

關於怎樣構成一個自治的國家，又有很多意見發表，然而並未得到確定的結論。最後，威總統說他贊成准許印度參加國聯，於是討論停息。但是這平靜的時間是很短的：蒲爾日瓦說盟約中應明白規定會員國品格優劣的分別，於是又引起一場糾紛。

他說：『應當償付賠款的國家應當列作一類。像德國違犯了天人的法律的國家，不應當讓它以平等資格參加。』

威爾遜關於這一點力主緩議。他講了很多話，其中一點是：

『此地到會的國家並非都為其他國家認為是品格優良的國家。』

結果是這一個條款暫時被採用了，但是還留着未來討論的餘地。

## 二月十日

威總統今日明白表示他對出席和會其他代表的不滿。有人故意要使和約與盟約分開，但是這些人的陰謀詭計並非如威總統所設想的那樣厲害。領土與賠償問題是急應從速解決的。福煦報告，德國在「刁難」停戰協定中各條款，這報告無疑是正確的；別方面，我們所獲得的情報是德國的共產暴動並未平復，俄國若以它所允許的軍火與金錢供給德國共黨，則威瑪政府中人的計劃便要打斷。

威總統既已與貝爾福與勞合喬治直接衝突——且不必提克雷蒙梭與奧蘭多，益以老辣的桑尼諾——他便日益相信只有他與他的一部分代表（還不是全體）是佔在天使一方面！在巴

黎所締訂的和約決不能如他在美國所夢想的和約，因為和約裏邊一定要包含他所不喜歡的條款；但是和約若是與現在即將完成的盟約連結在一起，則和議工作即向前邁了一步，志切攘奪各國至低限度也必於未來協助將和約改善。

主張儘速草成初步和約的人當然可以也確實提出多數正當的理由，主張締訂兩個莊嚴而分別的條約，使世界重新走上軌道，但是威總統的態度却極爲堅決，絲毫不肯讓步，在當時情形之下我想他的立場是對的。他最喜歡說的話，是這兩件約文必須要「連結爲一」。和約中即使包含有他所不贊成的規定，他也要簽字於和約，但是和約與盟約必須「連結爲一」。有人說這兩種約文即使是分別簽訂，分別批准，它們將來的效力也是一樣的，威總統稱此等人爲詭辯，有時候我還聽到他使用尤爲醜惡的字眼。就是一個瞎子也可以看出再行就誤的不利，而威總統的計劃却必定要就誤時間，目前這不定狀態的危險也確實很大，但是我仍舊相信威總統的主張是對的。他所與共事的人不是完全可靠的，由他過去六個禮拜痛苦的經驗所得的教訓，他曉得他們所簽訂的和約必須由盟約的聖水予以澈底的洗禮。

### 二月十日——續記

一份英文報紙今天說，多數美國參議員正式發表反對意見，不是盟約前途的一個吉兆，恐怕美國國會不易予以批准；威總統讀了非常生氣。『那些參議員不曉得美國人民的思想，』他說。『他們距離美國人民，我國大多數的人民，遙遠，同我們距離火星一樣遙遠。實在，他們是與全世界有思想有眼光的人脫了節。』

郝斯同威總統一樣樂觀，不過樂觀的程度不如他那樣高。威爾遜未把茹特 (Root) 或共



和黨中其他有地位有權勢的人帶來巴黎，他覺得很可惜。若是那樣，則巴黎和會的責任及以後的光榮就可以由兩黨分擔。他由政治觀察家聽說，美國國內多數人認為威總統是在尋求個人的或頂多是他的一黨的成功，美國人也極少曉得威總統的目的及他的高尚理想。美國報紙一位編輯高爾沙特(Kohlfaat)，郝上校向來認為是一位銳利的觀察家，由芝加哥來信說道：『我認為美國大多數人民還在威總統之後——但是我害怕他們還遠在他的後面。』郝斯不喜歡此種說法。他在把關於實際局勢的備忘錄與報告寄給他的一些朋友，包括高爾沙特，他希望可以由是打破他們在其中摸索的黑暗。

### 續記

拉諾德今晚說，他想要知道，對於下邊一個一定時常要發生的問題，誰人或那一個團體可以下定論，『和約可否與盟約分開？』可以下定論的是和會的理事會，抑是一個特別的法庭呢？威總統即刻回答：『這一個問題要由輿論裁決。』拉諾德聽了氣得發抖。據說他低聲對蒲爾日瓦說，『我的朋友，請告訴我，現在我們是在和平會議中，抑是在一個瘋人病院呢？』那是私下談話，所以我們不必把它當真，但是當然我們可以由是斷定，這位巴黎法學院的院長對於輿論是不大推崇的。奧蘭多現在長篇大論的講威總統決心要走的路上困難是如之多。奧蘭多提起梅特涅，使威總統大為不快。威總統說：『過去的事情我們可以不管。我們的任務是建設未來。』

幾分鐘以後，大家都舒緩了一口氣。威總統宣佈，盟約草案各條款現在都已研討一遍。人人都很高興，人人都願忘記還有一大堆修正案與補充案堆集在起草委員會的桌案上。郝上

校常稱整理議案工作是把它們「熨貼」，他對此項工作也最爲熟練，我們現在借用他的話，和會必要幾經爭辯然後纔能把這些議案「熨貼」的。

### 二月十三日

今天，威總統在出發回國的前夕，當我的面給郝斯很具體的指示，以爲他不在巴黎期間郝斯行事的南針。他說：『在我不在巴黎的期間，我不願叫領土調整問題及賠款問題攔起不談。』由這話我原以爲威總統是要把和會的事情交給郝斯全權處理，但是郝斯並不把威總統的話如此解釋。他解釋道：『威總統的意思並不是授權給我，要我負責解決任何問題，但是他確實希望我把各項問題提出討論，整理就緒，待他回來由他作最後決定。我願意我的權力有這樣的限制。』郝斯又說：『威總統爲盟約鬥爭，心思都被佔去，他不曉得他面前還有幾多困難。我且給你舉一個例。威總統堅決反對建立萊茵共和國，這事情也是應該反對的，因爲我們若在這一件事情上讓步，則我們的民族自決主張便被推翻，而我們所希望的較優良的世界秩序却建築在這一個主張上。但是我們若稍一想像，便看見萊茵共和國的鬼影在抬頭。』

郝上校僅由他的上司取得口頭的訓令，我認爲是不大妥當的，因爲威總統的記憶容或有誤。我又對郝上校說，十月十四日威爾遜本訓令他『將停戰詳細條款徵求美國與協約各國陸海軍顧問的同意，』而數日以後他却遺忘了這一個訓令，而接受了僅把德國艦隊扣押的條件，爲我們的本森 (Benson) 海軍上將所反對。至於我們的陸軍，波興 (Pershing) 被漠視，或者他認爲他是被漠視了。至於波興的主張，我們可以說他的態度是不十分明確的。有時他主張派軍進入德國，有時他又與福煦同意，說額外的戰役——向柏林進軍——是不必要的，

可能糜費很大。他最後的話是：『人們在他們的本土常常勇於作戰，因為那是保衛他們的家鄉免於侵略。』

『當然，當然，』郝斯評論道，『我希望得到書面的詳細訓令，但是總統既未曾給這樣的訓令，這事我們就不必談了。』

二月十四日

不祥的預兆！有人確認為這是不祥，但是郝上校與我却願一笑置之。昨天在和約與盟約簽字不過數小時以後，國際聯盟委員會的委員便公開分裂了。使他們分裂的問題是在甚麼地方並如何拍攝他們的合影。當然這是一個重要問題。在這第一次「人類會議」為和平而努力的人當然應當把他們的容貌保存，使後世百代受惠的人馨香祝禱，頂禮膜拜。美軍信號隊的攝影組為這事糾纏郝上校已經有十天。攝影組的組長說——他的話不為無理——國聯主要是在美國設計的，說國聯所以能被通過是因為有美國總統出席和會，說現在圓滿結束的會議是在美國領土上舉行的。（鑒於美國為克里永旅館所付的代價，這暫時的租賃應當附帶享受治外法權，事實上或許也是如此的。）攝影組組長堅持上述理由，說此次和會是一件美國的事情，所以第一張照片應由攝影組拍攝。他也害怕——我適曉得他的恐懼不是毫無根據的——有敢作敢為的攝影記者可能着攝影組的先鞭，拍攝第一張照片。『那在國內就要利市十倍了，』他說：『這照片就要在世界各國的報紙刊載。它將如大憲章與獨立宣言永垂史冊。我們應當有優先權——我們是非拍攝第一張不可的。』

郝上校同意了，於是昨天那些攝影師帶着他們的全付裝備前來。當奇異的氣味由瓶罐冒

出，充滿了寬大的會議室，沒有一個人的表情是好看的；當攝影師躊躇承認說照片必須要用閃光拍攝，威總統便大頓其足。『我憎恨閃光或鈣光照片，』他抗議道。『人的像貌就像停在殯儀館一樣，而且閃光傷害我的眼睛。』郝上校爲應急想出了一個妥協辦法，但是他對這辦法也並不很熱心。他也認爲和會代表的照片應當在那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室拍攝，但是威總統既反對以閃光拍攝，而在那室內又非以閃光拍攝不能，於是郝上校想到在當時情形之下唯一可能的事情是請各代表離去會議室，用閃光拍攝那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桌，然後請各代表到另一個房間，可以只靠天光留存他們的容貌。

這些要人的移動是不容易的；這必須要用多種語言說明，有人說這種攝影是胡鬧，說拍攝一張空桌子，桌上沒有如山積的文件，桌旁又沒有一個人坐着，他們認爲不能表明他們過去的勞力。『我認爲這與真像不符，』葡國外長說，他就未再發一言，逕自溜走了。其他的人，我把他們請入他們向未見過的一個房間，過了不大一會郝上校用他的高妙的手段把他們團團安置在威總統的周圍，大家好像都很滿意。我覺得我的任務已盡，正要溜走，威總統忽然把我叫回，說道：『這裏五方雜處，萬國薈萃，你決不能離開我。』於是我站在他旁邊，但是盡可能不露頭角，因爲我處在從屬的地位，理該如此。在這些要人後面也站了一位比國和一位波蘭的祕書，但是我想不起他們的名字，大概是因爲向來未曾曉得他們的名字。今天送來這張照片的一張底片，信號隊應承把這照片供給世界各地方的報紙。郝上校說我的樣子好像是想要逃跑。這張像片確實照出了當時的情景，我也確實是想要逃跑的樣子。

郝斯對於會議室那空桌子的照像很滿意。『這是一個富有歷史意義的場面，』他說。『

這照片中所攝的是一個「大獨立廳」，各文明國家的代表要在裏邊起草一件盟約，使世界絕滅戰爭及由戰爭所引起的痛苦。你應當忠實紀錄飽經戰亂的世界的「大憲章」是怎樣在這裏制定的。』我對他不能盡此責任，原因之一是即使爲各代表傳譯也非我力所能及，也已使我困頓不堪。

二月十五日

起草委員會的第十次會，也是末一次會，因威爾遜不在而由薛錫爾主席，在二月十三日下午舉行。這一次會的大部分時間被對於法國修正案的辯論佔去。法國代表堅持要組織一枝國際軍，一枝國際保安隊，以強制執行國聯理事會的決議。最低限度他們主張設立一個國際參謀部，以應付國際間發生的軍事危機。兩個主張都遭否決，但是法國對於第九條的補充案却被通過；補充案的詞句是：

『建立一永久委員會，就第八條之執行及陸海軍一般問題予國聯以諮詢。』

克拉瑪爾（捷克）想修正第七條，修正案的內容是對德國陸海軍的限制不得因其以後加入國聯而有所改變。此項修正案被否決。

繼而對於國聯會員國間交換軍事情報的方式大起辯論。第阿曼地（Diamandy——羅馬尼亞代表）認爲交換情報應爲強制的，不僅是自願的。克拉瑪爾於是說：

『關於這一問題，我非常焦慮。我的憂慮同法國代表一樣。德國一旦加入國聯，我們就得信賴它的信用。不相信它的信用的不只我一個人。協約國之間不必監視軍事變異，但是對於德國我們就必須加意提防。我很認識德國人，我是不相信他們的。』

拉諾德（法國）說：『對於在現況之下所予德國整軍之管制，我很滿意，但是准許德國加入國聯以後，那時怎麼辦呢？』

威尼采洛（希臘）說：

『我們當然應當強迫德國接受我們管制它的軍事活動的權利，以爲准許它參加國聯的條件。』

克拉瑪爾於是提出對這一個條款的補充案：

『關於陸海軍之特別管制條件，無論由和約加於任何國者，不得以該國以後被允許參加國聯而有所弛緩或改變。』

主席薛錫爾現在提出建議，說每一個國家的軍事當局應當把可能的軍事準備隨時以實在情形通知國聯。拉諾德對於這一點表示絕對不贊成。

『我們曉得很清楚，軍事專家常昧於實情，情報錯誤的時候也不少。我可以舉一個例證。在此次戰爭開始的時候，在沙勒洛亞（Charleroi），我們的專家對我們說，德軍只能出幾個師團的兵力，而實際上它的兵力却超出了三十個師團。』

蒲爾日瓦：『法國的輿論一致要求實行有效的監視，我必須請求本會投票。』

法國的計劃現在以十二票對三票被否決，只有蒲爾日瓦，拉諾德，與克拉瑪爾投贊成票。

案：克拉瑪爾的修正案，這一條款的補充，現在提出討論並遭否決。克拉瑪爾說明他的修正

『德國現在就已請求加入國聯；不久，以公道與同等待遇的名義，你們就沒有力量拒絕它了。監視協約國的軍事活動是不必要的，但是對於德國的武裝軍力却必須實行絕對的管制。』

替代席曼斯（比國）的賈克曼（Jaquemyus）說：

『我與比國全國國民與克拉瑪爾的意見相同，絕對不信任德國的政府與人民，但是由我們判斷，德國人的思想若不改變，任何預防的方策是沒有效果的。由我們看來，唯一有效的預防是拒絕它參加國聯。既已加入以後，它便可以說：「這是你們的家，也是我的家。我堅持要實行同等的待遇與地位。」』

克拉瑪爾的議案被否決。我不記得票數，但總是絕大多數。

蒲爾日瓦又轉回頭來攻擊，長篇大論的講，仍主張他原來的議案：

簡略說來，他的理論大略如下：

『最近過去的教訓證明突然發動侵略的危險是很大的，應付這種危險只有由聯合各國分攤軍隊組織國際軍，時刻準備作協同一致的行動。我們若不於事前準備，則必耽延很長時間以後各聯合國的軍隊纔能馳赴戰場。猶如在一九一四年，在比利時，對於我們的軍事防禦關係重要的地區必被侵入並遭蹂躪。這是明智的辦法嗎？我們不應當防患於未然嗎？我們法國代表團原主張組織國際軍隊，或常設一個國際參謀部，此項計劃既為各國所反對，我們已經把它放棄，但是我現在請各位務必通過這一個修正案。』修正案原文是：

『設立一個研究並準備的永久機構，此項機構的特殊任務是遇有侵略情事保證作有效的

防禦。」

薛錫爾（英國）說：按照此項修正案，我們就應當起草計劃以應付所有各國可能的侵略。拉諾德回答，說他的同僚以至法國人民心目中的辦法恰正是如此。德國的參謀本部過去確實在制定計劃侵略世界各國，最近將來他們也可能制定同樣的計劃。「我們必須審慎，計劃防止此項侵略。國際聯盟若沒有制止侵略的手段，遇有侵略行動時立即實行制止，則國際聯盟是絕對不能保障和平的。」

蒲爾日瓦：「我們若不作準備，我們就要如過去猝不及防被人攻襲。因為缺乏準備與遠見，我們受了不可補償的損失。但是等我們建立了一個聯合陣線，我們就獲得了勝利。」

薛錫爾：「我瞭解我的法國同僚的主張，但是我的意見是，我們要貪作得太多，恐怕就一無所成。在這一問題上我已經遷就不少，過此恐怕就非敵國的輿論所能允許了。」

拉諾德：「薛錫爾爵士的妥協精神，我們非常敬佩。現在我們已經把法國代表團經過熟思詳慮以後的主張提出。我們的主張若被否決，我們與諸位仍舊是好朋友，但是我們過去的主張仍舊未改，我們對於未來的疑懼也還仍舊。」

蒲爾日瓦原來的修正案，他稱爲「第九條的實際應用」，其原文是：

「遇有侵略或侵略的威脅與危險，國聯理事會應籌議適當方策，以保證各國所負義務之履行。」

此項修正案被否決。票數多寡，我未存記，但是大多數却無問題。

在起草委員會過去幾次會議中，蒲爾日瓦一再提出應當承認海牙會議的前驅工作，在說



明時長篇大論，聒聒不休，使出席各代表極爲煩厭，現在他又把這問題提出來。他堅持要把這一點列入盟約的引言或其他適當的地方。當蒲爾日瓦第一次提出這一個計劃的時候，威爾遜總統曾請郝上校向他保證，說他對於他及他的同僚在海牙的工作極爲欣賞，但是海牙會議對於侵略國第一次攻擊的失敗，他認爲不必再使世界留有餘痛。可是蒲爾日瓦今天又發動攻擊，又嘵嘵不休的講他的理論。

他說：『若完全忽視一八九九年及一九〇七年海牙會議的成就，是一件嚴重的事情。很多人由於不良動機，想否認文明國家組織世界和平與正義機構的第一次偉大嘗試。我們若不理睬當時的成就，我們就是縱容，甚至是贊同，他們的批評，實在說是他們的譏笑。我們若不維護海牙會議所嘗試要作的工作，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實在，我們應當熱烈擁護海牙會議的成就。我曾參加海牙會議，深以爲榮，我不認爲我們沒有成就，也不認爲我們對於那些成就應當不理不睬。海牙會議有美國，英國的代表參加，還有三十二個前進與守法的國家的代  
言人，他們在那具有歷史性的時機宣佈他們遵守國際的法治并服從一個國際正義的機構，我同各國代表在此項工作上合作，極爲光榮。那是偉大的先驅的工作，我們不應當把它忘記。實在，我認爲我們應當特別重視并宣揚海牙會議的成就。由仲裁我們防止了俄國與英國因道格(Dogger)銀行事件的戰爭；防止了德國與法國因在卡薩布藍加(Casablanca)逮捕逃兵事件的戰爭，防止了法國與意國因迦太基爭端的戰爭。所以我正式請求在盟約的引言中講明此項重大的成就。』

薛錫爾在主席的位置說：

『沒有人想忘掉海牙會議的重大成就。這是一個形式問題。在盟約的引言中把它講明合適嗎？』

蒲爾日瓦：『這不是一個形式問題，這是一個關係極爲重要的問題。』

講到此地，威尼采洛發了一個無意的問題，并未在火上加油：

『海牙實際上有一個永久的法庭嗎？』他問。

蒲爾日瓦面紅耳赤，回答：

『我還是該法庭的一個法官。』

席曼斯（比利時）現在要在委任統治的條款內加入一些字句，他說那些字句可以使該條款的意義不致被誤解，但是郝斯與史末資都勸他等開全體會議的時候再行提出。委員會的進行現在很快，由第十七條到第二十七條都被通過。一切詢問案及建議修正案都留待全體會議再行討論。然而第二十一條未被提出。該條規定實行宗教自由，連同日本提出之種族平等的建議案，被擱置起來。巴西，中國，與羅馬尼亞對於擱置此案表示深切之遺憾，葡萄牙的代表又說，他害怕葡國人民不肯批准一件未請上帝祝福的條約。他不能想起一件條約未援引全能的上帝的名義而爲葡國所批准的……

翌日下午開全體會議，威爾遜總統宣讀他的盟約第一次草案，並未予討論此項擱置起來的案件的機會。凡欲提出建議及修正的人，主席都向他們保證，說以後要給他們以充分的機會。實際上，世界報紙關於此次會議的記載是錯誤的。報紙宣佈第一次草案已被通過；實際并非如此。克雷蒙梭於威爾遜總統報告完畢後在主席位宣佈：

『這一個報告已經交付和平會議的祕書處，由所有有關各國從事檢討與研究。祕書處一俟能將報告提付討論時，即行召集全體會議。』

華府多數參議員雖然肆行攻擊，然而這時並沒有一個人決定接受盟約，即使發動制定盟約的威總統也還未把它接受。他現在僅是把他的盟約草案提出於世界，請求研究并檢討。

最低限度在我看來，所以略去宗教條款的主要原因，是牧野男爵提議應將日本正式承認種族平等的建議案列入此一條款。牧野主張宗教與種族兩問題應一併討論。牧野接受他的失敗，未出怨言，只保留他於以後提出這一問題的權利。

## 二月十五日

昨天威總統在全體會議演說，提出請接受國際聯盟的議案，他所說的話，既不受此地又不受華府多數聽衆的歡迎。他重述他在第一次巨頭會議所講的話，不過語氣更加沉重。『美國參加戰爭，并未曾片刻想到要干涉歐洲，亞洲，或世界任何地方的政治。所以戰爭結束後若僅歐洲問題獲得解決，則美國認爲它參加戰爭便是毫無結果。美國認爲世界各聯合國若不能繼續監護世界的和平，美國便不能參加保證歐洲問題的解決。』他結論說：『我們若不盡我們力之所能爲以實現這個計劃而返回美國，我們回去以後一定爲我們美國的同胞所鄙棄：我們的訓令中所規定的計劃，我們應當逐項求其實現……總而言之，我們來到這裏是要掃除這次戰爭的基礎……美國的各代表決不遷就敷衍，因爲他們已經爲自己定出不可改變的原則。』

威總統又把自己宣佈成爲一個負有神聖使命的人。他又指着那仍極遙遠的和平的聖地。

喝彩的人不少，但是瞠目結舌的人也很多。郝上校感動得流出眼淚，其他代表與威總統握手的時候顯出很動感情的人也不止他一個。『你已經舉起了一個旗幟，所有懷有善意的人都應當歸到這旗幟之下，』薛錫爾勳爵說。『應當』這個字用得很好，但是在我看來這個字是一個不好的預兆。

## 二月十五日

昨晚我們都往彌拉 (Murat) 旅館，由那裏護送威總統到車站，車站上爲歡送他掛了旗幟。地上舖了紅地毯，各候車室內點綴着棕櫚與常青的植物與花草，變成了熱帶的花園；濛濛的細雨下了一整天，這時看見這樣的景象，令人神爽。普因加萊總統和他的夫人在那裏，還有克雷蒙梭及他的內閣僚屬。美國全體代表都在左近，大多數外國的大使與代表也都到來。郝上校因爲在下午已與威總統作過一次長談，并接受他的訓令，所以他躲在人後，但是威總統的態度，是最懇摯不過的。在他登上火車以前，他走近郝斯，很親愛的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說：『郝斯，你以後的工作很沉重。』我與郝上校同車由車站回來，見他若有所思，面有憂容。

『他去應付參議院——』郝斯開始，於是停止。

『你對於此項接觸好像不很樂觀，』我說。

『樂觀，是的，但是沒有把握，在華府的鬥爭，威總統需要手腕，耐性——』

這裏我插口說，你向來勸我在開會時要把意見痛快說出，現在我要痛快說出我的意見！我想你對威總統的批評有點不當。他對付那嘮叨不休的比國代表席曼斯多有耐性，他避免與

意國代表齊亞羅加完全決裂，是用了多高妙的手腕。」出乎我的意料，郝上校並未叱責我；他臉上堆了笑容說：

『你講的很對，我很喜歡聽你所講的話。威總統若能以對付世界各國在此地的代表的耐性對付美國的參議員，他若能委曲并同他們友好，只要有一天他肯這樣，他的困難和我們的困難就都沒有了。但是你瞧在華府，尤其在參議院，威總統所面臨的是多年以來的對立與仇恨。所以我只能希望并且禱告。此事所關極爲重大；實在，我們參加戰爭，作了偌大的犧牲，是否能有所獲，完全在此一舉。』

郝上校見我仍舊懷疑，認爲他對總統的批評有點不當，於是又告訴我一些話，當然附有一個默契，就是他所說的話只能寫在我的日記。

『也許現在還有點太早，但是在我看來，我們應當預先曉得鬥爭的情形；一位知己朋友曾估計參議院批准和約的可能票數。我認爲沒有多數參議員，如總統所想，贊同和約及盟約，但是他若好好應付，他也會勝利的。所以今天在我倆談話的時候，我告訴他我已經在數票數，這話使他笑起來，於是我就詳細對他講。我勸總統要對喬治亞州的參議員史密斯(Hoke Smith)客氣一點，總統同他，我曉得「私爭」已久，我先不曉得爲甚麼，但是我現在曉得了。我說：「你若命令他，他不一定聽你；但是你若請他到白宮來幫你，他會來同你留在一起。」』

『我決不作這樣的事情！』總統回答，他的眼睛一時怒火沖沖。「那個人是一個投機份子。我不願與他有任何關係。」

『我很驚訝，就問詳細的情形，於是他倆私爭的故事透露出來。情形是，由於不幸的偶合，史密斯與威爾遜於同年同月在大西洋城掛出他們的律師招牌。』郝斯繼續說：『就我看來，史密斯是一位無不包攬的人，而威爾遜則是一個南方的君子，不肯喪失他的尊嚴。史密斯得到一些顧主，也許有一點不擇手段，但是威爾遜除掉幾個不賺錢的家庭訟案以外，沒有得到一個顧主，於是威爾遜不久便轉回去做他的學術工作，而史密斯則一直做律師，一直到當了參議員。』

『但是，總統，』我堅持，「這個人的票很重要，或致關係成敗。三十年以前他若是不擇手段，現在請不要把他拋棄。也讓他幫忙援救文明。」

『總統現在笑了，那是一個好象徵。』我不認為他的一張票是重要的，我敢斷定他的一張票不能發生決定作用。他若是來拜訪，我當然把他當作喬治亞州的參議員接見他，但是，郝斯，拉攏他我是不肯的。」

『威爾遜想要改變話題，但是我堅持要談下去，於是我倆關於我在巴黎及他在華府所要遭遇的困難，談論約有一個鐘頭。他現在好像心思很平靜，於是我大膽說：「總統，我希望你未曾失掉你對柏克(Burke)的贊仰。你講那一個偉人的論文是使我迷戀的第一篇文章。」』

「當然沒有，當然沒有，」是他的回答。「有甚麼懷疑的時候，我總是請教柏克或貝志豪(Bagehot)或他們兩人。但是你為甚麼問這一個問題呢？」

「因為我想起你的柏克說『政治就是妥協。』」他笑了，用手指指着我，於是他變得嚴肅。「我曉得你所想到的情形，但是這一次我不能與你或同柏克同意，如果你引他的話引對了。我已經發現，在這個時間內，你

若是不奮力去爭，你是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東西的。」這樣你就可以看出我對於總統在華府鬥爭的結果懷有希望，但是沒有把握了，」郝斯結束。

威總統在巴黎停留的期間獲得了一些顯著的成功，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很多大問題還未曾解決，也是沒有問題的。第一，賠款問題；第二，法國安全及萊因河左岸問題；第三，亞得里亞海與山東問題。郝斯恐怕威總統回來，威總統宣佈是要於四個禮拜以後回來的。在他看來，威總統最好由華府主持以後的談判。那裏的空氣比較靜謐，他還可以與美國的輿論保持密切的接觸。然而郝斯已經被指定在總統回國期間負責談判。他能够建議總統留在國內，結果延長他自己負責的期間並加重他自己的責任嗎？郝上校深信若表示意見要被一部份人誤解，且對威爾遜不發生效果，所以他沒有再表示他於一九一八年十月所坦白表示的意見，那時他勸威總統不要親自參加和會：

『我們必須服從總統的命令，責任是在他身上，』是他這時所表示的惟一的意見。

## 二月十六日

威總統既已在歸國途中，帶着盟約的第一次草案，現在已經不是一個祕密文件，而由於交通的便捷，已為美國國會及全世界所知曉，所以我應當記一下這第一次草案是在如何情形之下被通過的。全世界各國前來參加和會的代表，在克里永旅館三樓隣接郝斯上校的私室的一個寬大的房間已經開了十次會。在房中間是一張大桌，起初是列強的代表圍它而坐，後來又加了各小國的五個代表。桌的一邊是一張較小的桌子，普通坐的是彌勒及起草委員會他的同僚。後來，打消了威總統的反對以後，又設了一張小桌，坐的是幾個代表團的祕書。

下邊是我們工作的情景：在那張大桌上威總統主席；郝斯上校坐在他的左邊。我坐在他倆中間，但是稍向後邊一點，以適合我的低下的職位。威總統手裏拿着彌勒的草案，在將每一個條款提出討論時逐條大聲讀出。威總統不喜歡這一個草案，但是他把它當作一個討論的基礎，因為薛錫爾勳爵堅持要這樣，而威總統曉得，若無英國支持，這計劃就不能實現。最初所實行的程序是等各代表發言終了以後，我再把他們的話翻譯。然而這樣就誤很多時間，於是把這計劃改變，總統要我在各代表發言時低聲逐句翻譯給他——這程序雖然節省時間，可是對於我可就難得多了。我建議由我把各代表的言辭縮短，因為那些言辭常常重複而且沒有倫次，但是威總統不准許我這樣做。這裏我必須關於我自己及我記日記的方法說幾句。我把所有的言辭都逐句即刻翻譯出來，這種任務是很困難，我還可以說是很累人的。各代表只是有話就說，有一個間歇時間，而我則必須滔滔不絕的像流水一般說下去（說他們的話；那些話也不都是講得很漂亮）。每次會開過以後，普通我儘早把所講過的話作一個節錄。這對於我大有幫助，而且因為我的上司說這對於威總統有幫助，因為在記憶不良及印象參差的時候可以供總統的參考。

『我們在從事起草一部世界憲法，』郝斯說；『在這部憲法之下，我相信文明將得到保障，我們大家都將要步入一個新的而更人道的時代。你應當紀錄起草這部文件的經過。我希望你肯。』

『這件工作很不容易，』我說，『我須得把形形色色的法語譯成普通的英語，你實在應該有一個比我更能幹的人。』



『你作得很好，』郝斯說。

『若是教我坐在旁邊筆錄，可能更好些，』我說。

我於是問我們的目的的是甚麼？郝上校說我們是在追求一個永遠不能達到的目的。『歐洲頗有春風吹又生的復活氣象；至少我個人看來是如此的。』

『華府來的消息並不十分令人樂觀，』我大膽的說。

『誠然，誠然，』郝上校承認。『但是等威總統一登講台，把世界的真實局勢告訴給人民，所有那些懷疑就可以煙消雲散了。』

## 第三部 法國老虎總理在病榻上

二月二十日

寇丹(Cottin)槍刺克雷蒙梭(二月十九日)這驚人的消息傳來時，貝爾福正在郝上校的辦公室，他的話是：『天哪！天哪！這是甚麼預兆呢？』就好像有人洒了一杯茶。

『我不曉得，』郝上校說，『但是我們必須去看一下。』他抓起他的帽子並抓住貝爾福的膊臂，催他上了他的車，飛速前往佛蘭克林街。郝上校不曉得這是甚麼預兆，但是他要看一下。

二月二十二日(禮拜六)

克雷蒙梭的忠實信徒曼德爾(Georges Mandel)於午飯後來，帶着這受傷的總理的緊急信件，於是在兩點半我就陪同郝斯上校到佛蘭克林街他的病室；這條街是以美國第一任駐法大使佛蘭克林而命名的，他在美國獨立戰爭時主持美國的外交政策，卓著功勳，令人景仰。佛氏駐法期間就是住在巴黎的巴綏區(Passy)，這地方現在還留有這位真正偉大的人物的紀念遺跡；佛氏曾說：『向來沒有過好的戰爭或壞的和平。』常常有對於此次談判作悲觀批評的人來拜訪，我就拿佛氏的話來答覆他。同我上次去看他的時候一樣，這位「老虎」坐在一把帶扶手的椅子裏，因為他的槍傷不允許他躺下。他身上裹着一條破軍毯，一條向不更換的圍巾圍在他的脖頸。他帶着他所特有的瓜皮小帽與灰色的手套。他同蟋蟀一樣的快樂，說他要於禮拜一參加會議，雖然沒有一個人，尤其是那些焦心的醫生，認為他能够去參加。郝斯談到

醫生的意見時，「老虎」大笑起來，說：『他們是一幫笨驢！那一個比我更曉得這情形呢？我不是也當了二十年醫生嗎？我的朋友，請聽我的坦白的招供：我犯了很多罪，實在是直截了當的殺人。不是在戰爭中，而是在安樂太平的期間，在我營他們所謂濟世活人的醫業的時候，在蒙馬特爾(Montmartre)。』

他把郝上校拉到他身旁，用英語繼續說：『現在的口號是加速往前幹。從那個瘋子用槍打我以後（此事發生於三天前），我既不能躺下，我當然就不要叫任何人躺下。我堅持要把事情作快一點。我深信我們美國人與英國人與法國人若能合作，我們在很少幾天內就可以把對德國的和約弄完，接着我們便可以與奧地利，土耳其，及保加利亞辦交涉——那些小國不應當就誤我們太長的時間。』

不幸這時候桑尼諾跑進房來，開始談意國的要求，他害怕我們不能把局勢看清，以致不能把意國的要求列入和約以內。這時「老虎」呻吟了一聲，第一次承認他感覺痛苦。對我他低聲說：『我感覺這好像是一把意國的小刀，』於是他轉過去，開始戲弄他的耐心而崇拜他的護士德沃耐斯特(Theoneste)女修士，講他的關於天堂與地獄的神奇古怪的見解。

我們回到克里永旅館的時候，希遲考克(Fran Hitchcock)正在那裏，他是美國一位前任郵務部長，也是共和黨上層的一個有力人物。郝上校懇摯的照拂他，并給他以考查駐在高布朗茲(Coblantz)的軍隊并觀察巴黎和會進行情形的各種便利。等希氏走了以後，郝上校對我說：『他是來尋我們的弱點。我相信他的眼光并不好。』

二月二十六日

二月十九日克雷蒙梭由他在佛蘭克林街的住宅出來，往克里永旅館與貝爾福及郝斯開會，被那瘋漢槍擊，在那事發生兩天以後，我被派與克雷蒙梭總理住在一起，隨時照拂他。除克雷蒙梭自己以外，人人對這件事故及他所受的槍傷都看得很嚴重。當時是向他放了七槍，而且距離很近；幸而只有一槍打中（那顆子彈永未被取出，在他以後又活了十年的期間給了他很大的痛苦）。克雷蒙梭不肯讓人看重這件事故，說是對他實行暗殺，他自己若提到這一件事，便稱它是一件「偶然的事故」。

兇手被初步審訊完畢以後，檢察官去拜訪這位「老虎」，帶了幾位參加偵察的著名的法律家。他們對他說，所有的事實已經偵察出來；說這個兇手沒有幫兇，說他是神經失常，而且是社會的一個危害；於是他們請示克氏對判決的意見。

『你們的任務是多麻煩呵！』「老虎」喊叫。『當然我要盡我的可能幫助你們，但是我僥倖我不是一個法官。當我想起有多少人想謀害我而這位勇敢的傢伙手中沒有其他武器，只拿一把手槍對付我的手杖，我認爲應當頒給他一件忠勇勳章，像「大十字勳章」或其他。但是我不要太衝動，我們應當考慮到，在這傢伙向我的一文不值的老軀殼描準的時候，那些可能被打傷的婦孺及其他無罪的旁觀者。其次我們想到他的槍法太壞。我們剛在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獲勝，可是這個法國人在極短的射程打了七槍却只中了一槍。這傢伙無故使用危險的武器而且槍法太壞，當然我們因此必須予以處罰。我提議把他監禁八年，并切實教練他的槍法。』

檢察官和他的助手退出去，惶惑不知所措，這個瘋漢後來被判了十年徒刑。

在以後十天內，在美國代表團團長威爾遜總統返美期間，郝斯上校幾乎每晚派我把一天的發展向克雷蒙梭報告，并把他要給其他代表的回信帶回來。「老虎」好佻皮搗亂，把他的病房弄得天翻地覆。那些護士（修女）侍候他極爲忠誠，有時候向他提出抱怨，他有一句回答常使她們轉怒爲喜：

『在這「事故」以前，我僅是一個疲憊不堪的老病人，不得不屈服，現在我是一個烈士了，你們需得容讓我。』

他的佻皮的事情之一，是從晚九點睡到午夜，於是精神煥發，便要處理公事，醫生雖極力勸阻，他的病房還是擠滿了人。

『我必須，』在一次這樣的午夜的會議中克雷蒙梭對我說，『根據我的信念并根據我自己在這世界中的經驗，締結和平。我的責任是個人的，是不能移轉的。等後人批評我的時候，我不能說：「我是爲附和威爾遜先生的觀點作了這些安排。」威爾遜先生所居的世界，民主是相當安全的一個世界；我所居住的世界，把一個民主黨人槍殺是沒有關係。同貴國總統相處了幾個禮拜以後，我曉得貴國總統與我所要達到的目的是一樣，雖然我倆對達到此項目的所要採取的手段與方法極爲懸殊。』

『他第一次把他的計劃講出我聽時，我認爲那完全是烏托邦的理想。我對他說：「威爾遜先生，法國在戰爭中死了幾百萬人，傷了幾百萬人，我若接受你的計劃，以爲可以保障法國的安全，我相信繼我而任法國總理的人一定要把我槍斃，實在我也希望他這樣做。』

『有一次我對他說：「先生！你看見過一隻象過一座搖晃的竹搭的橋嗎？」威爾遜先生

說他沒有。「好，我要告訴你他怎樣過。首先，他到河裏去看一看橋的基礎是否堅固；然後他回來把一隻腳放在橋上。結果若是沒有危險，他再邁上另一隻腳。然後他再把橋重重的搖撼一下。它若受得住搖撼，他便信靠那座橋梁而前進。現在我對於你的通到未來理想世界的橋樑就是那樣看法。關於我個人的禍福的事情，我或許像一般人所說是一隻個體不羈的老虎，但是若關係法國的安全——好，我比那隻象還要更仔細更謹慎。」

昨晚，「事故」發生以後第四天，我帶着三巨頭的幾件備忘錄到「老虎」的病房，德沃耐斯特修女在照拂克氏。由克氏過去一次害病的經驗曉得只有她能「處理」這「老虎」，所以匆促之間，把她由旁的病房調來。就是她也不能馴伏他，但是她確是能處理他的。她是一個中年的婦女，面貌很莊重聰明。

「很聰明，」「老虎」用很可以聽得見的聲音對我說，「可是她相信祈禱，真是胡鬧！」

「而你，總理！你是個好人，你只要實行祈禱，你就會是一個更好的人了。」

「人云亦云！」「老虎」喊叫。「雷昂（Renan——十九世紀法國作家）多年以前就說過那話。」

「我不能強迫使你祈禱，」修女繼續說。「我若強迫你，你的政府大概要把我驅逐出法國，但是我而且強迫你吃你的藥。」於是她拿着裝滿一種很難看的藥水的玻璃杯，走向他的能輪轉的椅子。「老虎」想轉頭逃去，但是她滿帶威嚇的樣子追上前來。

「我的修女，」他哀告，「你怎麼能這樣殘忍？」

「喬治（克氏的學名）！」修女不勝其焦急似的叫道，「你若不吃這藥，醫生就要在我

的證書上打一次壞分數。」

「拿來給我，再給我拿一劑來。我永不能讓……」

呵！是的，德沃耐斯特修女曉得怎樣去處理這「老虎」，是沒有問題的。克氏喝了一口糖水把口中的藥味去掉以後，修女問他：

「你昨夜睡得怎樣？」

「睡得很壞，」他如怨如訴的回答。

「但是你的溫度差不多平常。」

「或許，但是我在精神上與心理上受了一次大驚動。我應該講給你嗎？」

「當然；不告訴你的護士，你應該告訴誰呢？」

「好，昨夜在夢中我走到天堂的門口，同通常一樣聖彼得在那裏看着門。他正在同一個老太婆在門外閒談，而她則正在萬分痛苦。我不禁竊聽了他們的談話，隨即參加進去。你曉得我是很喜歡閒談的。」

「我害怕你不能進來，」聖彼得說。「你已經坦白承認，你來的時候健康不十分良好。好老太婆，我們准許誰進天堂是很認真的；尤為重要的是你未曾懺悔。」

「死來得太突然，我的好聖彼得；當我派人去請神父的時候，他們找不見他，於是我就逕自往這裏來了。」

「當然，我拒絕你進來，對你不起，但是進天堂是有規則的。顯然你進天堂的條件還沒有完備。」

「於是我參加進去，任何人在那情形之下，恐怕也要參加進去的。」

「好聖彼得，」我訴請，「這僅是一點不合手續。她的神父沒有在家，沒有問題是在作一件虔誠的工作……」

「但是天堂的規則規定，即使是信上帝的人也必須懺悔然後才能進入天堂，」聖彼得說。

「你只須，」我堅持——這可憐的老太婆實在痛苦萬分——「去請此地的一位神父，那麼馬上就可以符合天堂的規則了。」

「聖彼得沒有辦法，惡狠狠的看了我一眼，但是我的話很有道理，他不能置而不顧。他喚來一個天使，怒氣衝衝的說：

「去找一位神父。」

「這位天使過了幾分鐘就回來，對聖彼得低聲講了些甚麼話，使他很不喜歡，於是他猛力把門一關，把我們關在外邊。他從門縫好像很瞧不起的樣子窺看我們，並且我聽見他給那位天使又下一道命令，並且聽到那位天使踢踢跳跳的就跑走了。他走了很長很長的時候，等他回來，他所說的話使聖彼得更加惱怒。

「唔，唔，」我說，因為在天堂門口站了這樣久，已經使我急躁起來。

「唔，天堂裏原來沒有神父，」聖彼得猜猜的說；於是他轉身就去了。

「我轉向那痛苦的老太婆。但是，實在，我怎麼辦呢？邀她一同往地獄去嗎？我實在是處在進退維谷的地位。於是我醒來了。親愛的修女，你對這夢作何解釋呢？」



德沃耐斯特修女保持平靜的聲色，但不是毫不勉強的。

『總理只要肯作祈禱，好聖彼得一定不會讓他在天堂門外等候。』於是她轉過來對我說：『喬治（不再稱總理）太佻皮。他脾氣很好，又是一個頂好的人，大概他們一定要讓他進天堂的。最低限度我這樣希望；我每次祈禱總不忘記說明我這個希望。』

二月二十八日

『我永未如一般人傳說（當時巴黎的報紙上充滿了這一類的傳說），』今晚克雷蒙梭與我談話時堅持，『說威爾遜是親德，但是我確實認爲，也許我說過，因爲我通常想到甚麼就說甚麼的，他的很多計劃與建議，是無端而且頗不明智的有助於德國的。我承認我第一次由電報上看到威爾遜主義的時候，確實使我吃了一驚，此所以在和會的前夕，我在法國議會宣布，「以後締結和平將比過去作戰還要困難。」在作戰期間，法國的盟國對它都很客氣，誰能否認現在在媾和中法國正遭遇它的盟國的重大的反對呢？在長久的戰爭期間，我們受了最慘重的損失，我們受了最大的痛苦，而現在我們在和會中的命運如何呢？』

『我們要求安全，不能實現；只有我們的亞爾薩斯州歸還給我們。其他我們應當得到的東西，我們必須去爭，而且奮力去爭。我就打算奮力去爭，威爾遜是曉得我的主意的。在這黑暗的前途中，有一個光明點。威爾遜對我同我對他一樣的坦白。我們已經把我們的牌都放在和議的桌上了。』

克雷蒙梭對威爾遜常常有一個批評，這個批評在我看來不是沒有根據的。『我曾告訴貴總統，說在我看來，他的態度的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他抹殺了感情，想把過去的一切忘掉。』

在我看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錯誤。我常對他說：「普法戰爭法國接受城下之盟，法國波爾多地方所發動的抗議運動，參加的人現在只剩了我一個。總統先生，我是代表我們在兩次戰爭中殉國的同胞講話。爲我自己我可以緘口無言，但是爲他們我必須要講話。」

這「老虎」與勞合喬洽常常辯論得面紅耳赤，幾乎要打起來，這時總是威爾遜出來調解。勞氏退回他的座位以後說：「講這種太無理的話，他應當向我道歉！」

「等你們的愛爾蘭不再向你們搗亂，我再向你道歉！」是克氏怒氣衝衝的回答。克雷蒙梭批評這種爭鬥是很有趣味的。「我很曉得世界的青年爲甚麼憎恨戰爭，因爲相打起來更增加他們的興奮。但是對於我們老年人，戰爭倒不是一件壞事，實際上，戰時生活使我返老還童起來。我已經失掉的健康，戰爭又給我恢復，試想老喬洽舉起他的拳頭。若不是威爾遜攔着，我就要打他的嘴巴了。」

這時候只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斷言的，就是協約各國及它們的領袖之間的關係很緊張；實在，這關係大有即將決裂之勢。

### 三月一日

這時候，「老虎」說了一些話，是爲勸告我，也是爲做後人的殷鑑。

「現在純粹爲友誼起見，我要給你一個勸告，這勸告可以說是價值連城的。我的親愛的朋友，你要當心紙上的文書。那些文書是當代狡滑的人物給不小心的歷史家所設的陷阱與埋伏，爲的是路劫他或錯領他。你寫文章的時候，要寫你親眼所見與親耳所聞的事情；即使你這樣審慎，你還可能被旁人欺騙。」於是他很狡黠的眯一眯眼，又說：「我們這些老新聞記

者是深通其中三昧的。新聞記者都不免爲紙上的文書所欺。』

三月二日

「老虎」的隨從阿爾貝(Albert)長得很漂亮，運氣也很好。他在西戰場走來走去，未曾受過一點傷。

「他運氣好，我所以喜歡教他跟隨我，這是一個原因，」克雷蒙梭說。『我好像記得，拿破侖每次任命一個將領的時候，總是問——他運氣好嗎？阿爾貝的運氣好。他雖然作了一些愚笨的事情，然而事後他總是笑容滿面，肥胖如常。這孩子喜歡對照，想獲得非常的經驗。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他給世界上最富的一個人當了多年隨從，而現在他跟我這世界上最窮的一個人當隨從，可是他總面帶笑容。當然，在午夜他給我端來我的羹湯時，我曾設法要他告訴我扎哈諾夫(Basil Zaharoff)爵士怎樣賺了那樣多錢？但是他只肯告訴他怎樣花那樣多錢，而在花錢一方面我是不需要向人領教的。他說在全部戰爭期間，不問晝夜，扎哈諾夫爵士所派的人在巴黎的所有火車站守候，等法國由前方請假回來的兵士到來，每個人都給他們四十個佛郎。』

「爲甚麼呢？阿爾貝解釋說：『扎哈諾夫爵士想起法國請假回到巴黎的兵士沒有酒喝，夜裏便不能入睡。』這位爵士一定是一個很古怪的動物。他想起我們一些戰士沒有酒喝并不能入睡，可是他製造的炸彈，把成千成萬的人炸成粉碎，他對此却無動於中！一個奇怪的動物，實在是此次戰爭所產生的一個最奇怪的動物。』「老虎」自言自語的說。

## 第四部 隨史末資將軍赴東南歐

三月三十日

郝上校今早進來，十分興奮。『史末資，』他宣布，『明晚要動身赴東南歐考察并撫綏。代表團中隨他去的有一個法國人和意國人，他要我讓你陪他去，作為美國的代表。他暗示說，那位法國人和意國人，僅是聊備一格，但是他想要你幫助他，因為你對那方面的情形十分熟悉。在這裏，關於盟約的事情已經陷於停頓，兩三個禮拜以內不能有何進展，到那時你就回來了。或許史末資不能有好多成就，但是他可以實地考察，曉得那方面的實況，那也是不為無助的。』

我歡迎工作上有這樣一個改變，於是開始清理我的桌案。

我所搭的開往維也納的國際列車，車箱悶塞污穢，晚間我本想向車守抗議，但是清早一看車的走廊中擠滿了一些蓬首垢面的逃難的貴族及達官貴人，便作罷論。

我在維也納的英國大使館找到了史末資將軍，他對我談到匈牙利的政治情形。『你就誤幾個鐘頭，沒有與我一同在布達佩斯，並沒有甚麼損失。我們所作的姿態毫無結果，但是我們作過這個姿態還是對的。顯然甘貝拉的政權是不會長久的，我已經勸巴黎採取一種等候的態度。甘氏不久將為多數社會黨所替代，我雖然並不喜歡這幫社會黨，但是我想我們可以同他們認真討論問題。』

下午我們登上我們的專車，在午夜以前到達布拉格。車站上聚集了捷克這一個新國家的

很多文武官員，歡迎史末資將軍。捷克政府爲我們預備了大地主的大宅子要我們居住，但是史末資將軍因爲在此地停留不久，決定留在車上。

史末資將軍在我們到達的翌晨與馬薩利克（Masaryk——捷克總理）單獨談話半個小時，出來以後未把談話的內容告訴我們。繼而馬總統召我進去與他談話，時間約有一個鐘頭。

最初，馬氏避免談論混亂的世局，他的思想沉耽於過去的回憶。他提到我們初次的會面，那是短短一年以前他由西伯利亞的戰場到達華府的聯合車站，我們少數朋友前去歡迎他。

『那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刻，』他說，『並不因爲無足輕重的我的自身，而是因爲我僥倖所代表的偉大的立場。我終於到了威爾遜在那裏號召民主的華府。過了幾天，因爲威總統的同情與援助，解放所有民族的聖戰就開始了。』

我提到布拉格這一個新興的首都，馬總統說：『是的，布拉格經過了多少滄桑。布拉格早先是一個皇帝的都城，哈勃斯堡王朝以此地爲首都，用他的殘暴的手段統治世界。我們目的是把布拉格造成一個民主的聖地。我們有解放中歐的任務，由這裏必須放射出自由人所能接受的唯一福音。這是一個偉大而高尚的任務，但是做國人民一定要達成這個任務。』

於是馬總統轉而談到當前緊急的局勢。他承認他的新興的國內尚有一些難於解決的問題。他對於這點顯然有一些焦慮。有一位捷克的將領不滿意擬議中的領土劃分，準備發動叛亂，推翻捷克新政府，這傳說無疑已經達到馬總統的耳裏。馬總統顯然曉得他的清廉正直的

政策不爲全體人民所擁護，有一些熱情盲目的人確在全圖搗亂。

於是馬總統開始談論世界政治：

『帝國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他說。『德國、俄國、以及它們的模仿者奧匈帝國之損人自毀，肆無忌憚的計劃，同拿破崙的計劃一樣，已經失敗了。弱小國家獲得了自由。戰爭的任務已經完成，但是一個更大的任務擺在我們的面前：那是不僅改組東歐，而且改組整個的世界。據我看來，我們是在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在這新時代人類感覺到是一家。敵國人民決心要貢獻他們的所能，以實現這個偉大的任務。』

去年十二月使馬薩利克匆促離開巴黎的捷克局勢，顯然仍舊存在，使中立觀察者及最近成立的捷克新政府，極爲焦慮。我們不能說捷克國內已經平安無事。據說俄國共黨的宣傳在擴展，在克拉得諾 (Kladno) 區共黨的宣傳尤爲熾烈。最少有三個宣傳家，或許是也或許不是由莫斯科派來，正在捷克境內遊行講演。據我所知，他們宣傳的要點是：第一，說農民與產業工人的生活情形，現在比在奧國之下還要壞。第二，說協約國在派遣軍官來捷克組織軍隊，但是不給將要餓死的人民送來食物。第三，說百萬富翁的剝削者仍舊在當權，所以十月二十八日的捷克革命已經證明僅是一個騙局。他們勸人民集合他們的力量，實行第二次革命，出捷克人民於水火，而登他們於俄國共黨的衽席之上。接近馬總統的人說，他并不把這些過激派的宣傳家看得重要。據說，他的評論是：『我將繼續用美國的方法處理這局勢。』

後來我同馬總統的一位祕書席薩 (Cisar) 作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席薩陪我在布拉格這美麗的都城驅車遊行。我上次來這裏是在一九一五年三月，那時凶暴的匈牙利軍隊正駐在這裏，監獄擠滿了政治犯，全城慘淡淒涼，如在喪期，這時與那時是如何不同呵！這城市沐浴在一層白色的霧裏，時而有那多數教堂之金黃色的塔尖透露出來，在陽光中金碧輝煌，光芒萬丈。我們經過溫斯克勞 (Wenceslaus) 廣場及查理士橋的時候，有多數人羣站在人行道上對我們歡呼。『我已經告訴人，』席氏說明道：『說你在捷克復國以前，是我們的一個朋友。』

在一次我們停下來休息的時候，席氏拿出他的備忘冊。他告訴我，說馬薩利克在就總統職的演說中，曾引用林肯的話。

『本國，』他說，『在上帝保護之下，得慶自由之再生——俾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得永久存在於世界。』

兩小時以後，我們在返回維也納的路上。溫暖的，幾乎是很熱的太陽，現在已經晒去瀟瀟的霧，我們經過的地方正是一幅絕好的春耕圖。男女老幼都在工作；牛馬雙雙的駕着，在耕犁荒蕪已久的田地。

我們到維也納以前，史末資召我與他談話。報紙上關於他與甘貝拉的談話記載不一，他想對我有所辯明。『不幸，』他說明，『關於他打算要走的路線給我的回答，對於我們的盟國羅馬尼亞太不利，所以我拒絕予以接受。我得到的情報是這個小人物已經山窮水盡，無計可施，所以我的計劃是等候他垮台，因為他不會久於其位的。我到這裏來的印象，是與匈帝

國崩潰以後所出現的多數且嚴重的問題，我們都未曾置意。經過我個人考察以後，這個印象已經更加深刻，變成了一個堅強的信念。我與馬薩利克談話，曉得他是同此意見；他堅持說這些久待解決的問題，不應當再事稽延。

『既未聽到巴黎有任何措施，』馬薩利克承認，『所以關於我們與德國的疆界問題，我不得不與現在住在布拉格的一個德國代表開始商談。』

史末資想了一下以後，繼續說，若再事耽延，殊為不智，且將有極大的損失。『最高作戰會議絕對應當召集一個會議，以處理奧國敗亡以後的問題。這會議應當在那裏召集呢？這也很成問題。會議若在新興各國的任一首都召集，一定要引起新興各國的政治家之間的爭吵。回到巴黎以後，我要堅決主張召集此項會議，而且由我判斷，這會議應當在巴黎召集。』

傍晚我們車抵維也納。我離開代表團，到旅館去休息。早晨我聽說史末資已經被召還巴黎，往貝爾格拉得與布加勒斯特的計劃已經放棄。現在是要他去解決那麻煩的愛爾蘭問題。當然，我馬上通知巴黎關於計劃之忽然改變。

第二天我奉到訓令，准我脫離代表團，獨自考察。我去找史末資將軍，但是沒有找見他，所以我對代表團其他的團員說，我不隨史將軍於是晚回巴黎了。

維也納，四月四日

我離巴黎以前，曾與郝斯作一長談，並商定打祕密電報的方法，今天接到他的第一封密電。數週以來，報紙滿載新興奧地利共和國已決定與德國合併的消息。這些消息都是由瑞士



的伯爾尼或巴塞爾傳來，該兩地向爲此項謠傳的淵藪。但是，別方面，那些消息也可能是故意試探風色的。早在一月中旬，克雷蒙梭就曾對郝上校講他對這個問題的焦慮，在我離開巴黎前來參加史末資代表團的當日，他又與郝斯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克氏說：

『我已經訓令我們駐在奧國都城的代表阿利綏 (Allize) 敦促奧國總理倫納 (Renner) 不要與德國合併。當然在我們與他訂和約以前不要與德國合併。他必須記住，按照停戰的條款，他是受有政治上的限制的。鑑於我們對德和約締訂之緩慢，對奧和約還在遙遙無期。阿利綏不敢斷定他的話已經發生效力，他說意國駐奧的代表并未與他以協助，因爲意國代表正忙着劫掠奧國美術陳列館中的名畫，沒有時間作次要的事情。』克氏結論說：『我想你勸倫納暫時不要作決定，等他或他的代表來到巴黎再作長久的計議，這樣於事是不爲無補的。』郝斯首肯。他也認爲預先給奧國一個友誼的警告，比德國派駐維也納的多數特務把奧國拉上圈套以後再命令它退出，較爲妥當。

『威總統若是批准，我就按着你的建議行事，』郝斯說。

我接到的密電說威總統已經批准此項辦法，於是我就向奧國政府進行我的外交。我給奧國政府主席團一封信，請求於是晨十一時會見。回信馬上到來，一小時以後我就到了奧國的總理府。奧總理倫納是一個樸質的人物，外表生得很平凡。他是靠苦幹爬到現在的位置的。他曾當印刷工人，繼而當助理編輯，最後，完全由於艱苦卓絕，當了一家維也納日報的總編輯。他自己執筆寫文章的時候很少，僅在行政上監督報紙的編輯與發行。

我極簡約的說明我的意思。他沉默了片刻，於是開始講話，語句很慢。

『不幸，』他說，『你的意思我聽得這樣晚，但是我希望不是過晚。德國公使魏德爾(Botho Wedel)剛辭我而去，我對他講的話，他現在正電告他的政府。我對他談的是我們要加入德國。我對他講得很坦白，我告訴他我們參加德國並不十分願意，我對他明白說，戰爭期間我兩國合作的情形，在奧國人的記憶中還很清新，所以是不願意與德國合併的。但是我有甚麼其他的辦法呢？』倫納問我。『我找不到其他的出路。一個鐘頭以前，我告訴他我要把我的建議提交上午的國務會議，並且說，我希望我兩國在組織和平中聯合比較在戰爭中聯合更能成功。』

『當然美國代表團給我們的這個勸告，我們要慎重考慮的，上次我們開國務會議，有人對參加德國就表示懷疑，得到貴國的勸告，當然我們更加要慎重，但是——貴國能給我們甚麼援助呢？我們曉得我們不能獨立存在。奧匈已經分離析，不是被協約國瓜分，而是被構成奧匈帝國的各小民族分割了。那麼貴國能給我們甚麼呢？』

我坦白告訴倫納，說我不能答應給他任何東西，說我是遵照我的訓令行事，說我若逾越了我的訓令，便是越出了我的本分，對他也沒有好處。我確實提出，請他回想美國在對奧地利帝國宣戰時曾表示極大的躊躇。

『我們為情勢所迫才對貴國宣戰。美國人民對貴國懷有極深的善意。這種善意的實際的表現，就是美國現在對奧國所實行的救濟計劃。這計劃將要繼續實行；奧國人民未經同意被陷入戰爭，現在情況最堪憐憫，所以我們要盡我們所有的可能幫助他們。』

可憐的倫納在室內踱來踱去，於是嘆了一口氣，回到梅特涅及其他歷代總理大臣所坐的

那華麗的書桌。繼而他伸直了身體，以堅決的口氣說：

『我不曉得我們怎麼辦。我當然必須與我的同僚會商，但是你可以告訴郝斯上校，用一種現在我們還沒有探討的方法，我們將聽從他的勸告。』

一小時以後，我發出我的電報：美國所希望的奧國不併入德國，暫時算達到目的。

### 維也納，四月九日

美國駐布達佩斯的代表布朗(Brown)教授被認為是「粉紅色」，有人甚至認為是一個共產黨，因為他曾注意匈牙利的甘貝拉運動。我曾讀過布朗的一些報告，那些報告是非常之好的。匈牙利境內目前無政府的狀態，一半是由於匈國地主與財閥之高壓的政策，一半是由於莫斯科的煽動。駐在匈國的外交及其他代表因為與外界的電訊交通完全斷絕而大受障礙。然而因為胡佛所領導的救濟組織中一位電話專家克拉波(Clapp)的外交與技術本領，我現在能同住在克里永旅館的郝上校自由談話。這一條電話線是克拉波祕密裝置的，倘若被人發覺，一定要被剪斷。

### 維也納，星期三

維也納向來是一個傳說最多的都市（我住在這裏當通訊記者的時候就有此經驗），現在此地的傳說更加多起來。我要從四面八方傳到我的消息作一個簡略的紀錄，但是我要先記一個確實不是傳說的新聞。這新聞在此地所有的官方報紙都已刊載。由這條新聞可以說明奧國當局為何要我住在一所大宮殿內，用美國的國旗予以保護。報上刊載的一道命令說：

『一切宮殿，城堡，及鄉間的大宅，連同鄰近的建築物，將由國家沒收，以備傷殘兵

士，疾病患者，及所有其他無有住所的人居住。迄今的物主必須不取補償將他們的財產交與國家；附屬於此項財產的田地，將於需要時被沒收。沒收的田地將予以適當的補償。此項住宅之以往的居住者可繼續在內居住十二個月，但是他們只准佔有他們的家人居住所絕對必需的房間。由今日起，此項房產均不得出售或抵押。」

一家素來保守，但自革命以後已經改變論調的報紙，對此項計劃極力反對，說它侵犯了所有的法律與公道。『不予補償而沒收財產，』該報寫道，『是破壞我們的文明的基本條件。』

在這個驚人的消息傳出幾個鐘頭以後，我遇到我的老朋友福哈（Fuchs），是上述報紙一位主要的編輯，他正坐在跑馬場的一條板凳上。

『我是在這裏寫我的社論，』他說明，『因為報館陷於混亂狀態，我們的印刷工人已經佔據編輯室，就要宣佈成立蘇維埃。』

此項沒收私有財產命令之發表，表示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激烈派在佔上風，奧國的政局可能有大變化。紅黨已經在布達佩斯及俄國的大部分取得政權，他們在那民殷物阜的烏克蘭也在長驅直入，勢如破竹。俄國的共黨若與甘貝拉的軍隊會師，威魯維也納，那就需要數十百萬軍隊前來東歐，予以阻擋。很多人問我，在如此情形之下協約各國怎麼辦，實在倫納今天下午就拿這個問題問我，我的回答是不曉得，但是希望協約國能作合理的處置。他自然認為我的答覆不滿意，這答覆也實在是令人不能滿意的。停戰數日以後，福煦元帥提議我們派十萬軍隊到莫斯科去『肅清』，但是他的建議未被採納。沒有一個人願欲再有戰爭，人人希

望復員回家。

維也納，星期四

今天此地的報紙滿載由西歐傳來關於擬議中的賠款之矛盾的消息。據傳，勞合喬治說，德國必須賠償全部的戰爭損失，即使需要五十年也要叫他賠償。據說，威爾遜不贊成他的主張。威總統認爲協約國得到補償實際所受損失的金錢，便可滿足，——賠償損失而不賠償軍費。

關於賠款的傳說，引起維也納人的驚慌，使他們轉而同情德國。倫納今天對我說：『協約國想竭澤而漁，結果使我們民窮財盡，恐怕更難達到賠款的目的。協約國對我們太刻薄，欺凌侮辱，無所不用其極；奧國的消滅就在目前。意國人從我們的美術陳列館與私人的收藏劫去我們的繪畫與其他藝術品。捷克人向我們進迫，已經達到了多腦河；他們有一些前哨，已經在下奧地利；羅馬尼亞人正在蹂躪匈牙利；南斯拉夫人亦不落伍，他們的軍隊已經進到離格拉茲（Graz）幾哩的地方。貴國提出的要奧國不與德國合併的主張，我一定設法採納，但是我內心中感覺協約國的作法實在太短視。我對於他們的心思不是不了解。它們認爲德國打敗以後不應當領土與人口俱行增加。我想協約國是不肯接受歷史的教訓的。他們應當曉得不久以前，路易拿破侖派了一位大使到尼古爾斯堡（Nikolsburg），阻止北部與南部德國聯合，這一個不明智的步驟結果造成法國在色當（Sedan）的慘敗。協約國若非盲目，應當曉得這一點。我好像記得一部古書上寫道，神若要毀滅的人，必先使他瘋狂。』倫納第一次表現憤恨。

四月，星期六

一位深通歷史的人，昨天在一家報紙上關於奧國卡爾皇帝的逃跑寫道：

『這實在是天道好還，報應不爽。數百年來，奧國皇室想消滅瑞士聯邦的獨立與自由人的權利。這一個企圖若是成功，瑞士就變成了奧國的屬國，現在就不能成爲哈勃斯堡皇朝最後一個皇帝的避難之所，而這最後一個皇帝今日是既無領土又無臣屬。五百年以前，瑞士若不驅逐這一個皇室出境，由此保存了它的獨立，它就不能像今天成爲這一個不幸的皇朝最後一個皇帝的避難之所。今天哈勃斯堡皇朝的王孫公子都逃往他們所想要滅亡的他們的祖國。他們現在以外國人的資格逃回他們的老家，但是同所有從壓迫中逃出的難民一樣，他們若表現他們能盡公民的責任，他們還是可以當瑞士的公民的。』

\*

\*

\*

\*

\*

因爲外交部長鮑爾博士(Dr. Bauer)患病，倫納總理也代理外交部長的職務，昨天帶我去參觀奧國的皇宮。雖然從最初我就猜想其中有一個計劃，或許是一個深謀遠慮的計劃，可是我還是高興去的。我參觀約瑟皇帝的住室。我仔細看他手提的浴桶，看見現在上邊滿是一些洞孔。早先在御廚中吃得肥胖的老鼠，現在同這奧國都城所有的活物件一樣挨着餓，正在咬那浴桶。一九〇四年，我曾看見當時的老皇帝在皇宮的窗外抱着他的孩子小卡爾給那些忠實的臣民看，現在我坐在那一個窗子上回想當時那老皇帝的得意的微笑和人民的歡呼。現在老皇帝的骨灰已冷，而小卡爾則已成了留居在瑞士的一個難民。在黑暗而慘淡的遊廊中，一些神色狂野的人擠來擠去，所能看見的少數的衛兵也不大管制他們的好奇心。於是倫納說

明他的計劃。

『你住在這裏要比住在布里斯托爾旅館舒服，同時你也比較安全。奧匈帝國全國的狂野的人民在川流不息的逃入這饑餓的城市，一個衣冠齊楚飲食良好的人，看來好像衣袋中帶有外國的錢幣，是絕對不安全的。但是你若搬到這裏，把貴國的國旗掛在皇宮的上面，你就可以十分安全，而且可以保護皇宮，不致爲隨時可以變亂的難民所搶掠。』

我表示對他的邀請的感謝，但是拒絕搬來居住。神聖羅馬帝國的愷撒皇帝所曾居住的地方，一個像我這樣擁護民主的人決不能遷來居住。而且，除掉一幅掛在汽車上的小國旗以外，我未帶其他的國旗。在這巍峨富麗的皇宮上邊掛這樣一個小旗子，看來一定可憐亦復可笑。於是倫納放下這一個題目不談。

#### 四月，維也納

以後幾天，倫納總理到旅館來訪我數次。顯然他是想要與我再討論奧國歸併德國的問題，但是我既已把我的建議提出，且未再接到其他的訓令，對這問題我就避而不談。我們的目的已經達到，最低限度是目前已經不成問題；法國的代表阿利綏對我說，德國公使魏德爾非常氣憤，已經返回柏林。倫納拜訪我的次要的目的是在敦勸我移往皇宮去居住，但是我不肯受他的誘惑。當時維也納工人區幾乎每天有暴亂的工人出來遊行，他顯然害怕那些工人及暴徒會把守衛皇宮的少數警察驅逐，把這哈勃斯堡皇室已經逃離的皇宮放火燒掉。我若住在那裏，掛起美國國旗，就會保障這宮殿的安全，但是我謝却了在這皇帝宮殿居住的機會，仍舊住在旅館內我的民主的住室。

但是我喜歡同倫納談其他的事情。由我判斷，他是戰後奧國領袖中之最有見識的。我發現他對他的政敵非常之公道。猶如在那悲劇的時候所有其他的政治上的脚色，他最愛談論奧國所失掉的早些媾和的機會，并指出失掉那些機會負責的人物。

有一次我問倫納：『你認為威爾遜在巴黎和會的領導如何？』倫納悲哀的搖搖他的頭。『我不敢斷定他的領導是否成功，』他回答，『貴國總統若在一九一七年或可使列強接受他的計劃，但是現在就大成問題了。』

『我看見貴國有幾家報紙建議，要敵國總統不要再管歐洲的事情，早些回到快樂的美國，你對於此項建議的意見如何？』

『我對此沒有意見，』倫納回答。『威爾遜不能達到他的目的，多數國家的野獸現在橫行無忌，但是他必須守住他的崗位，儘可能締結和約。不然的話，歐洲又要恢復相殺相砍的狀態。』

#### 四月，維也納

美國在巴黎的代表團發出關於德國在貝爾格拉得的陰謀的報告，昨天到達我的手中。報告內既未表示信念，又未懷疑，僅記載一種謠言，說德國在南斯拉夫的代表正計劃由現在親協約國的攝政王亞歷山大的哥哥喬治親王替代他。數月以來，人人都曉得，喬治即被拘禁在尼施(Niš)附近一所鄉間的房子內。顯然喬治是瘋得很厲害，在他一陣發瘋的時候殺死了他的一個侍從以後，他就被拘禁在鄉間，現在德國人想把他弄出來，作為利用的工具。

我對此項謠言不大相信，可是德國人既在維也納挑撥是非，非常活動，他們當然也可能



在南斯拉夫的京城胡作非爲。我正考慮怎樣處理的時候，以前在美國陸軍現在負責東南歐糧食救濟的羅幹(Logan)進來。塞爾維亞傷寒病正在流行，他即於早間押帶滿載食糧與藥品的火車前往救濟。他問我願否與他同去？他尚未告訴我他可以有一節專供他乘坐的車，且可以通行無阻，我便接受了他的邀請。我斷定再看一下南國的京城，雖然現在殘破不堪，令人觸目驚心，一定也很有趣味，而且還可以探聽一下喬治親王的故事。無論如何，我要離開維也納，避免與國新政府及各大地主的懇請，他們幾乎是跪在地下，請求我住在他們的宮殿，掛起美國的國旗，以資保護。

我們所搭的車很富麗舒適，超過爲史末資將軍的代表團所備的車遠甚，而且現在只有我們兩個在一節專車裏橫躺豎臥。

『我忘記告訴你，』羅幹說明，『這是斐迪南(Francis Ferdinand)大公爵的專車，他同他的夫人往薩拉傑沃(Sarajevo)去，結果被暗殺，以致引起世界大戰，便是乘的這一節專車。他倆的屍體運回維也納便是在我們所乘的這一個小小的起坐間。奧國鐵路上的人員認爲這節車內有鬼，或最低限度是與人不利的，所以把它交給糧食救濟總署。我們用它運送醫藥用品及體積不大的食物到需要救濟的地方，頗爲方便。很稀奇，不是嗎？這節車引起了世界戰爭，使生民塗炭，萬方遭劫，現在戰爭結束，我們用它救濟戰爭所造成的災殃，減少生民的痛苦，正是天道好還，你不以爲如此嗎？』

我們終日行經一片美麗的鄉野，同我過去常常往塞爾維亞並往土耳其所行經的雖然腓沃而單調無味的匈牙利平原大不相同。甘貝拉及他的共黨幫夥既控制着布達佩斯，各方的火車

都不開往匈國的京城，這一種態度也不爲無因。羅幹告訴我，說過去兩個月內史末資的火車是唯一開往布達佩斯而未被蘇維埃沒收的火車！

我們所行經的鄉野不但是我第一次經歷，而且最美麗不過。我們在扎格萊勃（Zagreb）停車片刻，繼而沿着美麗的薩沃河（Sava）行走，河畔點綴着雉堞嵯峨的宮堡，現在大多數已經人去樓空，很多也已經成了破壁頹垣。

#### 四月，星期一，維也納

我由貝爾格拉得回來。巴爾幹在戰前本是我常去的地方，經過戰爭殘破不堪；可是，說來奇怪，那裏並無相爭相奪，相殺相砍的事情。在這一點上，這是一次打破紀錄的旅行。在那裏，各民族都咬緊牙關作復興的工作，而現在回到愛好和平與素常好時髦講享受的維也納，則看見到處騷亂，殺人放火，有時簡直令人不敢置信。

#### 維也納，星期六

出乎多數朋友的意料，我由紅黨支配的布達佩斯居住三天安全回來；俄國共黨既在俄國握得政權，企圖煽動全歐革命，布達佩斯正是他們向西歐發展的前哨。預料中的困難都未實現。一切都平安過去，我心裏倒不安起來，好像我此次不是祕密前往，也好像匈國的新當局不但不反對我此次的冒險，而且與我合謀似的！唯一不愉快的事情是在我的歸程，距維也納一小時（以開行極慢且滿是臭氣的火車計）的奧國新疆界的地方；在那裏我被拘留，說我是爲紅黨所派出，來煽動奧國人叛離他們的宗教，實行共產革命的。我應當說明，我在那裏遇到的守衛國境的兵士是喝醉了，後來是有關方面對我作了很滿意的解釋。情形是平常供給兵

士飲用的啤酒告罄了，於是海關就拿本地產的 Brantwein 酒給他們喝，而這種酒我曉得是用玉米所製的一種最烈性的酒。然而他們准我與維也納倫納總理通電話，而釋放我的話幾乎是馬上到來。拘留我的軍官立時軟化，是由於那玉米製的酒抑是由於總理對他的斥責，我不得而知，於是我在一節寬敞而絕不乾淨的牛車中繼續我的旅程。

郝斯上校曾於事前堅持要我往匈國京城去看一趟，無論時間如何短促。他對於原先派往匈國京城去考察的人的報告不大相信，然而在這一點上他是錯了，實在駐在匈國京城的美國代表的報告是非常正確，可惜我短時間在那裏的時候他不在那裏。

『但是我想獲得另一個人的看法，』郝上校在電話上堅持，『你只需在那裏住三兩天。你過去在布達佩斯住過，曉得那裏的情形，也許你遇到過去的朋友能告訴你現在的實情。』我所遇到的唯一的困難是在動身的時候。我應當裝扮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前往呢？我若穿着軍服前往，那便是承認了匈國的赤色政府，我的上司未曾准許我這樣作；我若穿着便服前往，而被逮捕，我可能被當作間諜被槍殺。最後我決定冒險前往，甚至把我參加史末資代表團的護照也留在維也納。我決定以新聞記者的資格穿着便服前往。我未曾攜帶任何證件，幸而也未有人向我要任何證件。到達布達佩斯以後，我要那衣服襤褸的馬車夫送我到匈牙利大旅館，那是我過去巴爾幹當新聞記者的時候常住的地方。他好像很詫異，但是他把我送到那裏，等我到了以後纔發現那著名的旅館已經變成政府的機關，聽到裏邊傳出打字的声音。於是他把我送到另一家旅館，以新聞記者的名義住下。

我在布達佩斯街上遊逛，情形已經大改舊觀。人民外表很沉靜，但是對於將要發生的事

情顯然非常之惶恐。我在安得拉塞 (Andrassy) 街行走的時候，一扇窗子掉到地上，凡是聽到的人都瘋狂似的奔跑——他們顯然是害怕炸彈。匈國的局勢在外表上雖然平靜，大多數人却似乎認為暴風雨即將來臨。三個禮拜以前，所有的銀行與商舖都被搶劫一空。在我到達的時候已經無物可搶。甘貝拉命令所有由釋放的囚犯組成的「列寧青年團」參加人民軍，要他們抵擋由北方進犯的捷克軍及由南方進犯的羅馬尼亞軍。這時他們才顯出他們的真面目——與他們的牙齒。不少命令他們作戰的軍官被他們殺死，這些青年團員無論穿着軍裝或便服都肆行搶掠，毫無忌憚。

自三月二十一日卡羅列 (Karoly) 政府垮台以後，所有工廠都由「國家」沒收，因為技術人員都已逃跑，所以都已關閉。蘇維埃統治的最初三個禮拜中，列寧青年團所屠殺的大約有一千人，都是一些勤儉的百姓，想保留他們所存儲的一點金錢與糧食。當然在如此情況之下很難統計確實死亡的人數，但是這一個數目我相信是大大低估了的。甘貝拉想使這些匪徒抵抗外國進犯的軍隊，但是很少有例外，他們都無作戰的意興。搶掠！搶掠！再搶掠是他們的希望——他們的希望現在實現了。

我對於匈國的局勢雖僅作了表面的觀察，我却相信甘貝拉若不實行他的所謂「農業政策」，或可不致垮台如此之速。（他於三個月後偷偷逃出布達佩斯。）誠然，匈國貧苦的農民最初想到可以變成小地主，頗為熱烈，但是等共黨的委員到來，他們曉得了瓜分大地主的財產並非如他們原來所想像。誠然，舊日的大地主都被打倒，那些留連未曾逃去的都被隨同共黨委員前來的列寧青年團殺掉。但是等結果是把各大地主的田產變成集體農場，他們勞動

的結果要歸諸國家，於是那些農民效法不久以前列寧青年團員給他們的壞榜樣，把不少新來的共黨委員殺死，那些能逃跑的都逃回布達佩斯，由甘貝拉這小獨裁者所募集的多量的紅軍予以保護。

## 星期二

就我所看到的而言，這是現在急待解決的匈牙利問題的最近的前因。約在一個月以前，卡羅列政府因為無能而垮台。那政府顯然既非保守亦非共產，可以說甚麼都不是。匈國內陷入無政府狀態，於是原為列寧派來在匈國作秘密工作的狡滑的波蘭籍的猶太人甘貝拉進入政府，不出幾天就把政權握入他的手中。甘貝拉對於他的目的是毫無隱諱的！他馬上宣佈工廠由工人共管，農田由農民保有。他的外交政策也同樣明顯。他與莫斯科聯盟，為它的前鋒，要打倒所有不肯接受共產這「新福音」的國家。在最初，我們不能否認他的綱領為多方面所熱烈接受，尤其那些農民呼喊了無數莫斯科與甘貝拉萬歲。但是有人告訴我，說多數農民認為那些外國販來的口號是用來騙人的。

……在離維也納前往匈牙利冒險以前，我曾與我的老朋友普魯茵 (Pronay) 談話，他允許幫我的忙。早先他是奧國著名的輕騎兵的一個中隊司令，現在負傷害病，家產蕩盡，前途暗淡已極。

普魯茵想給我寫信給他的住在布達佩斯的舊派的朋友，但是我謝却了，因為帶信給他們我怕與他們和我不利。可是我不曉得他用甚麼方法已經通知他們我的到來，所以時而有秘密的報告送到我的房間，並在我常去的咖啡館與飯館偷偷的交給我。那些報告一般是用一部

舊式的打字機打出，上邊標一個「P」字以表示其來源之可靠。我必須說明用這方法送達我的情報不都是令人置信的。然而我們應當坦白承認，這時匈國的局勢實在混亂到極點。普魯茵一些在匈國可靠的朋友多已逃往國外，或在國內隱匿起來。在紅色的暴風雨爆發以前執政數個禮拜的卡羅列侯爵也已逃跑隱匿起來。他的藏匿的地方是一個嚴密保守的祕密。

在匈國這混亂的時期有一件逾乎尋常的事情值得寫出。約瑟大公爵富有財產，他加入了紅黨，由是保全了他的財產及生命。共黨支配的報紙說他已向現在逃往瑞士的哈勃斯堡皇朝的首領以電話請准斷絕他對皇室的效忠，並已宣誓擁護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報紙以大號字刊載這位大公爵的演說，那些話出自哈勃斯堡皇室的口中聽來一定令人覺得希奇。據報上所載，他的演說最後一段是：

『我國實行共產主義，可以挽救我國在戰後所處的窘境。』顯然這位大公爵是一位可教的孺子。他曉得時代改變了，曉得聰明之輩應當與時俱變。

我到達匈京以後，他們請我參加「工人與兵士革命會議」。甘貝拉發言很坦白，我認爲也很好；由一位自願幫忙的翻譯，我認爲我瞭解了他講話的大意。我的翻譯講很壞的德語，他說甘貝拉講很壞的匈語，所以他翻譯起來很困難。甘貝拉起首說：

『我們現在所處的局勢很危險，我並不想予以掩飾。我們在聶姆提（Szatmar-Nemety）打了敗仗，羅馬尼亞軍到了克勞斯瓦爾丹（Crosswarden）的大門；我們的軍隊有一部分打得不好；其他軍隊，說來慚愧，不打而逃。但是在得不里尊（Debrezen）我們打了一些勝仗；在那裏，工人起來暴動，把反動派驅逐。在各地方羅馬尼亞軍都比我們人多勢衆，而且武裝

優良。我們這新的無產階級國家的青年軍隊的迫切需要是優良的武器與更多的武器。

『我們不曉得協約國的用意是使羅馬尼亞軍止於最高作戰會議所劃分的新疆界，抑要把我們置於巴黎公社的命運。此刻捷克軍未向前進犯，但是他們明天就可能動手，所以我們也必須準備應付這一方面的侵犯。我們不必失望，但是我必須承認，就彈藥與武器而論，我們的情況很惡劣。目前我們絕對無力採取攻勢。布達佩斯的每一個無產者必須趕往前線；而且，請大家記住，即使我們失敗，我們也已敲響了驚醒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警鐘。我們已經通知他們未來必不可免的鬥爭，我們的命運若是不幸，也已及時警告他們要他們必須武裝。』

人民委員巴加尼(Bakany)繼起發言，警告資產階級的捲土重來，說羅馬尼亞軍一旦到來，他們便要『再行抬頭，掛起舊國旗，呼喊「國王萬歲」！』

他於是動議，要工人與兵士會議至少一半的委員及所有未從事必需工作的工人前往戰線。這動議通過了，但未貫徹實行。

以我的採訪新聞的記者資格，我於同日稍晚與甘貝拉作了一次談話。他很和易，很健談。他的談話僅是他在工人會議所講的話的覆述，但是比他的談話給我的印象更清楚的是他的環境和他的外表。隨同旅館所派的一個嚮導，我被導入一間內閣會議室，正是我過去拜訪匈國歷屆總理大臣的那個房間，而今則新舊易代，景物全非。點綴會議室的匈國過去歷屆總理大臣的畫像已經不在，他們的繼任者則密集的圍坐在一張大桌的周圍。這宮室內的取暖設備，同城內所有其他地方一樣，已經破壞，所以那些委員都穿着大衣。

甘貝拉與他的二幫同謀者交頭接耳坐着，給我的印象，我將永遠不能忘記。他給我一個

不可磨滅的印象，但是那印象是難於用文字形容的。他的頭顱混圓，頭髮剪得非常之短，好像是一個禿頭；他的鼻子短小肥矮，嘴唇厚笨醜陋，但是無有懷疑，他的顯著的身體上的特點是他的一雙大而尖的耳朵。有人暗地說，以他的大得反常的頭顱及他的短小而精幹的軀體，他頗像一隻蜥蜴。一句話，他的形像是我走到的地方所向未看見可以與之比擬的一付形像。

據傳說，在戰爭爆發的時候（一九一四年），甘貝拉以侵吞公款罪而被逮捕，但是當他被徵入匈國軍隊的補給部的時候，此項犯罪暫被擱置。當俄軍於一九一六年長驅攻越喀爾巴阡山的時候，據說他自動被俄軍俘虜。他被遣往西伯利亞多木斯克之著名的監獄以後，便把俄語學得很好，所以等俄國革命爆發，他便能以流利的俄語勸說其他囚犯皈依共產這一個新福音。他給我幾篇他的講演詞，用七種或八種文字號召世界工人革命。演講開端以至結尾的一句話都是人人熟知的『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解放的時候已經到來了！』這演講以及很多其他演講引起了俄國著名的宣傳家拉狄克的注意，經由他的介紹，甘貝拉認識了列寧，於是不久他便被列為紅色福音的一個傳教士。

一九一八年秋，卡羅列政府成立數日以後，甘貝拉來到布達佩斯，名義是俄國紅十字會的代表。他帶來數百萬盧布，表面是為救助困在匈國的數千俄國俘虜與傷兵。卡羅列內閣中二十六個所謂人民委員中，有十八個是猶太人，至少我聽說是如此。無論他們的宗教與種族的分野如何，所可斷言的是大多數委員不久就很歡迎這一位新閣員，受了他的懸河的口的支配，或者如一部分人所說，受了他大量分配的莫斯科的金盧布的支配。



我未曾與卡羅列謀面，因為在我到達布達佩斯幾個禮拜以前他已於三月二十一日（一九一九年）把國璽交出，雖然也有人說他始終並未把國璽拿到，這也或許確實，匈國的封建領主對於匈國過去史蒂芬王的國徽非常珍重，匈國的國璽或許同多數其他歷史的遺物一樣埋藏在地下。但是無論卡羅列所掌有的印璽是甚麼，他把它移交給喀爾拜（Garbai）了，喀氏是他的內閣的一個閣員。喀氏為內閣總理幾個鐘頭，但是在一個禮拜以內就被他自己的內閣打倒，其中最有力的閣員便是甘貝拉。甘貝拉就任內閣總理之初就發表一件與莫斯科一鼻孔出氣的命令，宣佈一切商業國營，一切金錢屬於政府。在布達佩斯現在所渡的驚惶恐怖的日子，一切的記載當然來自不可靠的方面，我們却可以相信有六百以上比較著名的人物被殺死，不是因為他們公開反對當前的革命政府，而是因為他們有不肯作同情的「同路人」的嫌疑。

布達佩斯在我當新聞記者的時候是我常去常住的地方，這時我當然樂於及早離去。我沒有犧牲在殺人不眨眼的匈京，是我最大的幸運。

### 星期日，維也納

倫納總理聽說我要離去維也納，今日下午來與我作最後的談話。自然他想叫我作進一步的表示，但是我當然依照我的訓令行事，不能逾越。『我奉命來此，已經把意思轉達。你若沒有甚麼見解與主張，我當然樂意帶回巴黎。郝斯上校與其他在巴黎的代表都充分曉得你所處的不幸的地位，我敢斷定他們對你的主張要作同情的考慮的。』這話使他高興，於是他說：『我們奧籍的德族人現在實在處在一種進退維谷的地位。奧匈帝國垮台以後，我們的第

一個想頭是建立一個各省自由聯合的新國家。但是過去構成奧地利王國的各民族若在經濟上不與我們合作，並危及我們應有的自決的權利，今天的情形就有點是如此，則我們爲情勢所迫不得不以自治邦的資格參加德國，而德國代表魏德爾所應許我們的就恰是如此。法國公使阿利綏想使我們與由普魯士的控制解放出來的巴威里亞聯成一國。這也可能是一個出路，但是阿利綏的目標當然是法國的安全，毫不足怪，而我們所企求的則是使我們自己的民族獲得自由，並在民主的路線上作社會的發展。我們與巴威里亞結合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嗎？我不相信。而且我們對蘇台區德人如何說法呢？他們有一部分想與我們結成一國，並且很害怕捷克人。他們在波希米亞的山中居住很久，性情高傲，一定不肯在其他民族下邊受委屈。我們自己的國家本已窮困不堪，再把數百萬窮困的人民拉進來，是一個好辦法嗎？

『無論關於我們未來的決策如何，無論是由我們自由抉擇，抑由外力強迫，都是困難重重，這一點我希望你到巴黎以後設法說明。我國人民贊成與德國聯合的很少。我們在戰爭與和平中已經認識了德國人的真面目。我們若與德國聯合，我們過去的商業路線便被遮斷，我們幼稚的工業也不能再行發展。我們的商業情形就要大改舊觀。那時我們怎樣辦法呢？當然沒有一個人曉得。』

『但是，別方面，與德國聯合我們在政治上與社會上可以得到好處。至少在現在看來是如此；我們就可以不致再有民族與種族的衝突，於是可以集中力量於所有德族人應致力的任務，因爲由戰爭時期可以看出，無論在奧國，或德國，我們德族人是不善於自治的。我們想要生活，我們也想要學習。謝上帝，美國在救助我們，使我們不致餓死，但是若不給我們以

機會，使我們贖回我們過去的罪愆，僅是使我們不餓死對我們是沒有多大裨益的。」

我請倫納不要氣餒。我對他表示最深切的同情！我不能更有所助，雖然我很曉得在實際局勢中僅只同情是毫無用處的。他的不幸的人民實在是水深火熱當中！

#### 四月十二日，巴黎

我回來以後，今天與史末資將軍第一次談話，關於他同甘貝拉的談判，他不像在維也納時那樣緘口不言，但是他所講的話還是不能令人徹知底蘊。他顯然不認為這次與甘貝拉談判是一次外交上的勝利，不久，我倆的談話就轉入其他的題目。然而他承認他曾告訴甘貝拉，說在捷克邊境多少受他指揮的零散部隊違反了停戰條款，說此項態度遲早會使協約國採取嚴厲的處置。甘貝拉對此回答，說卡羅列或曾接受停戰條款，但是他的政府不受此項條款的約束，並且說事實上他們完全不曉得此項條款。他於是問，羅馬尼亞軍是否在遵守停戰條款？史末資承認他們沒有，但是他向他保證，說他們不久也要受處置。現在我已經十分曉得，史末資曾奉有最高作戰會議的訓令，對甘貝拉表示，說他的政府不能存在——且曾表示幫他（爲有關各方面的好處）早些下台。

我們必須承認，羅馬尼亞軍對於巴黎的大人物甚至在表面上也不服從。他們毫無依據，且不願一再嚴厲制止的命令，在向德蘭斯斐尼亞(Transylvania)進兵；更增加局勢的複雜的是郝爾塞(Horthy)海軍上將在茲格丁(Szegedin)樹起了匈牙利舊王國的國旗，不少匈國的舊軍隊集聚了去，看來恐怕又要有一次小戰爭！

誠然，捷克軍是在匈國的邊境，也許已經越過了邊境，但是這也很難斷定，因爲新疆界

尙未劃分。史末資的第一項任務是設法避免迫在眉睫的衝突，並強迫甘貝拉下台，以消滅羅馬尼亞與捷克進軍的口實。甘貝拉執政的期間遠較史末資所預料者爲長。史末資在四月間說，甘貝拉的政權不能支持過六個禮拜。事實上他執政有幾個月，到八月他纔由維也納逃往莫斯科。多數人相信，甘貝拉與他的幫夥在逃走以前，曾把他們搶掠的銀錢等物送往俄國，希望以後可以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度此一生。然而據說此項贓品全被莫斯科蘇維埃沒收，甘貝拉於是不得不再操舊業，在俄國政治警察組織中大顯身手！

#### 四月十四日，巴黎

我回來以後，發現很多人對於奧人關於德奧合併問題的態度頗多誤解。我在維也納雖僅住了少數幾天，觀察當然不是很周到，但是因爲以往我在那裏居留多時，所以能與比較重要的人物接觸，他們的談話當然比對偶爾造訪的人談話較爲坦白。所以我敢確切說，大多數奧人是反對德奧合併這一個計劃的，少數往這方面設想的人也是因爲迫不得已，於無路可走時想起這一條道路。這些人說：『殘廢的奧國不能自立，它必須依靠他人，德國究竟不失爲一個可依靠的國家。』

即使贊成德奧合併的人也十分明瞭合併以後的結果。他們有一個人說：『我們要變成德國的穀倉，很有限的穀倉；我們的幼稚的工業也要爲德國之強大的工業所壓倒。』而且每次與奧國人談到這一個問題，我便發現奧國人對普魯士人的憎恨並未因在戰爭中共患難而消除。正相反，我認爲此項憎恨已經增加了。

## 第五部 盟約最後草案的爭辯

三月二十三日

威總統由華府回來以後，檢討並修正二月十四日的草案的國聯盟約起草委員會的第一會議，在三月二十二日下午舉行，由三時開到七時。盟約引言與前八條僅只讀了一下，未加討論，可是以後歷屆開會的空氣要與過去大不相同，却已顯然。在主要各點上，反對者雖未肆行攻擊或揭露他們的新目標，可是顯然他們都很曉得因美國多數參議員之批評盟約第一次草案使威爾遜所處之極不利的地位。法國代表現在更有勇氣，堅強要求以萊茵河爲界；勞合喬治在美國關於門羅主義要求保留一點上讓了步，顯然在要求作英美海軍平等的規定，作爲交換條件。桑尼諾關於意國在亞得里亞海中的權益的要求顯然也更加積極。

可是在表面上，開會的情形却很平靜。威爾遜主席，請薛錫爾報告，他說中立國十三個代表出席的會議由他主席，會開了兩次會：

『他們對於盟約都一般的表示贊成。』

素常不發聲的牧野（日本）現在動作起來。他對於第十二條提出一件修正案，規定爭端在調查時期當事國應停止軍事準備。修正案的原文是：

『爭端於提請國聯理事會調解或調查之時起，在前述三個月期間未曾過去以前，爭端當事各國應不作任何之軍事準備。』

關於此項建議，以後尚有所聞。

薛錫爾對第二條提出一件修正案，說：

『各代表（後來稱爲國聯大會）的議事經過，若非另有規定，應行公開發表。』拉諾德反對此項主張——極爲激烈。奧蘭多建議此一問題留待以後的經驗，於是薛錫爾撤回他的修正案。他繼而提議每一個會員國出席國聯大會的代表由三個增加到五個。這一個提議引起討論，於是這一個修正案被撤回或被留待以後討論（以後終於被通過）。

席曼斯又建議布魯塞爾爲國聯的會址。威爾遜默不一言，大概因爲他已經在與各代表的個人談話中表示他反對比國的此項建議。他曾說過，最好把國聯的會址放在一個未曾參戰的國家。沒有一個代表發言贊成布魯塞爾；就是法國代表也不支持此一建議。英國代表現在都贊成日內瓦。雖然此一問題決定延期討論，可是人人都已看出這一問題是已告解決。日內瓦要成爲「人類議會」的會址是不成問題的了。

希遲考克參議員負有疏通美國參議院使得批准和約與盟約的責任，三月四日寫給威總統一信，說明他對前途的觀察。信也寄給郝斯上校一份，內容要點如下：

『依我看來，盟約若是和約的一部分，則一部分參議員，甚至簽字於洛治 (Lodge) 關於盟約與國聯組織法的各參議員，將投贊成票；盟約若作某項修正，則將有更多的參議員投贊成票。此項修正，所可得而言者，如予各簽約國以完全支配其內政的保留權。其次則爲關於門羅主義的保留，並規定會員國得於事前通知脫退聯盟。盟約確實保證任一國家得接受或拒絕擔任委任統治的負擔，亦甚爲重要。』

華府政治上的鬥爭使一部分參議員不曉得他們的立場正好助長了此間反對者的氣焰，這

一點是昭然若揭的。

此地我附記一下我們初次與各中立國的接觸。

今日下午（三月二十日）在戰爭中保持中立的多數小國的代表第一次在克里永旅館集會，正式表示他們對於擬議中的國際聯盟的意見。瑞士代表要求承認瑞士的永久中立。荷蘭、挪威、與丹麥的代表發言詳盡，顯然他們所提出的反對意見是一致的——這很僥倖，也節省時間。丹麥前任總理尼喀爾德（Nergaard）請求予各小國以在他所謂「聯盟之理事會」中較多的代表名額。他代表他自己並代表他的同僚發言，說他們都同意要求大量裁減軍備並禁止私人製造武器，軍火等等。他們也要求「各小國若未參加關於制裁侵略國的討論並曾正式同意此項制裁的決議，」則不應要求各小國參加實行對侵略國的軍事或經濟制裁。各代表都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請求。於是丹麥又提出一個請求，這一個請求一定要遭受反對的。請求的內容是，上次戰爭中保持中立的各國，即使已經成了聯盟的會員國，仍可以宣佈永久中立，由是解除以後參加對侵略國的軍事行動的義務。其次，此項中立國應宣佈其領土不可侵犯，並應禁止聯盟軍隊通過其領土。丹麥這位前任的總理承認丹麥的輿論對於此一立場尚未完全具體化，但是在他看來，丹麥的輿論都一致主張取得此項保留，以便於必要時予以應用。雅爾斯堡（Wedeljaarsberg——挪威代表）主張盟約中列入一項保留，使各小國不必參加對非國聯會員國之軍事制裁。這時會場的情形已經顯得混亂，薛錫爾勳爵又大發議論，使得火上加油。他對盟約中這些規定的解釋是：各小國將只有對侵略國實行經濟制裁的義務。別方面，他堅持各小國對於前往制裁違抗國聯命令的國家的軍隊必須予以過境之權。

蒲爾日瓦（法國）不像平常那樣激烈，但是坦白而且率直的反對這些建議中的保留。『所有這些保留都足以減損盟約的效力。』他宣稱。既參加國聯就不能保持中立。於是荷蘭代表魯東（London）問：『各國間的同盟，無論守勢的或攻勢的，都為盟約所禁止嗎？』威尼采洛含糊其辭的答覆這一點。『在他看來，』他說，『在國聯這新的「世界組織」中，只能有守勢同盟存在。』

郝斯道謝各位代表的合作，並以他通常和婉的態度說明，在短短兩個鐘頭的會議中，一切的困難都已解決。在我們返回我們的辦公處所的途中，我請郝上校更明確說明他的意思，於是他說：『這次開會，各小國未曾大肆攻擊，也未公開指責各大強國，說它們這些「兇惡的豺狼」欺凌強制弱小的羔羊，我事前就擔心害怕這一點——我是不為無因的。』

在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時半舉行「委員會」的第十三次會議（威總統回來以後的第三次）以前，各代表就舉行了多次會外的談判。勞合喬治與克雷蒙梭充分曉得因華府反對威總統所處的困難環境，決心要利用威總統的困難，這在前面已經詳細說明。克氏現在堅持法國要一個更好的疆界，實在情有可原，而勞氏則對於美國的海軍擴張表示日加焦慮。這些及其他迫不及待的修正案，有的已經提出，有的在各位代表的夾袋中，隨時可以提出。為緩和情緒，威總統宣讀瑞士政府寫來的一封信，正式請求選定日內瓦為國聯的會址。席曼斯作他的第三或第四次主張布魯塞爾的呼籲，於是指派一個小組會研究此一問題並作建議。顯然差不多所有代表都贊成日內瓦，雖然拉諾德認為瑞士既要保全中立，便不適於為國聯的會址。

於是此次會議中對於瑞士所處的特殊地位就大行討論，結果把拉巴爾（Rappard）所



起草已經由「委員會」備案的一件備忘錄移交給小組會，以備研究與報告。備忘錄的一部分說：

『國際聯盟即使得能在法律上並在事實上禁絕戰爭，瑞士遇有國聯必須命令實行軍事制裁時，仍必須保持其傳統的中立。瑞士若保持中立，其對於國聯的供獻將較積極參加軍事行動爲大，即使此項制裁爲對瑞士之近隣。』

『瑞士藉其中立，可以如過去數百年來保持團結不同種族，不同語文，與不同宗教各民族之聯繫。國際聯盟若允許一個或數個中立國家在聯盟社團以內，俾各國際機關得在其不可侵犯的領土以內獲有一平靜之會所及公正之空氣，對於國聯實爲最有利益之事。』

在正式開會以前一次私人的集會中，薛錫爾提議對第十條略作修改，添加以下字句：『受第二十四條規定之限制』（現在是第十九條）。

此條的目的是授權與國聯大會，勸告各國重新考慮現行條約。薛氏認爲添加此項字句將使該條內所含的責任更加明顯。威爾遜不同意。他說這一條是法國所賴以保障他的安全的。他認爲此項修改將減弱此一重要的規定，所以他拒絕予以接受。

華府所堅持，或至少是多數參議員所堅持的退盟問題，即要引起爭辯。可是在討論這一個問題以前，關於委任統治一條又通過了一個補充案。補充案規定，一個國家謝却或接受委任統治的責任，完全聽由該國自便。補充案是由郝斯請薛錫爾起草並提出的。

於是退盟的規定忽然由全體一致同意延期討論，而國聯不得干涉會員國的內政的建議被提出來。這就拉進來日本與愛爾蘭問題，這樣就是剛躲開了一個難關却走進了另一個難關！

威爾遜是一位憲法至上的律師，認為美國的聯邦政府可以宣告各州的土地法無效。如果加里福尼亞州制定土地法，限制日本移民，他認為那是該州與華府的問題，而不是美國與日本的問題。他說在他回國期間一個愛爾蘭的代表團曾去拜訪他，想求得他的承諾，請和會使愛爾蘭獨立。

『當然我拒絕了。我回到此地以後就與勞合喬治先生討論這一問題，我也曾問他，若可以作任何措置，他的意思應作如何措置。我對他說，『威總統繼續說，『我們若避免解決這一問題，結果愛爾蘭人可能在美國發動反聯盟的運動，於是提起我們都想避免的種族與宗教問題。我深信此種運動定遭完全失敗，這運動甚或有助於聯盟的成功。我最初的衝動是告訴愛爾蘭的代表團，要愛爾蘭隨便怎樣去作，但是繼而覺得這不是一個政治家的作風，我就未求我個人的趁心快意。』』

『於是，轉向薛錫爾，威總統又說道：

『然而，或遲或早，愛爾蘭與國聯的關係的問題，我想是不能不討論的。』  
薛錫爾憂鬱的點一點頭，承認了威總統的結論。

威總統繼續說道：

『顯然很多愛爾蘭的團體認為發動此項討論並在各地引起事變，可以惹動國際對他們的注意。這一切，』威總統說明，『使我害怕，我們若通過一個不干涉國聯各會員國的內政的條款，愛爾蘭人會認為是針對他們而發。不成問題，這要成爲我們都想要避免——如果可能的話——的各國反聯盟運動爆發的信號。』』

不干涉會員國內政的條款現在被擱置，繼而是關於門羅主義的保留之漫無限制的談論，參加的是威總統，郝斯與薛錫爾。關於此項保留的多數提案都檢討一遍。討論結束前所達到的唯一協議，是關於門羅主義的保留應於以後與日本關於亞洲大陸所提出之類似的主義一併討論。於是一切問題都留待下次開會再行討論。

### 三月二十四日

美國參議院要求，威總統擬行列入盟約的關於門羅主義的保留，住在克里永旅館的美國代表幾乎人人都在起草方案。威總統雖是最善起草方案的人，他却不自行動手，殊足令人詫異。我的解釋是這一套事情使他厭惡，他爲國內一部分參議員所迫，不得不把它列入盟約，以外他對於此事便不願有所過問。非住在克里永旅館的人也有十餘位在起草方案。每方面都送來方案。薛錫爾勳爵送來一個，威總統以爲不當。他也把彌勒的計劃批駁。好像彌勒在字面上沒有提到門羅主義。『僅只暗示，參議院是不會滿意的，』威總統說。海軍部長丹尼爾斯(Daniels)拿出了他的計劃，於是暫時被調來此地的美國檢察長格里格瑞(Gregory)受命起草，他就拿出以下的草案：

『除由美國及位於西半球充任國聯理事之其他國家請求外，國聯不得在盟約第十條，第十六條，或第十七條下在西半球採取強制之行動。』沒有一個人贊成此一草案，等郝斯把這一消息告訴格檢察長時，他毫不愠怒，說：『那不使我驚奇。我自己也不贊成此一草案。』『那好極了。這樣就全體一致，都不贊成你的草案了，』郝斯說。『很多對盟約的改動與修正都被否決了，但是沒有一件像你的這樣被全體一致予以否決。』郝斯與格檢察長都是

台克薩州人，格氏是郝斯的一個心腹，郝斯對他很器重。我想把他召來的目的是請他與協約國談判戰債問題。但是格氏說：『錢是美國國會通過借出去的，所以必須國會議決，或授權出來，威總統纔能以任何方式解決此問題。』

### 續記

幾經討論，作爲第十五條的一個修正案的保留案，已經採用了美國前任共和黨總統塔虎脫的草案。我不曉得這裏邊有甚麼政治作用嗎？一定有人懷疑其中有郝上校之靈活的手腕。無論如何，塔前總統是與盟約結了不可解之緣了。

郝斯今天想軟化威總統對海牙會議的態度，但是威總統的態度強硬，牢不可拔，郝上校請他撫慰蒲爾日瓦的建議，變成了耳旁風。事實上，威總統聽了此項建議好像更加惱怒，於是在開會時公開提出這一件事。

『我們的前途困難正多，』他說。『我們在向上向前邁進，我想指出過去未能有所成就的人的缺點是沒有甚麼好處的。』

然而拉諾德却不顧一切，提出對盟約的引言的一件修正案，內容是：

『我們的目的是擔任並完成海牙會議所開始的工作。』

蒲爾日瓦在辯論盟約第一次草案時屢受挫折，這當然僅是爲對他有所安慰。接受威爾遜的建議，薛錫爾現在站起來發言；人人都曉得他極不贊成提及海牙會議，他也未曾掩飾他對海牙會議的憎惡。他現在說：

『本委員會認爲，尤其由以後參加國聯的國家的觀點，以不提及海牙會議爲宜。我們現

在所起草的盟約，應當當作是一個新計劃提出於世界，如是可以避免世人對以往國際會議所產生的約章之批評與指責。我對於海牙會議所企圖要作的工作極為尊崇，但是因為上述的理由，我不贊成提及該次會議的工作。」

蒲爾日瓦要求將拉諾德的修正案付表決，於是表決立即實行。他的修正案以十票對五票被否決。可憐的蒲爾日瓦傷心到極點。他走過郝斯這邊，說：

『我一生的工作被抹殺了。』

郝斯安慰他，說現在和平的曙光已經透露，他是和平的前驅，一定永為世人所紀念。

第三條的再讀，尤其講中立國的地位的部分，引起長時間激烈的辯論。史末資問，加盟的中立國是否應被認為原簽字國，抑被認為以後加盟的國家。若被認為以後加盟的國家，它們須經三分之二的票決始能加盟，在他看來，它們會不喜歡這樣的。威爾遜認為滿足會員國要求並願忠實與國聯合作的國家，是不會以票決而把它們嚇跑的。

『它們會歡迎票決的，』他說。

今日（三月二十四日）稍晚，威總統與薛錫爾及郝斯私人談話，說明為甚麼蒲爾日瓦一站起來講話他便頗不耐煩（而我這當翻譯的人舌敝唇焦却受苦最甚！），每一提及海牙會議便要大發雷霆。『我曉得的若是不錯，』他說，『蒲爾日瓦是一八九九年海牙會議中發言盈廷的一幫人的領袖。即使如他的朋友所說，他開了路，但是那條路是荆棘滿途，行走不通的。海牙會議整個的成就一無可取——雖然那次會議的用意不錯。那些話不憚煩的代表雖然談了幾個禮拜，而結果所得的不是協定——唔，不是，而是願望。那是一些「虔誠的」願

望，我承認，但是對於簽字各國，或未簽字各國，都沒有約束的力量。我們現在在此地開會是為締結硬朗朗的協定，為作有約束力量的規定，為作約章的承諾，我的任務是使後代沒有一個國家或衆人手指着我們說——那些強權政治殺人把戲中的無頭腦的走卒！」於是休停一下以後他又說：『但是當然我不願傷蒲爾日瓦的感情。我尊重他的感情甚於我尊重他的和平計劃，或產生那些計劃的頭腦。』

這一次會中的事情還多得很。但是我必須等以後更有閑的時候再記敘。

今早威總統給郝斯送來一件備忘錄，說明他願請起草委員會對盟約應行修改以平復美國國內反對之各點。威總統與郝斯對此已經討論多日。『這些修正已經夠多了了，但是我不曉得這些修正能否使各參議員滿意，使盟約能為參議院所順利批准，』郝斯說。威總統絕不願作此項修正。他主張採用原來起草的盟約（二月十四日）。他說：『我對那些人讓步，對那些人的判斷讓步，他們不認識也不瞭解世界的局勢，但是無奈他們有投票權在握！』他又說：『這些修正我們要實行，但是我害怕結果是我們跳出一個難關又進入另一個難關。這樣一來一定要有無數的修正，結果一定要就誤我們的進程，並或致改變盟約的面目——而這盟約乃是我們費了多少苦工夫纔得到的。』

美國各參議員要求而威總統將請求實行之最重要的修正正是對第十條的一個補充。粗略言之，就補充案現在的形式它的內容是：『本條的規定絕不否認美洲任一國家於遭受國聯會員國或非會員國威脅時有保衛美洲領土完整，並有阻止將美洲領土再行轉讓與西半球以外任一國家之毫無懷疑的權利。』其次，作為對上述補充案的補充，或作為另一條款，威總統建

議：

『國聯理事會或大會若發現爭執各方之歧見在國際法下純粹爲爭執一方之國內問題，理事會或大會便應如此報告，並應不作關於其解決之建議。』此一規定的目的是繼續限制黃種人大量移入美澳等地。

華府一部分人所要求之第三個修正是對第二十二條的一個補充，此案若就所提出者通過，其內容便是：

『盟約批准十年以後，會員國得於一年前通知其意向後退出國聯，但在盟約下之國際義務必須均已完成。』以後激烈鬥爭的主題概如上述。威總統意欲獲勝，但是他以後必須讓步。那些不順從的參議員，無論他們的目的是甚麼，他們確實障礙了威總統『使民主安全存在於世界』的努力。

### 三月二十五日

數個禮拜以前，赫斯把牧野男爵所提出要列入盟約引言或某一適當條款的種族平等的規定寄給茹特。下邊是茹特的答覆，至少其大意是如此：

『不要把它列入，它要惹起麻煩的。無論如何，事情的進行要受障礙。有了此項種族平等的規定，參議院一定通不過。而美國人民呢……？至少是太平洋岸的美國人要認爲有了此項規定，黃種人就要無限制的移入。』

波蘭代表德茂斯基今天進來，關於牧野的建議說了一些話，很使郝上校高興。由他看來，引言只可把盟約各條款所規定的內容予以概述或列舉，但絕不可講盟約中所沒有的事

情。

『各條款既均未提及種族平等一事，德茂斯基說，』引言中便不應予以提及。在我看來，這好像在一本書的目錄中說要講某一件事情，而書的本文却對它一字不提。我想這要引起人的批評或引起人的懷疑。最好在引言中不提這件事。』

日本代表所提種族平等一案，前途極爲暗淡。西園寺不出頭發言，但是牧野與珍田受東京電報的催促，顯然很爲緊張。他倆幾乎天天來拜訪郝上校，他就儘局勢所許可的情形安慰他們。他說，日本現在第一次與世界列強平等參加和會，就此已經證明種族並非不平等，日本應當對此認爲滿足。

日本所提，要求列入盟約引言或第二十一條的種族平等案的原文如下：

『民族平等既爲國際聯盟的一個基本原則，各締約國同意儘早予國聯各會員國所有僑民以各方面之平等與公正的待遇，不因其種族與國籍而在法律或事實上有所歧視。』

今天關於德國殖民地問題談了很多，特別是談及德屬東非。幸而這不是作正式討論。一月間「十人委員會」所研究的就是這些問題。領導討論的是史末資將軍。然而實際的討論却很少，因爲大家都同意必須把德屬非洲取消。

以後幾次開會是討論下述的問題。我把幾次開會的經過編在一起，好像是一次開會的紀錄。

宣讀准予加盟的國家的資格一條以後，各代表大作其學理上的發揮。

『我現在提議，』威爾遜說，『一個微小但是我認爲是一個重要的修正。在我原來的草



案，我寫道「只有其政府是根據民主自治之一原則的國家始得加盟。」我雖認爲此項措詞極爲需要，我現在却願使用一個更簡單的說法。我相信「自治」一詞更接近我們都想要表達的意思。」

拉諾德帶點悲哀的口吻說：

「我早先對「自由國家」與「不自由國家」二詞曾作了十四次學術講演。當然德國不是一個「自由國家」，可是此地有不少人主張准許它參加文明國家的聯盟。」（攻擊郝上校！）蒲爾日瓦大放厥詞。他的話漫無限制，但是這顯然是他心中要講的話：

「你們所尋求的定義是很困難的。那一個國家不享有自治呢？我提議這樣：「一個國家，其政府非對其國民負責，不得加盟；」在我看來，政體是君主或共和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我們只須問，其政府是對人民負責的嗎？」

拉諾德：「你是提起了一個公法上的棘手問題；比如，日本的政府不是一個責任政府，但是沒有人會主張把它摒諸國聯以外。」

「敵國的情形，」牧野男爵乾硬硬的反駁，「是內閣對天皇負責，」於是補充，「而且，通過天皇，也對人民負責。」

「我害怕「自治」一詞是難於下定義的，」薛錫爾承認，於是威爾遜總統作了一番表白。

「我在大學講這一個題目講了二十年，但是我始終不敢下一個定義。舉例來說，此次戰前，沒有人認爲德國是自治的。德國國會爲總理大臣所操縱。別方面，有好多政府，其立法

有些地方不及德國自由，但我們却認爲他們是自治的，而且我們如此認識並不爲誤。」

於是威總統大發議論。他說：

『我們若准許印度加盟，我們能拒絕菲律賓嗎？我們雖已決定於最早可行的日期予菲律賓人以政治上的自由，目前他們却滿意他們的地位；我雖然認爲他們的自治能力比現在要求承認的有些其他民族爲高，我却不以准許他們加盟爲宜。我們必須承認，此地到會的各國並不都爲其他各國認爲是品格優良的。所以我提議我所修正的一條權且照我的修正通過。』

那一條就如此通過了。條文是：

『僅自治的國家始准加盟，享有自治特權的殖民地亦得加盟。』

取消強迫軍役一案，現在既被提出，大爲各方面所反對。這是威爾遜的一個最得意的主張，在他的所有的草案中都被提出。他終於把這個議案提出討論，並得暫時通過。（這議案最後成了講裁軍的第八條。）威總統并得恢復禁止私造軍火的規定。今天顯然是威總統最幸運的一天，我們散會的時候，他滿面堆着笑容。

威爾遜由華府攜回的修正案是在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晚第十二次會議中正式提出的。因爲各代表都曉得此項修正案的通過與否影響美國的態度甚大，所以威總統并未企圖對各代表掩飾。（此項修正案最後都被通過，但都未就當初提出的形式。）

威總統提議對第十條作一補充，此項補充終於成了關於門羅主義的保留案。其次是對第十五條的一個補充，內容是，國聯理事會及大會若發現提請調解之問題爲純屬於爭執一方之內政問題，則理事會及大會便應如此報告，關於其解決不作任何建議。

威總統的第三個提議是對第二十四條的一個修正，准許會員國於十年期滿並於事前一年通知後退出國聯。上述修正案的措辭是為滿足美國國內一部份人的主張，他們雖然贊成盟約，但認為如二月十四日草案的形式却不能予以批准。對門羅主義保留案的討論在第十二次及第十三次會議中時斷時續，到第十四次會議將近終了時方被通過。但是在這次會議，關於退盟的規定却有一場很激烈的辯論。拉諾德狠狠的說：

「法國人民若認國聯只能存在十年，他們會從最初就把它當做是破產了。」  
同通常一樣，蒲爾日瓦對這問題大發議論。他指出，若規定十年以後可以退盟，便可以解釋作會員國希望將來可能散夥；其次，在散夥以前是施行強制才能使它們不退盟。他說他主張事先兩年通知可以退盟，但是為會員國十年的規定必須取消。

在討論中，奧蘭多說了幾句意趣橫生的話。他說行動的自由當然是必要的。

「但是重要的不是實際上的自由，而是主觀上你自覺你是自由。各國若認為是被鎖鍊束縛，它們可以在蠻力橫溢時決定把鎖鍊掙斷。我贊成參加為會員國，但退盟的權利必須保留。」

於是威總統以以下的話正式提出門羅主義保留案：

「盟約規定國聯各會員國須相互保衛其政治與領土完整。所以盟約是對門羅主義的一個最高的禮讚，因為門羅主義是美國表示要保衛美洲其他國家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而盟約則正是這一個偉大原則之擴大而在國際上的應用。」

我曾告訴我國內的朋友，說盟約僅是門羅主義原則之證實及其應用之擴大。情形既是

如此，他們要求在盟約中關於此點作一明顯的規定。所以，爲承認他們這一個合理的要求，我請本會對於我們所已注意之事作一明顯的規定。」

這對於法國代表是一個重新提出他們所最關心的要求的絕好機會；那便是在萊茵國境派駐某種形式的國際軍隊。這次他們只要求設立一個國際參謀本部，組織並不要龐大。他們要求：

『一個永久的組織，其任務爲監視和約所加之義務之實行，並在緊急時期保證實行之有效。』

而現在薛錫爾忽然又談起退盟的問題，當然用意至善，却把情形弄得混亂。這大概是預先與威總統約定的，因爲他現在站起來大發其言。他說他願完全放棄加盟十年的條件，而代以事前兩年通知隨時可以退盟的規定。拉諾德激烈反對此一主張。他說：一個大國若是退盟定把國聯投入混亂狀態，結果也可能使國聯完全瓦解。威爾遜答覆，發表了以下的意見：

『我絲毫不害怕任一國家要利用這一准許退盟的條款。在我看來，任一退盟的國家顯然要爲國際所不容；世界已經打定決心締盟互保，誰退出聯盟，誰就是破壞這國際的組織。』

『我的一個困難，』威總統繼續說，『是美國人要求完全的保證，不要叫他們放棄他們的國家的主權。然而我深信，他們將欲急切維護人類的主權，猶如他們現在急切要維護他們的國家的主權；此一時日已不在遠。但是在目前，我們必須顧及一般人的成見，並承認他們的意志與行動的獨立觀念。我承認，我提出的修正案若不被通過，我所處的地位將極爲困難。當然每一個國家既已加盟，在道義上就沒有權利再行退出，但是它在法律上應有退盟的

權利，我的提案所承認的就只在法律上退出的權利。我當然已經向我的美國的同僚及其他贊助國聯的朋友保證，退盟的權利在盟約中雖無明文規定，然而却意在言外，各會員國當然有此權利。然而他們要把這一點載入明文；設若不載入明文，我害怕美國參議院要不予以贊同。關於對國聯的希望與企求，我同拉諾德一樣，但是最要緊的一件事是先把它創立起來。美國參議院若未獲得保證，可以脫退聯盟，恐怕很難邀獲它批准盟約。但是我們既經加入國聯以後，我相信美國會長久在聯盟以內的。」

當過法律學院院長的拉諾德，今晚顯然不高興，對於美國所堅持的門羅主義保留案及威總統又繼之以激烈的攻擊。「你來到歐洲，」他大聲叫喊，「要我們作這樣，要我們不作那樣；但是關於你們要在美國所做的事情却不准我們講話！」威總統同通常遇到此種攻擊時一樣，絕不失態，但是我害怕的是威總統這不動聲色將更加使拉諾德憤怒。微笑着，威總統說：「由適纔法國代表所講的話看來，我相信至少為代表中的一位把門羅主義的目的詳細說明是必要的，以後我當設法把它說明。現在對我所提出的指責，至少有一點不能成立。我們絕非未經邀請而來到歐洲。我們是被催請而來，實在我們是被懇請而來的，而且我們關於如何解決戰後問題及如何獲得永久和平的理想已為法國及其他戰爭中的盟友所接受。實在，我們的理想成了它們的作戰目的，並曾當作它們的作戰目的宣佈於世界——並宣佈給德國。」

三月二十六日（第十三次會——關於退盟的修正案）

拉諾德承認他的同僚蒲爾日瓦講了兩個鐘頭却僅搔到此一極關重要的問題的表面，現在插進來說：「我們若說，或僅含意說，我們是在作一個十年期間的試驗，我們一定要使滿懷

期許的世界驚訝並失望。世界需要一個確定不可移的東西。」

威爾遜：『我——我們沒有一個人絲毫有限制國聯的生命或期間的意思。可是有主權的國家却不能永久受約束。十年的期限可以保障它們的權利。』

奧蘭多也主張保障退盟的權利，但是他承認規定確定的時限是有其利處的。『各國同時宣告退盟也不是不可能。』

威爾遜於是同意取消爲會員國十年始得退盟的規定，並同意於事前兩年通知然後退盟。但是拉諾德對此絕不滿意。

『你是假定國聯要實行專制，各國都急願脫退。此種印象對國聯極爲不利。非會員國可能聯合以對付國聯。一個強大國家通知要退出，可能陷國聯於混亂狀態，』他說。

近午夜時，蒲爾日瓦又提出他的規定設立國際參謀部的修正案。這議案激起紛亂的發言，裏邊可以辨出奧蘭多，薛錫爾，威尼采洛，甚至威斯尼赤的抗議的聲音。他們絕對反對設立，於是此一麻煩的問題又被延期討論。威爾遜現在指派一個小組會，以修改所已作的工作，或寧可說是整理所已提出的修正案，於是指派了薛錫爾，郝斯，拉諾德，與威尼采洛等四人。當時我們都瞌睡已極，所以到第二天我們纔曉得是把那不關重要的起草小組會的職權擴大了，把它變成了一個修正小組會。郝斯對彌勒說他不善於文字上的措詞，所以請彌勒代他出席小組會。

法國代表現在提議添加一個新條款，規定設立國聯的一個經濟部門，目的在節制國際商業的來往。威爾遜對此大不高興，於是大發議論。顯然他心中想起了美國與墨西哥關係的問

題。

『這一個新條款，』他說，『當然用意絕非如此，然而却可能成立一個危險的原則。此項原則在敝國一般人稱它爲「國旗追隨金圓」的原則。我的主張是，國民在外國投資，政府不應保護此項投資，以致防礙此項投資所在的國家。國聯必須防備採納此種性質的提議。自我與美國政府發生關係以來，我們就拒絕支持在外國作不正當投資的資本家，以免不利於投資所在國的國民。』

繼而是一些雜漫的討論，於是比國代表提議一個有關國際農業的條款。談話漫無限制起來，而蒲爾日瓦又第三次或第四次提出他的設立國際軍的計劃，或最低限度設立一個國際參謀本部。因爲奧蘭多，薛錫爾，與威尼采洛堅持，這一個麻煩的問題又被擱置。現在時間已過午夜，人人都瞌睡起來。我們可以說，會議現在是瓦解了而不是散會了。

### 三月二十七日

昨天的會議爭辯極烈，但成就殊少。薛錫爾動得怒氣沖沖；他常常爲小個子的比國代表席曼斯惹得氣憤不過。昨天席曼斯又講一套他慣常講的抱怨之詞，使薛錫爾怒氣難忍。他說：

『各大強國在欺侮各小國；它們對我們的國權不表示正常的尊重。比國國民深爲疑慮，不是無因的，我們將堅持維護我們的權利。』

『天哪，席曼斯先生』；薛錫爾爆發。『經過過去的一切，比國人民還懷疑英國不信實，不尊重比國的獨立嗎？天哪，席曼斯先生』；薛錫爾倒坐在椅上，氣得說話不出。於是

郝斯很技巧的請傾聽中的各代表轉而討論議程中的其他問題。

過了一會，席曼斯又發表他的抱怨之詞。這一次是委任統治制度惹起了他的懷疑。顯然他是懷疑某一劫奪成性的國家要奪去比屬剛果，於是薛錫爾發言：

『除傻瓜以外，人人都曉得，一個國家只在它願欲時，才能被委任統治。』最後，「爲平復傻瓜的恐懼」（引用薛氏的話），此一保留案被記入議事錄。

繼而各代表久已抑在心頭的話現在發表出來，就是包括關於勞工問題提案的條款太狹隘了，於是這一條的範圍被加寬，納入販賣白奴，私運鴉片，及數種其他國際的條約。

這一次會，法國的兩個代表，曾任總理的蒲爾日瓦與法律學院的院長拉諾德，顯然不能合作。拉諾德附合意國的總理大臣，表示不贊成他的同僚蒲爾日瓦設立國際參謀部的計劃。他說若是提付表決的話，他要對此提案投反對票。好像郝上校與克雷蒙梭不斷的談話發生了效果。至少是拉諾德「受了訓示」了。然而，後來的發展是，他所以反對設立國際參謀部是因為他主張設立國際軍。

於是有幾位代表要求發言。他們要求盟約中規定准許婦女在國聯機關中供職，並得在國聯祕書處供職。有人說如此規定，結果恐怕婦女擔任了國聯祕書長，但是大多數認爲馬上不會有此危險。然而婦女問題已經提了出來，各代表就進而相當詳細的予以討論。這問題好像是由一個美國婦女代表團之到來所引起，該代表團已經多日請求謁見威總統。對於盟約中男女二詞並用這一點，具有法律頭腦的拉諾德憤然大怒。他不能容忍傻瓜——實在，絕不容忍——於是他喊道：



『人人都曉得，在我們的民法內「男子擁抱（或包括）婦女。」』威爾遜同意，但是他用手指着這把男女性引入討論的法國法學家，說：『頑皮呀！頑皮呀！』於是拉諾德現了笑容，喜歡得不得了。

『若是無人反對，』他說，『我們就把「男子擁抱（或包括）婦女」一語記入會議錄。』沒有一個人反對，於是被通過。一晚可以說毫無成就以後，宣告散會，俾拉諾德得趕上地下電車回家。

『今晚浪費了多少時間呵，』郝上校與我走回寓所時評論道，『但是威總統終於同意了接見美國的婦女代表團，這樣與各方面都很好。』郝斯對威總統此項讓步深為高興。郝斯已與該代表團的人談話，發現她們很近情理，曉得他們所要請求的事情的確切內容，並約定二十分鐘內與威總統把話講完。

『事實上，』郝上校說，『最好是讓各代表都聽一聽她們的話。他們由是可以學得如何辦事。』

（威總統於四月十日接見了她們。）

三月二十八日

蒲爾日瓦現在提出一件關於裁軍的對第八條的修正案。他主張設立一個他所謂「管制與調查委員會。」

『該委員會應將各會員國陸海軍備的實況隨時充分通知我們；關於各該國在緊急時期能供給軍用品的工業的情形亦應給我們以充分的情報。換言之，』他說，『我主張設立一個委

員會，隨時呈報我們以各會員國及其他國家的軍事活動的情形。」

威總統反對這一提案，說：

『我害怕，實在我預料，如法國代表所提議的委員會若往各國去調查軍備，看它們是否履行了它們的諾言，是絕對不會受歡迎的。我們若要建立一個世界聯合國，組織一個超國家，此種管制與調查的方法或不無可取。但是我們的目的是人人都曉得的。我們的目的是避免迹近超國家的組織，所以在此項情形之下，監視各會員國的內政一定要很困難；我不能贊成此一計劃。』薛錫爾附和威爾遜的反對。此一提案被打消，但是蒲爾日瓦保留再提出此一問題的權利。

威總統為美國一部分參議員所迫，雖不願欲而不得不向國聯委員會提出之保留案與修正案，或可緩和他的國內的政敵的攻擊，但是對於他在此地的聲望與權力却大有損傷。日本代表靜悄悄的在支持他的門羅主義的保留案，因為他們認為『以及其他區域的協定』等詞句可以使日本援例。然而會員國得於事前兩年通知退出國聯這一個提案却最引起報紙與公眾的反對。薛錫爾勳爵在遊說各代表，對美國的提案或可有助，但是無論在辯論時或對公眾他却注意對此問題不作確定的主張。他只要求大家對此提案作「客觀的觀察」。

只有奧蘭多在這一點上支持威總統的立場，昨晚關於這一問題發言有二十分鐘。威總統這時極需要支持，我確信奧蘭多是希望由此項支持而獲得實質的報償。他的漫無頭緒的發言歸納起來是這樣的意思：『他極珍視國聯會員國的資格。他認為這是一個貴重的特權，但是國聯若有負你所期望，你曉得你在短時間內可以退出，對你是一個安慰。』

因爲盟約行將告成時美國所提出的這些修正，威總統在其他更重要的代表中間已經失掉威望，甚至失掉支持。有一派是不誠實的反對者，他們向威總統討價還價，或支持或反對，務要達到他們的自私的目的；另一派誠實的反對者，曉得盟約是威總統所發起，說他現在提出的建議把盟約變成又一個不值錢的條約，人人可以把它當作廢紙。『實在你現在可以大模大樣的退出，只要你不太性急，事前兩年通知就無問題。他告訴我們，我們也曾相信，盟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將來可以救贖世界。現在看來，它不過是一件商約，一旦與你不利，可以把它廢掉。』拉諾德如是講——至少是在私人談話的時候。

盟約委員會中的重要人物雖不多講話，心中却滿懷疑慮。郝斯希望此項修正將使參議院易於批准，並遏止美國國內日趨強烈的孤立主義的情緒，但是他承認威總統在此地却爲此項修正付了可怕的代價。龍蓋 (Jean Longuet) 與卡山 (Cachin) 兩位時事評論家在報紙上與公開講演的時候都轉而對威總統大肆抨擊，障礙他的目的的實現。卡山夫人在美國住了多年，懂得我們的方言，昨天對我說：『貴國總統把歐洲的自由主義者出賣爲奴了。』龍蓋更憤恨不過。昨天他在他的報紙上寫道：『我們所處的局勢惡劣已極，然而我們必須正視現實，勿圖規避。我們原來所信賴的一個人 (指威總統)，他的政策已經完全失敗了。』龍蓋當初把威總統認作是一個左派，所以他現在的憤恨更加不可遏；現在他已經斷定威總統是一個頑固的保守派，所以決心要『把他打倒』。

昨晚我同龍蓋大事辯論，但是結果拉他不轉。他不但是大失所望；他相信他是被欺騙了，所以懷恨在心。他所作的唯一讓步是他承認和會其他代表比威爾遜尤爲可鄙。『然而對

於他們，我們原無所期望，實在我們並未把他們列入我們的計算。我們曉得他們都是一些無足輕重的偽君子。但是威爾遜——這些人是有所保留纔接受了十四條的；他們仍將作他們的縱橫捭闔，損人自肥的勾當。然而現在在我們面前所演的却是一齣惡意的喜劇，而威爾遜也是這喜劇中的一個角色。』

三月二十九日

國際聯盟的會址今天宣佈了，適逢是我的生日。「會址選擇委員會」今早在郝上校的辦公室開會，不出五分鐘就把會址確定。

國際聯盟的會址確定在日內瓦。史末資將軍事前與郝斯約定動議既無一人提出反對，表決時又無一人投反對票。郝上校對於決議結果深為高興，尤其對於決議達成的迅速。他說：『是盟約委員會那議論不休的開會耗費了我的精力，幾乎把我累死。』威總統未曾開口，但是他看見這問題已經解決，顯然很高興，因為這問題正要成為引起惡感的根源。在最初爭辯這問題的時候，有不少人主張海牙，威總統堅持反對，因為，他說，這要令人回憶起前世紀俄國所策動的和平運動，絕不能引起快感。他對於布魯塞爾一議尤其公然反對；關於此事他所講的很多話，同通常一樣，透露到外邊，得罪了很多人。

昨晚晚宴我與比國激烈派的代表威爾德 (Van der Veldt) 的夫人坐在一起，她對我說，三個禮拜以前，布魯塞爾的人民歡迎威爾遜，稱他為世界的救主，而現在他若是到那裏，便會被人辱罵。『但這不久會過去的——威爾遜的聲價會要被認識的，』是這位太太寬慰我的話。我曉得我所與談話的雖不是一位紅黨也是一位左派，所以我也透露了一點消息，但是我

相信會發生好效果。『威總統對英勇的比國人民的崇敬並未改變，』我說，『但是他確實認為戰爭期間他們所受的痛苦使他們偏激了一些，有趨向帝國主義的模樣。』『貴國總統所見甚是，』威爾德夫人打斷我的話頭說，『而這一種情形，沒有一個人比我的丈夫和我曉得的更清楚了。』

我深信日內瓦是一個合適的地方，雖然為各代表居留，巴黎或布魯塞爾要更為愜意。我也曾建議維也納，因為那裏的皇室已倒，宮殿樓閣極為衆多，可以馬上供國聯應用。但是維也納的前途還未可卜，而德奧合併問題又愈演愈烈，所以維也納之為國聯會址也被大家否決。

會後史末資與牧野到我的房間，長談關於種族平等的提案。他倆要我留在房間，於是對於這位南非總理的肆應之妙，我得了一個清楚的概念。他對日本的正式代表的態度非常之友誼，但是他表示日本若把種族平等案提出於和會全體大會，他便決不贊助日本的主張。

『你的地位毫無問題，日本的地位也毫無問題——那麼為甚麼提出這問題呢？你曉得我個人很贊成你的主張，但是我現在是南非政府的代表，所以必須警告你：你若堅持你的動議，而澳國代表休士若表示反對（他不成問題一定要反對的），則我一定與各自治領一致投反對票。』

講好話雖不一定有裨於實際，但確實緩和了牧野對白種人的態度；等史末資與他熱烈的握手道別以後，我抓住這個機會促請他注意，說日本報紙幾乎沒有例外，把種族問題未得解決的責任完全推到美國身上，對美國大肆攻擊。我把我桌上一束剪報指給他看，證明我的話

不錯，牧野於是舉起手說：『你的話不錯，我們的報紙太不公道了。明天我要把駐巴黎的記者召到我的辦公所，把事實告訴他們，』我毫不懷疑他要這樣作的。

牧野走了以後，奧蘭多由郝上校的房間出來，他在裏邊停留我想與意國所要求的阜姆（Fiume）問題不無關係。我看這位老先生的面貌不像通常那樣和藹，好像適纔與人爭辯而帶有不敢必勝的神氣。弗雷塞因為在羅馬住了很久，與這位總理大臣非常好，於是說：『我相信你與郝上校適纔在談判和平，』奧蘭多頗不耐煩似的回答：『我尋求和平——我的和平！唯一能持久的和平。』這樣他說出他的心腹話。奧蘭多要求他自己的和平，正同其他各國代表一樣——包括威總統在內。

#### 四月——日期闕

日本兩代表，牧野與珍田，今早來拜訪郝斯，並直爽的與他談話，這是他們不輕易作的。他倆向郝上校保證，說威總統所最關切的盟約中之門羅主義的保留，他們願予以熱烈的支持。他們走了以後，我說他們的支持是有助於美國的，但是我指出，日本代表的意思是不僅門羅主義要受盟約的限制，而且「其它區域的諒解」也要受盟約的支配。『在我看來』我評論道，『這意思是要我們默認日本對東亞的監護權。』

一小時以後，顧維鈞到來，很慌促不安的樣子。他對於日本的立場同我所作的解釋差不多一樣。他說他正在給北京打電報，說美國的保留案若不撤消，他害怕中國政府要不讓他簽字於盟約。郝上校很難過，又抱怨美國參議院強迫威總統提出此項保留案，結果使他陷入遠東政治的漩渦。這時四巨頭正在討論山東問題，我確信牧野這時得意洋洋，一定認為美國在

這方面的讓步比山東問題及種族平等的規定尤爲重要。

四月一日

產生盟約的和平會議陷入窘境，前途障礙重重。美國代表在向各方面疏通活動，郝上校尤其忙碌，想把門羅主義的保留列入盟約，而可憐的威總統則已病倒。五個禮拜以前，他由法返美，深具信心，有些不喜歡他的人說他帶着驕態。今天他的身體與精神都已摧敗。現在他感到了反對他的政策的人的壓力，幾乎一蹶不振。至少有兩位美國代表勸他返國，不要再管歐洲的事情。

法國國會於去年十二月開會，對克雷蒙梭的和平政策投票，絕大多數表示信任；同時勞合喬治在英國的選舉也大獲勝利，而美國的選舉則把參議院放在威總統的敵黨的手裏——這是一種情形，威總統到現在纔曉得。威總統剛到巴黎的時候，郝上校把他的前途的一些困難指給他，威總統面帶笑容說：『人有死，而理想則長存。』但是事實上除非是疫癘橫行，人們是不容易死的。有些人主張威總統與英法意各國的總理公開決裂，但是他們好像未能預見可能發展的局勢。勞合喬治與克雷蒙梭這些人雖難與共事，或由美國的觀點看來他們是如此，但是繼他們而執政的人可能比他們更壞。我們權且假定克雷蒙梭的政敵，如福煦，白里安，與普茵加萊，把他推翻（事實上時有這種可能），那時情形怎樣，威爾遜的地位如何呢？當然不會比現在好。而且假定現在公開反對勞合喬治的和平計劃的北巖爵士若與內部決不一致的保守黨聯合把勞合喬治推翻呢？

現在羅馬的帝國主義者對奧蘭多正大肆攻擊，鼓動暴民予以辱罵，假定他被他人取而替

代（他承認他頗有被他人取而代之的可能，他這話也不完全是爲在和會中討價還價），那時的局勢又怎麼樣呢？無人敢斷定，但是所可斷言的是現在的情形雖然不好，那時的局勢一定更壞。一般人忘記了各國當前的總理已經接受了威總統的十四條，並已擔承予以遵行。誠然，勞合喬治曾要求保留對海上自由一條之「重新解釋」的權利，他與克雷蒙梭並共同表示，說英法兩國仍受有戰時締結的密約的約束，說這些密約與他兩國過去各自所締結的任一條約同樣莊嚴，所以有同樣約束的力量（克雷蒙梭便常常這樣講）。有人建議，要威總統隔過各國當前政府的領袖，直接向各國人民呼籲，威總統自己也有時想這樣作，但是大多數有見識的人的意見認爲這樣一來他更要失敗，因爲人民之難於應付恐怕要遠超過各國的領袖，就把克雷蒙梭這「老虎」與人民比起來也不過只是一隻柔順的羔羊。且不僅只此而已——這些戰後的新人民要爲他們自己與他們的政府要求行動的完全自由。他們的前任的政府領袖雖已接受了十四條，那時恐怕他們只不過把它當作是一件歷史上的外交文獻而已。威總統聽了此項意見，深以爲然。最後一點，他必須注意歐洲各國立法機關多數議員的態度，予以重視，因爲他們隨時有左右他們的政府的政策的可能，尤其鑒於他自己爲美國一大部分參議員所迫，不得不向和會請求修改盟約，更不能不重視各國立法機關的趨向。

美國之要求將門羅主義的保留列入盟約，當然打開了各國要求其他修正之門。威總統與郝斯上校萬分坦白向各國代表說明，說此項保留案若不予通過，則和約與盟約會在美國國會中遭遇困難，甚至不能邀獲批准，自然這樣各國總理便有口可藉，紛紛提出他們自己的困難——事實上他們的困難也確實不少。法國衆議院不少重要的黨派因爲克雷蒙梭未能在和會中



爲萊茵區及法國其他切身的權益取得保障正在攻擊他，可憐的奧崗多在羅馬與米蘭被辱罵，勞合喬治爲各自治領的代表所困擾，所以這幾位被壓迫的總理可以說，實在他們也正在說，在立法機關或公衆集會所表示的他們的人民的願望必須與美國國會所宣達的美國人民的意志同樣被顧及。

所以威總統雖然已經把戰爭打勝，他必須瞭解他已經在他所夢想的理想的和平上失敗。他應當怎麼辦呢？撇開一切回國去嗎？這樣就沒有和約產生；不僅歐洲，全世界要陷於混亂狀態。侵奪成性的國家要肆行無忌，予取予奪，美國想援助且應承要援助的國家將無類。或者威總統應同意締結一個在原則上略事妥協，但必須把國聯盟約包括在內，使成爲人類未來的希望所寄託呢？

『我想威總統是不會灰心失望的，』郝上校今天說，『他不會逃去。第一仗他打敗了，但是等國聯盟約通過而且實行以後，他將獲得全部戰役的勝利，但是我認爲必須經過多年，困擾世界的戰爭心理纔能肅清。』於是我請郝上校看從英國過去著名首相格萊斯頓（Gladstone）一篇偉大講演中摘錄下來的一句話。他承認這句話極適合目前和會的局勢與情緒。『我將拿給總統看，』他又說。『現在他聽到的鼓勵的話太少了。』於是他把這句話高聲讀了幾遍：『人們不應當爲理想未能實現而失望，他們應當曉得，政治上的理想是永不能實現的。』

#### 四月——日期闕

兩位法國代表仍在委員會中公開，在報紙上匿名，力肆攻擊門羅主義保留案。拉諾德講

美麗的法語，富有法律的頭腦。別方面，蒲爾日瓦嘮叨不休，令人生厭。只對這一問題，迄今他的發言已經有二十個鐘頭！在這一點上我曉得的最清楚，因為我必須翻譯他的每一個字；我曾請威總統准許我「摘要」，但被他拒絕。在開始時，蒲氏講：『我反對此項修正案，因為我看得很清楚，此項修正案若被通過，則在盟約下將有界限分明的兩類國家；一方面是美國，一方面是歐洲各國，』以後他所講的話在內容上並無增加，僅是講了又講，完全詞費。

郝斯及不少其他人認爲蒲爾日瓦所以反對，是因爲這一個議案的通過與否是一個討價還價的機會。或許是如此，但是別方面，我認爲是傷了他的感情，他憤恨威總統對他的不理睬。事實上，過去十年間他就講要建立一個「國際協會」，現在國聯就要產生反倒不與他商酌或聽他的話；這自然使他痛恨。

顧維鈞對於門羅主義修正案含義顯然很憂慮，希望加上以下的詞句——限於『與盟約不相衝突的區域諒解。』但是由於彌勒的勸告，威總統反對此項建議。『這好像暗示各條款有一些規定，不完全與我們的新的世界憲章相吻合——這是絕對不成的，』是威總統的最後的話。

我這樣描寫蒲爾日瓦，回頭一看深爲愧悔。然而我的批評若與威總統傾聽他的滔滔不絕的發言時所下的評語比較起來還算溫和。可是我在和會中當翻譯的經過，我所能記起對我的工作表示讚許的却只有蒲爾日瓦一人。一晚，他發了一篇較通常尤爲散漫的言論，我盡我的能力把它譯成英語以後，蒲氏走過來對我說：『隨聽隨譯，且能道出原講者的真意，實在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想起這一句稱頌的話，爲公道起見，我必須承認蒲氏的英語知識是很片斷的，所以他不會真正懂得我是怎樣的翻譯，因而他的讚許與其說是由於理智不如說是由於感情！

四月十二日

昨晚拉諾德批評或寧可說是曲解門羅主義修正案，娓娓不絕的講了幾個鐘頭，好多聽者害怕又要逾出開會時間，但是結果不然。這位法學淵博的院長忽然由衣袋中取出他的錶，面帶驚愕，看來令人好笑，喃喃的說：『天呵！我去趕車只剩了十二分鐘，但是我警告你，威總統，在下次大會我還要繼續我的反對的發言。』這樣，同過去一樣，家庭細故又影響了關係極爲重要的國際會議！事實是每次會議開到午夜以後拉諾德便心神不安起來。他住在巴黎的遙遠的郊外，每過午夜所有通往該地的交通便行停止。威總統不只說了一次，若想出每晚把拉諾德送回家去的辦法，開會的情形定可大形改善，至少開會的時間可以縮短。他說要請美國的交通機關前來效此微勞。

這一次會，威總統爲門羅主義辯護，關於它的目的與限度又作了一次漂亮的演說，但可惜未曾留下速記的紀錄。

這一篇演說，至少在美國的聽者看來，是這一次和會中最漂亮的一篇演說，郝斯與我們一般人對於他爲「全美洲主義」的辯護深受感動；因爲他自己也沒有留下筆記，他於是幫郝斯把他的演說的重要內容記下來。我們應當感激拉諾德的狠毒的攻擊，使威總統作了這樣即席發表且富有歷史價值的演說。威總統很高興，但是很謙虛的說，不要認爲他的演說事前沒

有準備。『至少在我看來，』他笑着說，『這是老生常談。我教授美國史有二十年，幾乎每月我都宣講門羅主義的道理，現在我們是把這主義公諸世界。』

下邊是郝斯所記威總統向歐洲的呼籲：

『一世紀以前，歐洲各國爲專制所壓迫，於是美國宣佈此項制度不應得逞於美洲。此一宣言爲人類自由之第一個國際憲章，至少在現代是第一個，且爲國際聯盟之真正前驅。此次戰爭反對歐洲的專制，結果把全世界的專制打倒，美國之所以參戰就是爲遵守它於一世紀前所宣佈且已皈依之自由的原則與教義。』

『現在請問諸君，我們能否認美國在爭自由這一點上是世界的前驅嗎？我們能在盟約中吝惜幾句話，其內容只不過講明美國在過去一百年曾致力於自由與獨立這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嗎？實在，我們集會在此地，不是爲崇奉門羅主義並把它的範圍擴大，使它成爲全世界的——一個永久的憲章嗎？』

四月——日期闕——約爲四月十四日

回頭一看我最近的日記，我發現我關於盟約委員會開會的紀錄太簡略，所以現在把它補充一下。最近爭辯最激烈的兩次會是三月二十四日及四月十一日，所爭辯的是下列幾個問題：（1）組織國際軍隊，使國聯可以實力制裁；（2）日本關於種族平等的要求；（3）在國聯理事會處理一個問題的期間，當事國不得做軍事準備；（4）門羅主義保留案。下邊較爲詳盡的補充，是我由辯論終結以後所作的匆忙的紀錄擴大而成。因此下邊的記載可能不是逐字逐句符合當時的發言，但是因爲辯論時每個代表的言論都是一再重述，常常到十數次而內容

并無所改變，所以我認爲我的記載與當時的發言是沒有出入的。

在三月二十四日的會上，我們進行的相當快，一直讀到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然而實際上裏邊的問題並未解決。各代表提出很多修正案與保留案，要求提付討論，威總統一再向各代表保證，說以後一定有充分的機會討論這些修正案，至少在第二讀時提付討論，各代表才行平靜。

這次的會開了有五個鐘頭，同通常一樣，是由蒲爾日瓦與薛錫爾勳爵之幾乎不能終止的辯論所佔去。蒲氏主張將一切明確規定。他說，盟約的規定若達到他的明確的標準，則國聯與世界必定受益不淺。他堅持要組織國際軍隊，參加各國所應攤派的數額現在應即明確規定，而國際參謀本部亦應馬上成立。英國代表薛錫爾一再陳述，說，若非戰禍迫在眉睫，英國政府決不能把英國軍隊之一部置於非英國國民的將領統率之下。至於他自己，他決不肯把這一個建議提出與英國政府。威總統與薛錫爾站在一方面。他說，在他看來，必須先把美國憲法修改然後才能將美國軍隊之一部永久置於外國或國際管制之下。於是他勸蒲爾日瓦不要太明確，但是不幸勸告無效，因爲這位法國首席代表總是把明確二字掛在口邊，並堅持一切規定必須明確。議事進行極爲緩慢，前途仍舊障礙重重。

威總統瞭解此項局勢，盡力設法予以改善。他作了一篇短小而極有趣味的演說，顯然使蒲氏的態度緩和了一些，至少是暫時。威總統說，在他當律師的時候，他學得了『定義即限制，』現在回想起來，他認爲這是他當律師的短期間內所學得的一個最有價值的教訓。『蒲爾日瓦先生，我請求你相信，』他說，『我們之所以反對盟約中作明確的規定，是以後那些

規定要障礙並限制我們的行動。我們不願說明危機發生時我們所將取採的行動，因為我們的希望以及我們的堅定的信念，是在必要時我們的援助是沒有限度的。

然而蒲爾日瓦還是再三提出他原來的主張。國聯必須組織一枝永久的國際軍隊，駐紮在萊茵河上。法國認為必須先同意這一點，然後才能進而討論其他次要的問題。這枝永久的軍隊，法國認為是整個和平的基石。安全若不建立在這具體的軍事基礎上，便根本不可能，便是癡人說夢。

薛錫爾激烈反駁此項主張，說是一些事情在某方面雖屬必要，然而事實上却絕對不可能，此項國際軍隊便是一例。他說最好是現在馬上停止類此事情的討論。法國的此一提案若不能改變，則他與他的同僚只好退席，因為他倆都不贊成此項提案，他倆也都不能將此項計劃向英國政府提出。他又說，由各方讓步而可以為大家通過的計劃很多，所以開會的時間最好用於討論可以獲得結果的問題上。

但是蒲爾日瓦又反攻過來。薛錫爾在年青時候顯然學了一點法語，他完全為好玩時而在他的發言中摻入一兩個法文的字句，有時候很有幫助，有時候却不然。薛錫爾現在表示（為幫忙翻譯），說浪費時間是「愚蠢」（用法語），但是蒲氏聽到法文愚蠢一詞，認為他的發言被這位英國的首席代表認作是愚蠢。當然雙方大起衝突，過了三刻鐘，這英法兩代表互相道歉才算了事。

不幸在蒲爾日瓦講得力竭聲嘶的時候，他的同僚拉諾德又站起來講話，其傷害其他代表的感情較之蒲氏為尤甚。其次，他的發言好像是為報復適纔薛錫爾的攻擊，在每一段辱罵的

講話之後總附以「薛勳爵，請答覆我的話，」但是薛錫爾却僅和善的點一點他的頭。等拉諾德罵到將近十次以後，他終於停下來，堅持要薛錫爾答覆。

薛錫爾答覆了。他說：「拉諾德先生，我對你的法學的頭腦是萬分欽佩的。但是我不能答覆你的問題：你甚麼話都沒有講，任何新主張都未曾提出，我怎麼能答覆呢？我只需重複我已經講了一百遍的話，並重複我們的主席至少已經講了兩遍的話。」

拉諾德憤怒異常；他的眼睛縮小，他的鼻孔漲大；他把手指伸過會議桌去，喊道：「你們若不允諾我們組織國際軍隊駐紮在萊茵河上，並馬上採取步驟實現你們的諾言，就不能成立國際聯盟，或許也就不能有和平。」於是蒲爾日瓦用拳頭重重的扣擊桌面，表示完全贊成他的同僚的最後通牒。

每次法國代表提出組織國際軍為國聯的後盾的時候，各小國的代表都表示熱烈的擁護。他們也要求：第一，國聯應有一枝國際軍，可以隨時調遣，馳赴危險地點；第二，按照各會員國的人口由各該國的軍隊攤派此項國際軍隊；第三，組織國際參謀本部，注視國際局勢，并於侵略發生時準備應變計劃——如果可能，應在此項侵略發展而危及世界和平以前。等第九條關於防止侵略辦法略作規定以後，波蘭代表德茂斯基悲哀的說道：

「我們這些弱小國家住在豺狼的窠傍，時時有被吞噬之虞；我本希望各位由遠近前來參加和會的貴賓能顧慮我們這些不幸的民族的一致的意見。」

牧野（日本）平常端坐在他的席上，靜默不響，像一座蓮花台上坐的菩薩，適才激烈爭辯時也未發一言，這時忽然起立，大發其言。為修正第十二條他又主張「在國聯理事會調查

一件事端，並在爭端等候決議期間，爭執各國不得作任何種類的軍事準備。」  
人人都認爲現在到了應當散會的時候。瞌睡的眼睛抬起來望壁上的時鐘，已經是午夜以後一點二十分。威總統很驚訝，於是宣告散會。拉諾德很難過的說，最後一趟開往他的家所在的地方的火車已於十一時開去了。薛錫爾勳爵邀他往他的旅館去住，被他冷淡淡的謝絕了，他堅持由蒲爾日瓦陪着出去，在那浙瀝的雨中去租汽車。

###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一日，第十五次會

我再記這一次風波很大的會。薛錫爾請各代表注意，日本代表所提出之在危機發生時禁止作軍事準備的修正案若被通過，事實上要有何種困難發生。

此項規定對於平日軍備完備的國家必甚有利。危機發生時，軍備不完備的弱小而愛好和平的國家若不能利用盟約所規定的三個月的調解期間作軍事準備，則與軍備完備的國家相形之下必處於極不利的地位。

牧野男爵說，盟約的整個精神是反對各國在危機中作任何軍事準備。各國若在危機中採取備戰的手段，必定使空氣更加緊張，決不能有利於和平的解決。而且，軍備不完備的國家若增加它的軍隊，軍備完備的國家也要起而效尤，結果雙方的軍力的懸殊還是同原來一樣。盟約起草委員會曾提出反對，說日本的修正案結果會迫使各國作大規模的整軍。日本代表回答，說第八條的目的就是規定各國不能超過的軍備的限度。

威爾遜總統說，他了解第八條的規定同牧野所作的解釋一樣。然而，各會員國仍可以不違反這一條的規定在提請調解以後的三個月期間增加他們的軍備到盟約所允許的最高額。



薛錫爾講下面假定的事實。假定一個不顧一切的國家準備要侵略一個鄰國。它動員它的所有軍隊，把軍隊集中在國境，然後發動一個意在使兩國決裂的爭端。按照國聯盟約，此項爭端即行提請調解，而在爭端被調查時，該侵略國即已準備妥當，隨時可以發動戰爭。別方面，被威脅的國家則不能採取任何準備的步驟。就海軍而論，一個國家可以不違反第八條很容易動員它的艦隊發動侵略。所以日本的修正案，對於不顧一切肆行侵略的國家太有利了。拉諾德支持薛錫爾的主張。他自己認爲日本的修正案會迫使各國增加它們的常備兵額。別方面，各國若曉得他們可以利用三個月的期間，它們在平時便不必維持盟約所允許的最高限度的兵力。

珍田問，委員會的意思是否是在三個月的期間爭執各國可以作軍事準備。

薛錫爾回答說，任一國家的兵力若少於裁軍計劃所規定的最高額，它的兵力就可以增加到最高額，但是不能超過這一點。而且，他同意拉諾德的見解，此項修正案若被通過，會迫使每一國維持它的兵力於最高額，俾能於侵略發生時自行保衛。

蒲爾日瓦說，在這件事上，同在很多其它事上一樣，整個的困難在於沒有他所主張的一個軍備管制機關。

奧蘭多說，日本的修正案毫無問題符合盟約的精神。三個月的期間若被認作是一個作軍事準備的期間，則遇有爭端發生時，每一國家所要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動員它的軍隊開往疆界，並增加它的軍火的產量。任何人能想像有比這更不利於和平解決的情形嗎？這就是故意引起戰爭。

威斯尼赤（塞爾維亞）認爲行將成爲國聯會員國的國家若遇有被侵略的威脅時不能作軍事準備，它們定要感覺不安。因此，他認爲最好是不採納日本的修正案。

顧維鈞說，他只想對於已經講的話再添幾句。日本所提出的修正案的精神，就它是爲和平設想，他很贊成。然而他認爲就它鼓勵各國於平時維持最高兵力而言，它不能達到它所預期的目的。最後，此項局勢會使世界回轉到戰前武裝對立的情形。軍事準備是有傳染性的。一個國家若維持它的兵力於最高額，另一個國家就要起而效尤，再另一個國家更要摹倣前兩個國家的榜樣。而且，在三個月期間若准許作軍事準備，則各國在平日就可少注意於整軍。所以，顧氏認爲此項提案應被拒絕。

薛錫爾說，國際聯盟的目的是完全裁軍，而日本的提案則迫使各國維持最高額的軍備，以避免在軍事上陷於不利的地位。

雷斯（葡萄牙），以小國代表的資格，說他反對此項修正案。各強國向能強迫各小國實行它們的意志，各小國唯一獲救的希望在於緊急時盡力整備武裝，以盡可能重建勢力的均衡。

威爾遜總統說明他在前一次會爲何主張採納日本的修正案，在美國與其他二十六個國家締結的一件條約（勃萊安條約）中，曾要列入與目前討論的修正案類似的規定，但是因各該國家反對而未得實現。现在日本的修正案使他暫時感覺這是對各該國家的一個報復，所以他在感情上頗爲滿意。但是他承認他對於此項規定所可能產生的後果未曾想到。本委員會各代表對於日本所以提出此項修正案的動機一定很同情，但是他認爲大多數代表現在已經看出

此案若被通過所將產生的後果。

牧野不堅持保留他的修正案，但是表示希望國聯理事會要嚴密監視各國裁軍計劃的實行。

於是此一修正案被撤銷。

### 第十五次會

四月十一日實在是一個舌戰日！舌戰的爆發是起於牧野男爵（日本）作下邊的陳述：二月十三日他第一次所作的呼籲的重述：

『我在委員會中曾把這問題提出，但是那一次的形式不同，內容亦相異。這問題對於人類一大部分關係至為重要，尤其與我所代表的國家大有關係，所以我再把它提出來請大家討論。我的理由既曾經列舉，現在我要力求簡單。』

『本聯盟的目的在成爲一個實現正義消滅武力的世界工具。它要成爲最高的法院。它除倡導社會改良以外，並將落後民族置於委任統治之下，以謀落後各民族的福利。它企圖節制各國家與民族對彼此的行爲，按照較過去爲高的道德標準，並使全世界都能獲得公道與正義。此種理想已經感動了人類的內心，並促進了散居五大洲的各民族之共同的感情。它引起了人們的希望與企求，並加強了他們要求他們應得的權利的決心。』

『民族觀念，人類最強烈的一種感情，已由目前之遍及全世界的道德的復興所喚醒，並在調整國際事情上獲得一般人之公認。在這一方面，與被壓迫民族的痛苦並存的是種族歧視之一謬行，此項謬行在過去及現在均構成人類一大部分深惡痛絕之源。被他人輕視之一感覺

久已爲某種民族之一重大的疾苦。所以以民族平等爲以後國際關係的基礎這一原則宣佈以後，他們提出他們的合法的要求的願望頓行提高，認爲無論就他們的權利或他們的義務說都要把這一個謬行改正。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工作所以能作到目前將近完成的階段，只因爲世界當前的輿論支持各國政府進行此項工作；我們也必須承認，此一任務之長久成功有賴於各有關民族從盟約引言所揭示之高尚理想者較之有賴於可能時時變換之各國政府的支持或行爲者爲多。構成國聯各會員國之各民族必須是此一工作之未來的被信託人，而各民族的融洽無間與相互信任則爲保證此項成功所必需。』

『上述條件既屬必要，我認爲在情理上應將民族平等與公平待遇各國民之一原則在此一世界組織內訂爲未來關係的一個基本原則。這一合理而公正的要求現在若被否認，則在有一切身關係的各民族看來，其意義就是藐視他們的種族的品質與地位。他們對應爲他們的領導精神的盟約之公道與正義的信心就可能動搖。』

『此項心理態度可能使他們不願並躊躇實行盟約中所規定的義務，如各條款所預料的某種緊急狀態所需要之軍事協助。現在我們既要把國際政治生活的水準抬高，而此種情形則可能造成一種最惡劣的局勢。在此情形下，人們將不肯俯首擔任國聯所號召之沉重而嚴肅的義務，因爲盡此義務也許正是維護他們被拒絕以公平待遇的國家。此種可能必須記在心頭，因爲自尊是行爲之一個最有力有時也是一個不能控制的動機。』

『我極其嚴肅的陳述，在目前政治生活的關頭，這一問題之危險的發展，其實際的影響』

或不致完全實現，但是對於這一問題未來可能發生的結果，我却是萬分擔心的人中之一。

『我對於盟約引言的修正僅是關於至少構成國聯各民族間的關係訂定一個一般的原則，猶如引言規定了各會員國政府間所應遵行的行為規則。』

『我的用意不是要此項修正侵犯任一國家的內政。它僅是為未來的國際交往揭示一個領導的原則。實行此一原則的責任當然在於各國有關的當局。這一修正並不完全符合我們的願望，但是它的企圖在融洽不同民族的觀點，而且是對目前國際關係之各方面及其明顯而真確的現實作了最徹底而成熟的考慮以後纔提出的。』

牧野男爵講完以後，正式請求在盟約引言『各國關係』後應列入如下一款：『藉同意民族平等及公平待遇其國民一原則。』

薛錫爾勳爵說，他個人對於日本代表團所提出的理想雖完全同意，但是他不能投票贊成這一修正案。英國政府曉得種族問題的重要，但是本委員會若企圖予以解決必致侵犯國聯各會員國的主權。下述兩件事情中必有一件是真實的：不是日本代表提議在盟約引言中添加的各點是語意含混，沒有用處，就是它們具有實際的意義。若是後一種情形，它們就要引起嚴重的爭論，並致干涉國聯各會員國的內政。各會員國有很多應當自行去作的事情，但是盟約引言沒有把它們列在裏邊。比如，引言中就未曾把宗教自由，國際婦女會的要求，這些毫無問題是正確的事情及很多其他諸如此類的事情列進去，因為這樣便要侵害各國的主權。而且，日本將為國聯常任理事國之一，此一事實便是把它列入與其他列強完全平等的地位。既是這樣，它以後便可以隨時把種族平等問題出於國聯理事會。

珍田子爵答覆薛錫爾勳爵所提出的反對。他指出，日本代表並未涉及種族或移民的問題。他所請求的僅是正式承認民族平等與公平待遇其國民的原則。這句話或許意義廣泛，但是它的含義確是國聯全體會員國應受平等及公平之待遇。他認為盟約中既可提出監察勞動情況，公衆衛生，販運軍火等問題，則將此一原則列入盟約亦屬同等重要。採納日本的修正案，其意義只不過是國際聯盟是要建立在正義之上。日本的輿論強烈擁護這一修正案，所以他請求委員會把它提付表決。此項修正案若被否決，則日本便認為國聯會員國的平等未被承認，結果此一新組織便不為日本人所擁護。他所提出的規定極為重要，日本國民的願望有賴於它的通過。日本國內的輿論對這一個問題極為關心，有人甚至說，日本在這一點上若不能得遂所願，日本便不應成為國際聯盟的一員。

奧蘭多支持日本的修正案。他說：『原來本委員會本要採納一個宣佈一切自由中之最重要的自由——宗教自由——的條款。』國聯盟約的目的在把民主性質的國家結合在一起，以這一條款他原認為應該保留。民族平等這一問題本應該不成其為問題；但是既已經把它當作問題提出，則除掉採納這一個修正案以外實在沒有其他的解決辦法。薛錫爾勳爵講到它實行上的困難。本委員會若考慮在盟約中添加一個條款，使國聯各會員國擔負確定的義務，此項見解當然正當。然而現在所要求的僅是在盟約引言中說明一個原則。這個原則若被拒絕，恐怕就要發生與此新組織的目的不相符合的感想。

蒲爾日瓦同意奧蘭多的主張。他說這一個修正案包括一個無可爭辯的正義的原則，所以不能投票予以否決。

拉諾德說，日本的修正案現在以完全另一個形式再被提出，所以很難不採納如現在所提議的民族平等的原則。而且，此次修正案的目的是盟約此項聲明應出現於盟約引言，而引言通常是對於原則作廣泛的聲明，並不如以後的條款加各會員國以嚴格的義務。因此兩項原因，他認為本委員會不能不投票予以通過。

威尼采洛（希臘）提醒委員會各委員，說盟約中未列入宗教自由一條款，主要是由他打消了原提案。他原以為而且希望，這一條款若被取消，則關於種族問題的困難也會同樣的被打銷。然而現在這問題又以另一種形式提出，日本又採取了另一個立場；他們不是談種族的平等，而是在談民族自身的平等以及公平待遇其國民。拒絕此一提議當屬非常困難，尤其牧野男爵會明白指出，他的提議並不包括任一國家必須在移民方面通過任何方案。日本的修正案若被通過，載入盟約引言，則關於宗教自由的條款或亦可列入。

克拉瑪爾（捷克）看不出日本的修正案能產生甚麼危險。他認為日本修正案的措詞完全與盟約引言的其他部分調和，尤其與『公開，公正，並榮譽的關係，』等詞句。

德茂斯基（波蘭）說他完全與日本代表同情，但是他看不出條款中若不作具體的規定，引言中怎能作一般的宣佈。

顧維鈞（中國）宣讀如下的聲明：

『我相信日本的修正案中所包含的原則包括一些問題，只能留待以後纔能作使各方面滿意的解決。然而我仍願見此一原則載列於盟約，我希望本委員會採納此一原則不致遇到嚴重的困難。我請求把我的聲明列入會議錄。』

威爾遜認爲日本的提案一定要在委員會外引起爭論，所以最好不把它列入盟約引言內。民族平等是國際聯盟的一個基本原則。盟約的精神就是盡力設法使各國處於平等的立場，希望大國可以協助小國。盟約不僅承認各國的平等，而且訂有規定，於此項平等被威脅時予以維護。

牧野男爵說他不願再繼續無益的討論，但是在此一問題上他是代表日本政府之不可更改的意見。所以他不得不請委員會對此問題作一確定的決議，他請各代表關於將他的修正列入盟約引言一問題實行投票。

票投過了，十七票中有十一票贊成。

威爾遜總統宣稱，此項修正案因未獲全體一致通過，故不得謂之通過。

拉諾德提請注意，說大多數已經投票贊成。

威爾遜總統承認大多數已經投票贊成，但是他說本委員會的決議若非全體一致便不能生效，而日本的修正案則未接受全體的支持。過去大多數議決生效的只有一案，那就是決定國聯會址的案子。在那一案，問題若想解決，沒有其他辦法，所以只得實行多數通過。目前這一個案子，當然多數已經投票贊成，但是還有人強烈反對此項修正案，在如此情形之下，此項決議不能認作是已經被通過。

威爾遜說，他投票贊成此一修正案，是因為他制定了一個國際法的原則，就是民族平等的原則。至於『公平待遇其國民』一問題，我們可以讓各國自行斟酌尊重其他國家的公民。沒有人能否認此項原則，本委員會投票的結果，在這一點上應已使牧野男爵及日本國內



輿論滿意。

薛錫爾勳爵認爲盟約最好不講這些權利的問題。緘默可以避免很多討論。

威爾遜總統說，沒有人會認爲適纔的投票是反對日本代表團所提出的原則。

牧野男爵說，他堅持這一點，深爲抱歉，但是他請求將對日本的修正案所投的贊成票數記入議事錄。以後遇有適當機會，他仍將提出此一問題。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一日下午八時半，第十五次會

拉諾德關於門羅主義提出一個新的拆衷案。上次討論這一問題的時候，大家已同意關於門羅主義的規定應列入第二十條以內。他認爲委員會對此問題尙未完全同意；所以，爲取得全體一致，他現在提議如下的條文：

『意在保證和平之維持之國際諒解，如各仲裁條約，不被認爲與本盟約之規定不合。關於某一地域之諒解或主義，如門羅主義，就其絕不阻止各簽約國執行其在本盟約下之義務之限度以內，亦猶是。』

此項措詞表示門羅主義必須不造成對完盡由目前盟約所生之義務之障礙，以此數語講明威爾遜總統在前一次會所講的話。『然而威爾遜總統的聲明只能記入會議錄，』拉諾德辯論。『他的聲明若列入盟約，則我的措詞中所包含的顧慮便被抹殺。』威爾遜總統於前一天說，門羅主義與由盟約所生的義務是不相違背的；拉諾德的修正案的目的是說明這一事實，而非如威爾遜之意欲避而不予以說明。而且，既提明門羅主義便是給了美國以特殊的且是特權的地位。

威爾遜總統害怕拉諾德所提的條文會造成一種印象，認為門羅主義與盟約的義務不相符合，以致引起一般人對門羅主義之不正當的猜疑。

拉諾德抗議此種解釋。他說，他所提議的條文意在改正一般人錯誤的觀念，說門羅主義使歐洲不能干預美洲的事情，并使美國不能干預歐洲問題的解決。現在若明白說明門羅主義與由盟約所生之義務并不相違反，則此項誤解便可改正。

薛錫爾勳爵說，他對此項修正案既不願予以支持，亦不願予以反對。他僅願問一下，此項修正是否能滿足美國國內所發生之批評與疑懼。

威爾遜總統說，美國對於門羅主義之不違反盟約的義務，並無疑問。美國所害怕的是盟約可能打破門羅主義。門羅主義若有與盟約不相符合的地方，盟約可能佔門羅主義的優先，不僅因為盟約在時間上是在門羅主義之後，而且因為它構成一部確定的國際條約。沒有人能懷疑，美國若批准此項條約，它便要予以實行。

拉諾德的意見是他的修正案可以滿足法國的焦慮，且不會引起美國國內的不滿。全世界都曉得的事情，現在把它明白說出來有甚麼可反對的呢？他的修正案中若含有絲毫足以引起懷疑的地方，則可以找出另一個方式，既可以拔除此項懷疑而仍舊保全他的修正案的原則。他認為必須如此作，以取得本委員會全體一致的贊同。

蒲爾日瓦說，法國的修正案是根據兩個不同的意思：第一，它的目的在說明盟約與門羅主義不相違反；第二，它把一些同樣意在保障和平的理想與諒解，因而應被認為是與盟約符合的諒解，與門羅主義聯繫在一起。這樣一來，便訂出了一個一般的原則，而門羅主義之列

入盟約便是此項原則之特殊的應用。

克拉瑪爾問，假如巴拉圭與烏拉圭發生爭端，國聯理事會決議支持其任一國，則國際聯盟是否有權前來應援。

威爾遜總統作正面的答覆。

薛錫爾勳爵相信，門羅主義絕不阻止一個歐洲國家的軍隊前往美洲保衛被壓迫者的權利。門羅主義的唯一目的是阻止歐洲任一強國在美洲大陸獲得任何勢力，領土，或政治的霸權。認為門羅主義會阻止國聯理事會，於執行全體一致的決議時，使不得在歐洲，美洲，非洲，或亞洲有所行動，是對門羅主義的一個曲解，美國的公民必定首先予以辯正。

威爾遜總統同意。

顧維鈞說，本委員會在前一天對本修正案已經討論多時，所以他不願此項討論再事延長。然而他認為他在前一次會所提出的修正案若被採納，法國與捷克兩代表團以及他自己所提出的反對便都不可成問題。他的主張是在『諒解』，一詞上添加下列一語：

『與本盟約條件不相違反且意在保證和平之維持之』（諒解），『如門羅主義』

威爾遜總統對此一修正案與對法國的修正案作同樣之反對。

顧維鈞提議在第二十條第一段第二行中『義務』一字下添加『或諒解』等字。

此一修正案被通過。

拉諾德提議一個新草案，意在改正他的第一個草案所予人之猜疑的印象。他的修正案的

第二句現在的措詞如下：

『一切其他約言，尤其關於某一地域之約言，如由門羅主義所產生者，就其旨在維持和平之限度以內，亦復相同。』

威爾遜總統認爲此一草案不能令人滿意。而且，前一天已經通過了關於門羅主義的一個規定，且委員會已經決定將它另列一條。

拉諾德宣稱，若是如此，則法國代表團就必須作一項保留。

威爾遜總統問，此項保留是否表示法國代表團將公開反對美國的修正案。他認爲此種局勢必在美國造成一最不幸的印象。

蒲爾日瓦無意在美國造此種印象，但是他想避免全體大會中及報紙上所可能發生的討論。他認爲拉諾德所提的草案若被採納便可獲得此一結果。

威爾遜總統宣佈此一修正案未被採納。

顯然法國決心要力爭到底，在和會全體大會中再徹底討論這一問題。爲避免此事，郝上校在咬緊牙關準備應付！

四月十二日

威總統由華府回來，爲一部分參議員所迫提出門羅主義保留案以後，英國在和會中的態度便顯然是討價還價，而且是不顧一切的討價還價。這一種態度的表現最初僅是這裏一言，那裏一語，並不着痕迹，當然更不能說它是官方的表示。繼而英國要人就在正式談話之間表示，目前英美兩個最大的海軍國達成一個海軍協定要以目前的時機爲最適宜。終於在四月八日，郝上校與威總統會商以後，決定把這一個不受歡迎的發展登上紀錄，在那一天他寫信給

勞合喬洽如下：

『昨日我問你，你是否反對將門羅主義列入盟約，你告訴我，猶如你已往告訴我，說你不能同意，若非與美國關於我們的海軍建造計劃達成一個協定。』

郝斯決定寫這一封信把這一問題講明，不僅因為與勞合喬洽的談話頗為模糊影響，而且因為薛錫爾於數日前寫給他的信中談到目前的局勢所表示的意見。這一封信說：

『我在重要人物方面獲悉，與美國海軍有關的高級官員一些最近的吐露（他所指是美國代表團的海軍顧問本遜海軍上將的一個聲明）已經產生了一個不幸的印象。很可能此項吐露是被誤解了，但是事實上此項吐露予人以印象，認為美國的海軍政策是一個擴張的政策，認為美國的野心是在保有至少與英帝國海軍同樣強大，或較英帝國海軍尤為強大的海軍。有人力稱，說此項態度完全違反國際聯盟的理想，說此項態度若真正代表美國之既定政策，則它遲早必要引起我們與他們之間的武裝衝突。……你能答覆我，說包括國聯的和約簽字以後，貴國將放棄或修改貴國的海軍計劃嗎？我斷定英國政府將立即作相當的保證。如此作法正好是國聯創始時的一個 *Beau geste*（慷慨之舉）。』

郝斯同日以如下的話答覆他：

『這兩個問題（門羅主義保留案與海軍計劃提案）有何關聯，我未能看出。我們在努力的和平，其中包括一個國際聯盟，若能實現，我們就必須符合它的精神。爲此目的，貴我兩國便都不能再增加我們的陸海兩方面的軍備。』

郝斯於九日將此信呈給威總統，既已邀批准，便送交受信的人。當日下午將近黃昏的時

候，薛錫爾通知郝斯，說勞合喬治認為此信不能令他滿意，於是兩個人就大事辯論。郝斯較他素常尤為直截了當的告訴薛錫爾，說關於門羅主義保留案美國不肯作討價還價的事，但將採取它認為正確的立場。他不要他的關於海軍計劃的信退回（薛錫爾曾表示要退回），因為該信代表美國的既定政策，沒有重加考慮的必要。

『今晚我們將把門羅主義修正案提出於委員會。我們歡迎你予以支持，但是你若認為必要，你當然可以予以反對。』

薛錫爾顯然大為煩惱，承認他不能應允英國的支持。郝斯給他一份最後起草的門羅主義修正案，其措詞如下：

『本盟約中之任何規定，不得被認為影響為保障和平之維持之仲裁或地方諒解之國際條約，如門羅主義，之有效。』

幾個鐘頭以後（在第十四次會），威總統正式提出他的修正案，並被通過。薛錫爾未曾發言，表示默認，威總統很高興。他曉得美國參議院批准的一個大障礙已經被破除，郝斯也覺得舒緩得多了。薛錫爾確曾提議此項修正案不要添加在第十條，而應當單列一條，被大家同意。

薛錫爾顯然向來主張採納門羅主義修正案，現在該案既已被採納以後，他又反對拉諾德與雷斯所常常要求的對門羅主義下一個定義，這使威總統非常之高興。

『我們若下定義，』他呼籲道，『我們就必須限制或擴大這一個主義的應用，我們沒有一個人願欲如此的。』但是法國兩位代表絕對不肯同意。蒲爾日瓦堅持反對，吵嚷不休，

拉諾德說他要在全體會議力爭，使全歐洲都可以聽到。

『這事頗爲不妙，』我對郝斯說，『你不怕在全體大會中大吵大鬧嗎？』

『一點也不，』郝上校緩和的回答。『今早我對克雷蒙梭說了，他向我保證，說在全體大會的時候，他的兩個代表他都不予以承認。於是這「老虎」又說，「拉諾德氣得我要發瘋，蒲爾日瓦急得我要死。」不，』郝上校結論說，『不要害怕，門羅主義修正案是一定可以通過的。』

四月二十日

雖有人仍害怕在全體大會中大吵大鬧，而選任各小國的理事却出乎意料的順利。委員會任命一個小組會，由威斯尼赤，威尼采洛，及蒲爾日瓦組成；郝斯擔任主席，但因他工作繁忙，請彌勒代理。郝上校對於彌勒的能力雖極信任，而小組會的一件最大的成就却是由他設計而成的。貝爾福與薛錫爾跑進來，於是他們作了一次時間很長而顯然極爲友善的談話。他們交換意見完畢以後，郝斯說：

『我有一個計劃；我希望你們贊成。至少這計劃可以節省時間，而時間是很寶貴的；我們每個人拿一個卡片，在上邊寫出我們要任命爲理事的會員國的名字。』

二人都同意了。真是事出意料，三張卡片上所寫的國名是一樣，其中雖有一張是貝爾福寫的，另一張是薛錫爾寫的，而在我看來顯然是郝上校手段巧妙，操縱了兩個人的筆。

當然事情的經過並不如此簡單。事前曾經作初步而深切的探討的談話；很使顧維鈞失望。中國被遺落，因爲認爲中國當時沒有一個負責的政府。大家並同意，新興各國不應入

選，因為它們的問題繁多，需要國聯處理。希臘佔了一席；至於希臘本國，顯然大家對它都缺乏熱心。薛錫爾同意，拉丁美洲應有一國參加理事會，郝斯就指定巴西，因為它的面積最大，人口最多，並因為在戰爭中它最早予協約國以協助，益以它對美國的傳統的友誼。帕索瓦是巴西的首席代表，並剛當選為該共和國的總統。我被派去通知他被任為理事。他對於所給他的這一個榮譽深為高興。他是一個很能幹的人，現在被任為理事當能使國聯在拉丁美洲的聲勢抬高。

四月二十二日

盟約的形式已定，大家已允予簽字時，英國又想有所修改。他們想把『國聯會員各國 (States, Members of the League) 改為『國聯會員國』 (Members of the League)。

薛錫爾勳爵寫道，盟約委員會的原意與目的本是如此，此項修改不過是把起草委員的錯誤予以改正。

『起草委員若都同意，則盟約委員會即可不必再行開會，』他建議。

但是彌勒堅持問題並不那樣簡單。這提案的目的當然是使英帝國各自治領的代表得為國聯理事。彌勒認為這不僅是一個起草的問題，所以必須提付盟約委員會討論。威總統與彌勒的意見同，但是他不願反對英國，因為英國代表在最近幾次開會對他幫了很大的忙。這問題已經懸擱數日未曾解決，現在因加拿大代表鮑爾登爵士 (Sir Robert Borden) 的書面詢問而迫在眉睫。這件事又懸擱了幾天以後，威爾遜，勞合喬治，與克雷蒙梭於五月六日簽字了一件備忘錄，內容是：



『英帝國各自治領的代表得被任爲國聯理事會的理事。』

大概威總統未曾預料此事以後的發展。此項辦法予英帝國以六票權，而美國則只有一票權。也許威總統認爲以後遇有爭論各自治領可能與美國而不與它們的母國一致投票。數日以前，十人會議的一次正式會中，休士（澳國）說（雖然未曾記入會議錄），下次英國參戰時，『澳國或參戰或不參戰——要由它自決。』這話無疑猶明白在威總統的記憶中。

當然，六票權即使能完全由唐寧街操縱（絕不敢必），也無甚用處；因爲，除不重要的例外以外，國聯大會及理事會的一切議決必須全體一致。然而，薛錫爾的修正還是爲四月二十八日的大會所通過而列入了盟約。

註：美國參議院於一九一九年辯論盟約以及繼而美國實行總統選舉時，此一修正亦爲參議院未曾批准盟約的原因之一，很多人也認爲美國所以未參加國聯，此亦其故障之一端——回憶及此，殊深遺憾。

#### 四月——日期闕

報紙與各代表會議場所都紛紛議論所謂威總統之堅持要把盟約與和約『糾纏或交織在一起』。很多人說這是一個爭持不決的問題，我却一點不曉得，這好像很奇怪。郝斯與薛錫爾於一月二十二日開會，關於把盟約與和約『交織在一起』本已作了確實的決定。當時威總統便堅持要實行他的主張。但是事實上他實在不必堅持，因爲就我所看到的而言，對於他的計劃並沒有人提出反對——至少是不反對把盟約與和約這兩個文獻結在一起。他的主張我曾聽他與郝斯在談話中講了三四次，內容差不多一樣。他說：『對於未來我雖希望至善，而和約同人類一切的文獻一樣，可能表現不完善。它可能不能符合我們的理想，但是若把盟約列爲

和約之完整而不可分的一部分，則我們便有了一個機構，可以達成我們的任務，並因應以後可能發生的局勢。」威總統的此一態度是爲薛錫爾所熱烈支持的。「註」

關於盟約與和約結合的問題，若是可以說確有爭執的話，勞合喬治與克雷蒙梭二人，無論他倆的真實主張如何，在爭執中始終是守中立的。至少有一次，克雷蒙梭當着我的面對郝斯說，他認爲盟約在目前沒有多大用處，但是他希望威總統對於它的終極的價值也不要希望過高。在一月初談判開始的時候，威總統對於和約與盟約的進行都非常熱切，實在可以說是迫不及待，而勞合喬治與克雷蒙梭則態度遲緩，不慌不忙，這也是事實。威總統說明他爲甚麼要迅速，有幾次說他不能在巴黎久住——說少數幾個禮拜以內他必須返回華府。不少人認爲各首要代表確實希望威總統返回白宮，希望他既已回去以後，他的總統職務使他難於，如非不可能，回歸巴黎。這聽來頗有道理，也許就是他們的態度的真實解釋。至少有一次我聽

「註」薛錫爾是歷任英國首相的沙利斯伯(Salisbury)勳爵的幼子，後被陞爲子爵。他於一九四一年在倫敦出版「偉大的試驗」一書，評論巴黎和會時的情形，關於郝斯上校他寫道：

「郝上校是我的一個老相識，也是國聯的一個強烈的支持者。他與威總統在盟約委員會中代表美國。他是一個志趣高潔眼光明敏的美國人，忠於威總統，並深信英帝國與美國諒解爲世界和平與繁榮所必需。人若可以分志成志在有所作爲與志在高官厚祿兩類人的話，他顯然是屬於前一類的。他對於地位毫不介意。但是他對於他的國家的福利却極爲關懷。所以與他共事頗爲愉快。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他永提出他的真實的主張，說明他的真實的理由。這樣達成的協議永不怕以個人的私情或私利而被推翻。數月以後，威爾遜與郝斯的合作停止，國聯深受其殃。他倆若合作到底，國聯或可爲美國參議院所通過，而世界歷史的軌途可能與實際所經過的情形完全兩樣。」

克雷蒙梭對郝斯說：『貴國總統是一個不討人喜歡的人！』由克氏的觀點，這是對威總統在這時的態度的一個貼切的描述。

#### 四月十六日

關於盟約最後草案兩次最激烈的爭辯，不是發生於委員會的會議席上，而是發生於郝上校的書齋兼會議室；這次開會同其他次開會一樣，又是郝上校任勞任怨，首當其衝；郝上校沉默寡言，不要求人注意，更不要求人喝彩；只要他的上司稱許，他的良心安謐，便是他的最高的報償。

這些並未惹人注意然而關係却極爲重要的爭辯，是集中於兩件保留案（雖然爲避免惹人注意並未正式使用這一名詞），兩項保留都爲美國考慮過批准和約與盟約問題的兩黨人物所一致堅持。實在關於此項保留，美國人是一致的。此項改變被認爲是非作不可。

第一個是『任一強國不得違反其意志接受委任統治一個地方，』或就以後所用的措詞，只應委託『願欲接受的國家』（第二十二條第二段）。很多代表激烈攻擊此一提議，威總統個人也與他們的意見一致。他們的理由是，『因爲多年受壓迫或其他原因不能自治的民族，所有開明與民主的民族不應當爲他們分擔責任嗎？文字的計劃是不夠的，所有較幸運且較富有的國家必須分擔統治尤其是領導的責任。』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並傷了多少人的感情以後，這一個特殊的條款纔列入盟約。

最後列入第十五條第八段的決議也是經過了雖未公開而尤爲激烈的辯論。該段的內容是：

『涉及會員國內政的案件，國聯理事會不得作任何建議。』此項規定使美國，當然也使其他國家，可以完全支配其移民法律與學校規則。日本代表大失所望。郝上校喜歡牧野，並贊佩他的雖遇挫折與國內攻擊而不氣餒的態度。郝上校避免詳細討論這個辣手的問題，我認爲這很聰明。他僅說：『我的親愛的男爵，若沒有這說明的條款，我害怕美國的國會就不肯接受這「新秩序」，他們可能不參加國聯。他們可能不受盟約的約束。事情就是這樣簡單。沒有討論的餘地。我們不接受就只有走開。』牧野不聲不響的接受了。但是當然他也不是完全失敗。關於門羅主義及『類似的區域的諒解』的保留（第二十一條）對他的創傷發生了止痛的影響。

關於美國不接受委任統治，郝斯發言較多，說明亦較詳細。『我們無意躲避改造世界的責任。不是，決不是；但是我們，至少是我們多數人，懷疑我們的政制是否適於不同心理與不同傳統的外國民族。我們管理菲律賓雖非自私，且極糜費，但是我們的一部分很重要且極有勢力的領袖却認爲我們的管理並非完全成功。誠然這只是一小部分人，但是却有勢力極強的一部分美國人願欲我們的政治活動只限於在美洲大陸。他們說，委任統治地可能變成帝國的附屬地——這種情形他們絕不歡迎。當然也許是我錯了——我希望是我錯了——但是我自承我們若不遷就這些偏見，美國參議院與美國人民就會不承認盟約第十條，而我們對世界和平與國家安全的希望乃有賴於這一條款的存在。』

我承認只有那會議室的四壁曉得在這些開不完的會議中都是講了一些甚麼話，但是我想由上述的寥寥數語也就可想到會議中所申述的那些連篇累牘的理由了。

## 四月二十七日

威總統在委員會中取得門羅主義的保留，及對盟約的修正，准許各國於事前二年通知得脫退國聯並卸却其責任。華府的參議員，擁護和約與反對和約者，都說這個勝利將破除美國批准的障礙，但是無人能否認，這兩項修正却削弱了威總統在此地的地位。誠然，除中國與日本以外，出席委員會的各國沒有一個認為門羅主義有何真正的重要。歐洲人的理由是：門羅主義既未使美國不於一九一七年參加世界戰爭，則美國以後認參戰與它有利時，它還是要參戰的，而且門羅總統早已經作了古人，決不會再發言。情形很顯明，各代表所以反對此項保留是認為這樣便有機可乘，可以討價還價，爭得權益，而這種勾當也確曾作了。奧蘭多公開說，克雷蒙梭則較為審慎的說，他們既幫了威總統的忙，使他應付華府反對他的參議員，他們當然有理由要求他幫助他們應付他們的國會；那至少對他們也是關係極為重要的。

但是因為威總統堅持脫退國聯的權利，並於通知後放棄在盟約下所擔負的責任，他在道義上的聲望於是大為低落。為威總統惋惜這一步驟的多數人，迄至最後幾天還是威總統之不動搖的擁護者。現在他們不是了，他們現在引述威爾遜在和會中那些顯然與他後來的行動不符合的演辭。『他對我們說，盟約這一詞的含義是神聖的，藉盟約我們可以得到上帝的和平。威總統痛肆詆毀人為的條約與協定，說人與國家僅在有利於他們的時候才予以信守，但是他大聲喊道，國聯盟約「是由上帝批准的」。盟約是一個神聖的文件，簽字於盟約的人是浸潤於「和平王子」的靈魂，但是現在我們看出來，它僅有二十四小時的約束力。你可以隨你的國家的利害加盟或退盟。換言之，盟約不過仍是一束廢紙——同所有舊式的條約一

樣。』這些話有人告訴我，是拉諾德講的——但是他在公開辯論的時候向未曾如此極端。

奧蘭多則作了一個長篇演說支持威總統，顯然他是希望一個重大的報酬。在他的甜如蜜的演說辭之下，威總統顯然心裏很痛苦，實在對於國聯的理想破壞最甚的莫過於這位意國首相的懸河之口。無怪乎首創盟約的威總統痛苦到難以自持。奧蘭多的話是：『爲國聯會員國的特權在今日看來無論如何寶貴，但是使你安慰的，是你若願意，你可以解除你的會員國的資格及其責任，如果國聯的前途未能滿足我們的要求。』

人人希望此項犧牲可以破除和約以及威總統在華府的障礙，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此地威爾遜的理想却由此喪失了多數人的信仰。

#### 四月二十八日

今天，使我們大爲放懷，和會全體大會通過了附有門羅主義保留案的修正過的盟約。會議廳內裝滿了炸藥，但因克雷蒙梭應付得當，幸未爆發。澳國總理休士演說反對國聯，反對日本，講得氣憤填胸，大有自行爆裂之勢，而蒲爾日瓦則準備停當，要再提出他的屢被委員會拒絕組織國際軍的要求，或至少是組織國際保安隊，以強制執行國聯的決議案。以外有葡萄牙的代表準備好一篇演說，據說有一哩長，說明他的國家是一個宗教觀念極深的國家，開國以來所訂每一件條約至少在引言中必須寫明在聖父、聖子與聖靈三位一體鑒臨之下……。「老虎」深通主持開會的方法，較之美國老練的黨人與政客沒有遜色。他常常說他在美國的時候對於這件在政治上極爲重要的事情曾加以注意，最近郝上校之主持會議他當然又學了一些榜樣。

今天通過的盟約對第十條的一個修正，一般代表當不甚熟悉。這是威爾遜總統未事聲張提出來而不聲不響的通過的。這個修正認可了而且確定了威總統的主張，說日本關於種族平等的提案雖經多數投票贊成，却不得謂之通過。它的另一個意義是，此案若再被提出，只要有一個澳國代表在場，便絕無通過之望。這一個議事程序的改變是載在第五條的第二段，其內容如下：

『除本盟約或本和約條款另有其他明顯規定，國聯大會或理事會任一會議之決議必須出席該會議全體會員國之一致同意。』

這次可紀念的會議，這最後一次的會議，是在下午舉行的。晝間天氣陰暗沉悶，等黃昏到來，會議廳內的人影越來越大時候，纔通知威總統出席。我必須承認，這位被請來宣佈他的新福音的疲敝的人，他的身體與精神並不是頂好。過去開會的時候，他對全世界的代表演說，慷慨激昂，使在座的人都為之動容，現在却沒有那慷慨激昂的神氣了；二月十四日，他把盟約第一次草案也是提出於這一個全體大會，那時他的詞句美麗，娓娓動人，現在也不復聞見了。一般說來，這不是威總統個人的罪過。十個禮拜以前，他對於他治世的萬應靈藥深具自信，嗣後他受和會游擊戰術及國內狙擊戰的打擊，頭昏目眩，既顛且蹶，對於他自己及他的方案與計劃已經不能自信了。這次，他要講的話，他要作的說明與闡發，沒有使用他最善於使用的那娓娓動人的詞句。他必須講一些枯燥乏味的細節，說各條款如何顛倒過來，名詞如何改換了，當然他沒有詳述他被迫而不得不加列進去的那些規定。可是，當他講完，最後說『我現在動議通過盟約』的時候，台下泛起了掌聲，克雷蒙梭用帶着灰手套所鼓出來

的不響亮的掌聲也參加在裏邊。

當主席宣佈「蒲爾日瓦先生發言」以後閉起了他的眼睛的時候，郝斯上校的面孔確足供人研究。莫非用盡心機計劃出來的事情到底不能實現嗎？或許是「老虎」忘了他與郝斯的約言，也或許是他決定不受這位美國代表的擺弄，而決定以他自己的方法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不管怎樣，那時刻大家都不愉快。威總統厭倦的靠坐在椅中，貝爾福凝眸看着天花板，克雷蒙梭閉上眼睛，而各代表則準備傾聽這位「法國國際聯盟協會」之父拉長了篇幅講他的見解與憂懼。但是我必須不要冤枉人，因為此次開會我未擔任翻譯（開全體會時都由蒙都翻譯），所以我可以看出他的呼籲雖未能令人相信，却頗為動人聽聞。「我不瞞大家，我們若必須成立國聯，謀求各國安全，我們就必須有所犧牲。我們的一些歷史的傳統及我們的習慣已久的權利就必須放棄，但是此項自由行動的喪失是如何無足輕重，若與我們日後所遭受的危脅對比——倘國聯沒有武力作後盾。」

蒲爾日瓦這樣講了約有十分鐘以後，他停下來喘一口氣，並伸手去翻他面前放的一大堆講演稿。這時克雷蒙梭忽然睜大眼睛，用木錘重重的擊他面前的桌子，用宏大明晰的聲音宣佈：「既無人反對，我宣佈本大會已經討論並通過了盟約委員會所提出的修正過的盟約。」會議廳內泛起一陣喝采聲，只有可憐的蒲爾日瓦一人沒有參加。他萬分痛苦，倒入他的座位。有他的幾個朋友前來安慰他，說他的未講的演詞一定列入這次歷史性的集會的正式紀錄。達爾迪低聲對郝斯說：「貴國國會把未講的演詞刊入『國會公報』，你瞧我們法國也學會這一套了。」郝斯默無一言，但顯然很快活。「老虎」使他倆的目的都已達到，但是自出



心裁。

各代表準備出去的時候，勞合喬治轉向克雷蒙梭——「請告訴我！蒲爾日瓦怎樣也當了總理？」

「你問得太對了。好多人有此疑問。我可以答覆你。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他們稱我作「專門倒閣者」，但是那實在有點冤枉我，因為我所倒的都不是真正擁護共和的，都是一些保皇黨，復辟黨冒充過來的。我僅是盡我的責任，並未徇情，亦未舞弊，等約有二十個內閣總理被我打倒以後，繼起無人了——只還有蒲爾日瓦一人，他們於是勉強讓他上台。很稀奇——不是嗎？」

我們散會出來在路上走着的時候，史末資將軍趕上郝上校，郝上校深知史末資對於目前極不完備的和約之是否合理及是否有效深致懷疑。幾個禮拜以來，幾乎沒有一天他不提議對它有所修改。他好像很疲敝。他沒有大多數代表表面上所表現的那興高彩烈的心情。對於郝上校之未講明的詢問，他報之以聳肩，繼而說：「和約可能湮沒無聞——我有時候想，那也是有好生之德的上天的仁慈處置——但是盟約則將永存——同命運一樣確定。盟約必須成功，我們也要設法使它成功，因為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挽救文明的未來。」

到最後，實在是最後一刻，等蒲爾日瓦與拉諾德幾經挫折，不再力爭時，聰明而更切實的達爾迪舊案重提，向四巨頭請得另一感情勝無的規定，若非是在世界大戰以後的情勢中這一規定也就可以制止侵略的再起了。達爾迪未要求組織國際軍，也未要求組織保安隊，甚至未要求組織由參謀人員所主持的監視團。不是的，他僅要求一個與國聯聯絡的國際委員會。

其任務爲作必要的證明，這一個卑小的請求獲准了。它於數日以後變成和約的第二一三條，其內容如下：

『在本條約有效期間，國際聯盟於多數議決認爲必要時所實行之考察，德國擔承予以各種之便利。』

#### 四月二十九日

一部分法國作家及美國記者譏笑盟約，說它是一部潦草完成的急就章。他們說，就聖經創世紀所載，世界在六天之內創成，但那時候是有神力協助的。『現在情形可就不同了，然而威爾遜與郝斯究竟工作得迅速。開了十次委員會，他們已經把世界改造。』

爲闢斥這一種譏笑，我把委員會歷次開會的日期記下來。第一次會於二月三日，在克里永旅館開會，威爾遜主席，出席的有十五位到十九位代表。開過十次會以後（開會時間共四十九小時），盟約的第一次草案被提出於二月十四日的大會。盟約委員會共開正式會十五次，修改以後的盟約事實上於四月五日完成。

但是經過並不僅此。由我的日記的其他地方可以看出，久在和會開會以前，對這新世界的憲章已經花費了多月的研究與討論。由郝斯到巴黎之時起，制定和約與制定盟約的人，就包圍了他。無數委員會，正式與非正式的，時常在克里永旅館或其他地方開會。這些小組會開會的時間到了多少鐘頭，實在非想像所能及；但是那些會是常常開，開得時間長，有時候是很令人厭倦的。

#### 四月三十日

郝斯今日與克雷蒙梭作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他們要我與他們一同坐在屋內。郝斯告訴「老虎」，說關於侵略的可能，盟約已經作了詳盡的規定，威爾遜雖認為不必要，然而他還是要為法國力爭「萊因協定」。談到一般問題，他對「老虎」說，威總統對於他被迫所作的妥協，極為憤恨，從此以後，無論在國內或國外，他決不再退讓一步。「老虎」於是繼續承認，說我們歐洲人「是一幫不容易感化的人」，他並如以往屢次的表示，說歐洲方面對威爾遜信條之「精神的準備」未曾徹底，當然更遠非完備。「你們當然未曾以你們的美麗的理想感化了席曼斯，」他說。「他想吞併產牛奶餅的林堡，及塞爾特河（Scheldt）的兩岸，我說，「我的朋友，那些地方不是屬荷蘭嗎？」他便大不高興。我說那話的時候，他便疾首蹙額，顯出不豫之色。」「老虎」停頓了一下繼續說：「席曼斯身體長得小，別方面也很小氣，但是他的想像力却大得驚人。他認為比國動員了一千萬人作戰，把列強救了，免為德國的奴隸，但是我們若不把林堡劃歸他，下一次他就不肯再出兵了。是的！請相信我的話，親愛的朋友，歐洲一些小狗（指小國）同那些大黑熊（指各大強國）是一樣的凶狠，貴國參議院若不批准盟約，我相信歐洲各小國還要起來搗亂。」郝斯笑了，認為此事不可能，於是「老虎」說，「希望你幸而言中。」

郝斯對於美國此次參加和會，創立國聯，認為可以必定成功，但是我向來未曾有他那樣的自信。我回想起威總統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四日對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演說中所講的話，不禁悵惘。他說：「政治家這時候應已曉得，世界的輿論在各地方已經充分警醒起來，完全理解當前的問題。任何自治的國家的代表將不敢忽視此項輿論，締結如維也納會議之自

私而妥協的盟約……國會諸君當能感覺流注於世界各地自由人之心坎與良心的潮流之充分的力量。國會的決議必須適應此項潮流。」

當然他現在不敢再這樣相信了。小席曼斯確未感覺此項潮流，如果他感覺到了的話，他也未看重它的力量；其次，意國代表團幕後的智星齊亞羅加，詭詐而狡猾，也確未曾感覺到。國聯於本年十一月開會時，這些「開國元勳」（！）一定前來與會，把產生國聯的威總統所最心愛的規定塗抹修改，使國聯改頭換面，完全失却他的本來面目。比如那些預言世界政治重心已經由歐洲移到美洲，而美洲則將實行孤立，不再過問歐洲的事情，假若這預言不幸而中，則國聯盟約的命運要如何呢？蒲爾日瓦雖然堅決反對盟約中一部分的規定，可是今天他對郝斯說，他要在法國參議院中爲盟約力爭（他是法國參議院一個很有勢力的議員），因爲盟約雖不完美，這究竟是『向正確的方面邁進了一步。』以外，威總統所感激不忘的薛錫爾與史末資當然在國聯開會時也要爲威總統的理想及他們的信仰力爭，但是在國聯開會時他們能在場嗎？英帝國領土遼闊，他們的任務可能召他們到天涯海角。但是席曼斯與齊亞羅加則不成問題一定到會，由他們過去的活動看來，對國聯是不會有好處的。

人人唇邊掛着一個問題：我們已經使民主能安全存在於世界了嗎？這只有時間能够答覆。由我與締結和約的人接觸所獲的印象，我是不樂觀的。我想起威總統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對美國國會說明此次世界戰爭的目的所講的漂亮的話。他說：『我們作戰是爲創造一個新的國際秩序；戰後若不能建立此項新秩序，則世界便不會有和平。』我們只可以說，和平尙未獲勝，同志仍須努力。

威總統在和會開幕的時候大聲疾呼，說，『人類的良心現在醒了，』他說他要代表『人類的偉大呼聲』講話。我們若不聽從威總統的偉大號召，世界的戰禍恐怕還要沒有已期。

## 第六部 颶風後的柏林

九月二十日（一九一九年），柏林

又一個迅速的變化與一個新的目的地。我又來到柏林與阿特龍旅館。二者都很破爛，是情理之當然。我接到命令的時候並不詫異。幾個禮拜以來，我便感覺到郝上校心中在想令人不能滿意的德國的局勢。我看得出，他是在設法獲得德國國內的真實情報。我深曉得郝上校對於與德國媾和的情形不滿，希望採取與實際所採取者完全不同的途徑。和會在凡爾塞開會，爲安全起見雖屬必要，但是與德國公文往還，煞費時間，既未能與我們最近的敵國通力合作，決不能謀得世界的和平。多數人把和會之不能盡如人意歸咎於法國人之狹隘的愛國熱情，他並不如此看法。他認爲德國新建立的共和及其領袖，凡所措施，都不能令人滿意。由各方面獲得的情報判斷，德國帝制垮台，共和勉強新建，國內正陷於杌隉不安的狀態。他看見停戰協定所定的條款，德國並未實行一條。他認爲德國的新當局能力太差，驟負重任，其所決策類多不當。我的新任務是考察德國的局勢，並於可能時在德國搜尋一個可以幫郝上校及其他較爲客觀的人渡過目前難關的人物。

九月二十日

我考察「颶風後的柏林」今天所遇到的第一個人是可憐的老X。他若曉得我把他的名字寫入我的日記，他會大發脾氣的。十年前我在巴登巴登(Baden Baden)認識他是一個膽大的騎士，至少有一次曾在德國著名的越野賽馬獲得優勝。三年前他是一個勇敢的團長；今天他

拖着一條腿，左頰上有一塊希奇的癩瘰，證明他在作戰時幾乎喪命。我在咖啡館遇到他的時候，他很冷淡，避不與我接近，但是半個鐘頭以後，他找到我的房間，却大談而特談！他說他在德國已經毫無辦法。他想同鮑爾（Bauer）上校往中國去，但是須要體格檢查，他害怕他不能及格，我想他的害怕是很有根據的。

他談了又談，但是與多數其他的人不同，他的話確值得一聽。此次戰爭如何爆發，是誰引起了戰爭，我想已經成了老生常談，但是他的看法却是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他承認塞爾維亞問題與奧國大公爵的被暗殺使局勢更加複雜，並認為俄國沙皇於一九一四年勅令修築通往德國國境的戰略鐵路，有助於打破戰前的和平，但是——現在我要引用他所談的話：

「戰爭所以爆發，是因為德國外交部的官員的自卑感。戰前幾次交涉，我們都告失敗。英法協約我們無法應付。它們在外交上操着勝利之券，而我們的外交威望則掃地無餘。其次是對我們軍事威望的打擊，德國訓練的土耳其軍隊，在巴爾幹戰爭中為法國訓練的斯拉夫與希臘軍隊所打敗——敗得一塌胡塗！於是格雷（Gray）提議召集會議，但是全體德國人都反對參加會議。自從俾士麥死後，我們每次參加會議，必定失敗。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對敵作戰，以重建普魯士軍國主義的聲威！不幸德國軍隊的統帥雖有在一八七〇年戰勝的盛名，却沒有出師必勝的本領。較年少的毛奇（Moltke）的品德雖極優越，但是德國皇帝說他的名字對於德國軍隊可以比得上十師的兵力，這却有點荒誕不經了。在戰爭中決定勝負的是軍隊的數量，而不是軍官的令名或品德。較年青的毛奇並不願意擔任他的職務，他自己也曾經承認。他說他的性格太緩慢，而當今的戰爭則須要速戰速決；在

瑪恩河 (Marne) 一役，他便表現了這一個缺點，那時候他未能一舉致勝，以至以後德國不得不從事消耗戰。

『他還有一個一般思想遲緩，行動遲緩的人所共有的缺點。這種人時而一反其自然緩慢的天性，忽然作迅雷不及掩耳的決定。他的這一個缺點表現於一九〇九年他給奧國軍隊統帥郝森道夫 (Hotzendorf) 的一封信，要奧國進攻塞爾維亞，雖然那時奧國的準備還不及一九一四年。郝森道夫未曾發動，但是奧國受此逼迫與五年以後奧國急遽開戰大有關係。若不是那封信對奧國的刺激，戰爭可能延緩，且可與我們有利，但是無論早晚戰爭爆發是不可避免的。』

『而現在呢？』

『戰敗者倒霉了，』他回答。『那當然只有聽候戰勝的各民主國家的處置。』

『你們的盟國奧國怎樣呢？』

『靠不住的民族，』他喃喃的說。『在作戰期間，德國派去二十萬軍隊鎮壓，他們才未叛離。』

他站起來，咳嗽了一陣，顛顛蹶蹶的走了，昔日的傲慢變成今日的卑屈，景像煞是可憐。今晚我要禱告，我們在戰爭中永遠不要戰敗！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柏林

前德國駐美大使柏恩斯托夫伯爵於禮拜一下午來拜訪我。他的面貌看來健康。他說他往鄉下去住了將近三個月。他所屬的黨，所謂國家民主黨，關於簽字和約問題分裂以後，他於



六月末離去柏林。他對我說，他自己是贊成簽字的，但是因為他的黨多數投票反對簽字，所以他覺得他不能接受當時請他擔任的外交部常務次長的職務。他本願意在外交部供職，但是他還願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以民主黨的名義候選為國民議會的議員。他雖未確實聽說，但是猜想艾伯爾(Ebert)總統不願讓他既以黨的領袖的資格在議會中又以政府官員的資格在外交部供職。由他所講的話看來，可以曉得他認為他自己可能在德國政治上大有作為。我來到柏林以後，所與接談的各黨派的德國人都認為若聽從戰前他由華府給德國政府的勸告，德意志帝國或不致於如今日之垮台。

他說：『當然我無須對你說，我們的政治與經濟局勢是非常嚴重。應當特別說明的，尤其是對一個美國的詢問者，是原料的問題。我們若得到原料，目前的德國政府如由美國獲得一點道義上的支持，我們就可以渡過去。我說「渡過去」，只限於今冬不太寒冷，我們若能於割去好多地方以後，以我們所能得到的煤渡過冬天。但是今冬若特別寒冷，我恐怕目前的德國政府必定垮台，德國人民關於天氣以致很多其他非人力所能控制的事情是都要目前的政府負責的。』

柏恩斯托夫在華府駐節多年，那時人人都曉得他服飾講究，儀容漂亮，但是現在站在我面前的柏氏却已大非昔比。他的皮鞋裂了縫，他的袖口綻了線，他的褲子太需要燙平了，在美國參戰以前他駐在華府那局勢緊張的最後數月以內，住在華府的人（當時我在外國）都認為德國政府所給他的大宗宣傳費并未完全用到印刷宣傳品或炸毀美國軍火工廠上邊。他在宴會賓客的酒席上也花了不少的錢，大家都認為他所備的酒與烟是最優良的。既有他的這一個聲

譽在我的心頭，我當然躊躇把我由美國陸軍補給部領來的很壞的雪茄烟給這位大使吸。見他雖不發言却渴想吸烟的神氣，我才給了他一枝，（後來我把一半盒這樣的壞雪茄送給他的時候，他雖然久爲外交官，習於不動聲色，這時却感激涕零，大有不能自持之勢。）『你不能理解你所給我的快樂，』他吞吞吐吐的說，『恐怕你永遠不會，因爲你未曾像我多月未曾享受這「神草」的安慰。是的，六個月以來，我弄的沒有辦法，只有吸棕黃色的紙，可憐呀！』

『德國的革命，』柏氏說明，『只不過是一種復員病；我們不敢斷定這一種病是否已經害完，也不敢斷定我們德國人在最近的將來不再害這種病。和平會議，或最高作戰會議，所給我們的極嚴厲的文牒，大多數德國人都認爲是侮辱我國，對我國確實發生一種極不幸的效果。我估計每一次文牒要使我們目前的政府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至少失掉五萬票。

『誠然，我們德國人現在想恢復工作，可是在前方作戰已久的兵士也有很多不適於艱苦的勞動，也有不少不願欲作勞動的工作。無論他們工作或不工作，我們都必須發給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費；只要政府有錢可發，只要我們的貶值的紙幣能買到東西，政府便可以勉強存在下去；但是紙幣越發越多，越多越不值錢，人人都可以看得出，不久印出的紙幣要不够那一張紙的費用了。

『請告訴郝斯上校，過去我同他所作的官方與個人的交往，以及我倆所作的談判，是我一生中最高興的事情。我倆的談判因爲情勢所迫，未得最後成功，我想他與我是同樣抱歉的。』

講到此地，我請柏氏注意高爾資（Goltz）將軍所統帥在芬蘭及其他波羅的海各國的德國

軍隊，那是使巴黎的最高作戰會議甚爲焦慮的一個問題。我問那些軍隊是否服從柏林的命令？柏林是否有意把他們調回國來？

我遵照訓令把這問題提出的時候，柏恩斯托夫說：『這個問題本來很複雜，但是也決不像西歐人士所見的那樣複雜。巴黎的最高會議好像忘記，停戰不久以後，高爾資就已開始解散他的軍隊，並在由我們所征服的地方撤出，這時忽然由波羅的海新建的實力仍不充足的各國請求留在原地，後來並由最高作戰會議命令留在原地，作爲阻止俄國共軍前進的屏障，在那時恐怕也是唯一可能得到的屏障。巴黎最高作戰會議諸公大概已經忘記，這些德國軍隊大部分運到他們現在所駐的地方還是用英國的船隻，是由英國政府撥給他們使用的。』

『這問題的這一階段大略是如此。現在當然此項局勢的其他方面方在引起巴黎諸公的注意，所以也應予以考慮。波羅的海軍隊的那些兵士，以及後來由國內前往參加的那些年青的冒險者，至少曉得一件事情，就是他們在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的生活比在德國好。他們現在不必作笨重的體力勞動。他們的衣食都取給於他們所佔領並支配的當地。古爾蘭 (Courland) 及其四圍的地方現在幾乎沒有人烟，那些軍人都認爲他們可能在那無人居住或居民逃散的地方開闢他們自己的田園。高爾資，我認爲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以後他或許改變他的計劃，但是現在確實希望他的軍隊與俄國白黨高爾查克 (Kolchak) 及台尼金 (Denikin) 的軍隊會師，目的在打列寧。既抱有此項目的，他大概希望由西方的協約國並可能由柏林獲得金錢與物質的援助。大多數追隨高爾資的人及德國國內他們的反動的朋友的想法，是等把俄國的紅黨打敗以後，高氏和他的人衆便可以凱旋歸來，開始驅逐他們所認爲德國的紅黨於政府之

外。這是他們的想法，也許他們的想法很對，但是他們想得太遠了；現在德國國民方爲生死掙扎，朝不保夕的時候，我是不能想得這樣遠的。

『至於我自己的活動，我是想說明現實，使我德國同胞不要再作過去多年來的迷夢。我告訴他們，說日本與美國有錢，但是我們其他國家是「一蹶不振」了。有人說我有點太悲觀，應當講激勵人民的話，但是因爲我相信即將到來的冬天將比戰時的困苦還難渡過，所以我覺得我應當振起他們的精神使他們渡過這最後一個難關。請告訴郝斯上校，我們若是可以得到一點原料，一點道義上的支援，一點此地認爲對於德國政府中人之通常的客氣，我想我們便可以渡過去，但是，是否可能，殊不敢必呀！請告訴郝上校，我贊成國際聯盟，但是必須是各國都能參加的一個國際聯盟，不分戰勝國與戰敗國，我更希望郝上校主張我們的武裝軍隊不要馬上縮減爲十萬人，協約國命令我們這樣作時我們同意了，但是我們若在今日實行，德國一定陷於無政府狀態。現在我們約有三十萬武裝軍隊，明年春天以前我們還得需要他們。現在，德國政府手中若僅有十萬人，高爾資在波羅的海各國帶着他的七萬人便可以左右德國的局勢。按目前實際的情形，他不過是有相當重要的一個因子而已。』

翌日（九月二十六日），我去拜訪拉斯諾（Walter von Rathnaw），最初他不肯接見，但是等我拿出他最近給郝上校的信，上面附有郝上校親筆寫的介紹我的話，我立時被請進去。他神經敏感，精神消沉，不像滿懷希望的柏恩斯托夫。他以下邊的話開始我倆的談話：

『巴黎所已作的事情是對人類與文明的一個犯罪，並不因爲和會一部分代表也許不曉得他們所爲何事而減輕他們的罪惡。他們把萊茵河以東的歐洲大陸巴爾幹化了，墨西哥化了。』

現在歐洲大陸上只留下一個比較強的國家，那就是法國。」

我說我在德國所遇見的人好像很樂觀，尤其是鄉下人，他說：『當然他們是的，他們在計劃怎樣過活。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命運一點也不曉得。過去五年他們深中了戰爭的狂熱，現在還不曉得戰敗使他們所陷入的困境。我希望他們不要馬上曉得他們目前所處的實況，他們一覺醒來恐怕要大為震驚。』

『是的，你說得不錯，他們愉快，也不是不肯工作。他們在開始力作，但是他們若像我及不少其他德國的經濟學家曉得，無論他們怎樣力作，他們決不能出德國於困境，那時恐怕德國就要完了，德國民族也要完了。他們要四散走開，如你今天看見他們正在四散走開一樣，當然只限於少數找到交通工具的人。有人講，一千五百萬德國人必須移民出境，不然就得餓死。你看，此話並不誇張。目前局勢太嚴重，決非移民往阿根廷，巴拉圭，與巴西所能解決；一部分德國人或可那樣逃出去，實在已經有些人逃出去，但是我們大多數德國人必須留在國內，我們以後的遭遇大部分要看美國的作法。』

我又說我發現差不多各地方的德國人都在各安生業，為生活掙扎，雖然在我看來他們並非不曉得他們目前的遭遇；於是拉斯諾說：

『是的，如你所看見，他們確實並不氣餒。然而他們正像害熱病的病人。有人進來，全身一看，說這病人的面色很好；他們說他的面色向來未有這樣紅，他的眼神向來沒有這樣亮。但是醫生曉得那面色發紅眼睛明亮的實情，曉得病人發燒的結果可能在幾小時以內使他致死。在這種情形之下，病人還未脫離危險期，必須細心調攝纔能使他轉危為安，恢復健康。』

現在請注意，我們德國人及有些歐洲其他民族所正在害的誤解熱與瘋狂還沒有過去，還可能致死；或者我們不致於死亡，但是我們現在還留有甚麼東西可以另行建設呢？我們毫無憑藉怎能建設呢？現在留給我們的除勉強維持我們的生活以外一無所有，這話是沒有人能否認的。我們的碳酸鈣隨阿爾薩斯與洛林兩省而去，我們出口的煤隨薩爾區而去。煤鐵兩項，留下的不夠我們自己用，以後絕沒有可以供輸出的。此次戰前六十年間，德國就已不是一個自足自給的民族，我們除藉出口貿易沒有生存之路。你看，我們輸出纔能賺錢。現在如何予以彌補呢？請記住，我們現在沒有船隻了。我們現在所有的是停工的工廠，爲果腹而辛勤工作的農民，以及由政府發予失業救濟金的工人。我們的馬克現在僅值美金三分錢，即使你們讓我們，我們怎能用它買原料呢？請注意，我不是由政治上討論這些問題，而僅是由經濟學家的觀點。西歐一些領袖人物希望我們賠償戰時所受的一切損失，但是同時他們却要不僅消滅我們的工商業與賠償的能力，而且要消滅我們的生存。今天，在經濟上，德國已瀕於死亡，死亡以後腐爛的屍體，我再對你說一遍，我是以一個經濟學者的資格，而不是以一個政客資格說話，我對你說那個腐爛的屍體將使全世界潰爛。

「你必須曉得，除法國以外，萊茵河以東已經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我必須再對你說一遍，巴黎和會已經把歐洲巴爾幹化並墨西哥化了。當然我曉得美國在巴黎的代表並不算作這樣的事情，我也認爲其他各國的多數代表也未曾想犯這樣的罪，但是你們還是這樣作了。你們所創的波蘭，捷克，與南斯拉夫是些甚麼國家呢？讓我告訴你：除掉留下它們的羞恥以外甚麼都不會留下；留不下一點可以促進人類幸福的事情；留不下一點可以增進文明福祉的

事情。彭塞爾先生，十年以後你若重臨此地，你將見生靈塗炭，廬舍爲墟，此種情形貴國當大部尸其咎。前途實在可怕已極，和平條件若不大行修改，則食日後必不可免的惡果者將不僅我們德國一國。全世界都將被捲入，鬧到無法無天的地步。」

『談論戰爭應該由誰負責，完全是詞費，』拉斯諾繼續說。他所指的是柏林書肆與報攤上所擺的一些評論和會的書報。『目前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各國聚攏來共謀戰爭的善後，無論我們對於戰爭各自的責任與個人的罪行如何，我們是都會參加在裏邊的。就是我們的皇帝，也不是他計劃和陰謀要打仗。他同他的左右就像一羣喝醉了酒的水手，不曉得如何照顧自己，胡亂跌到了戰爭裏邊，絕未顧及到他們治下的臣民。這位愷撒皇帝，』他繼續說，『簡直是一個傻瓜！簡直是一個懦夫！到末了，他爲甚麼不帶一批人馬與敵人拼死呢？他若表現一點丈夫氣概，有很多人會追隨他去，樂於接受他們的命運。但是，究竟追悔過去也是毫無用處。唯一值得的事情，是策劃戰爭的善後，加緊建設，並構築堤防，免得紀綱蕩然，洪水橫流。』

講到此地，拉斯諾先生詳細講他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在德國陸軍總部同魯登道夫元帥會談的情形。『可能發生的最大的事情在那時候已經發生了，那便是美國已經對我們宣戰，』他說。『一切希望已經喪失，顯然除當局一般盲目的首領以外人人都曉得。我想郝斯上校還記得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六年貴國參戰前他在德國的時候我對他講的話。我記得他感謝我談話的坦白，並在一九一六年道賀我於一九一五年所作預言的正確。當時我儘環境所許可講出我最坦白的話；那時候，如郝斯上校所表示，也很少有人敢講坦白的話。好，當時我對他說，

戰爭只能有兩個方法結束：美國出來調停，強制實現和平，不然就是美國參加協約國對德作戰。我由美國短期旅行回來以後，又對魯登道夫最後講這個道理。我倆談話時，我們是拿下棋作比方，因為我倆都喜歡下棋。我對他說，我的目的是救德國及數百萬的德國生靈，當時我未曾充分理解我也是為救世界的生命。魯登道夫當然講他的軍隊攻無不克，進無不取，是不會打敗的。

「是的，你打了勝仗，」我說，「我承認，但是打勝仗的結果怎樣呢？最終的一幕，最後的勝利在那裏呢？這些生命財產損失的代價是甚麼呢？你能告訴我嗎？」我發現（我把他問得無詞可對時他承認了）我們的大將軍並未計劃到最後一幕。他僅在希望對方不想再打，先放下屠刀。我與他談到正午，我倆的談話被公事打斷時，我發現魯將軍還有興趣，他要我下午再來，再多談一些。下午我回來的時候，我舉一八七〇年的戰爭證明前途之無望。於是我說：「將軍，我們把巴黎包圍了，那是一個結束嗎？」「不是。」「於是法國發生革命。那麼那是最後一幕嗎？那麼，」我繼續說，「你現在必須包圍倫敦，巴黎，與紐約。你必須挨次砲轟它們，繼之必須發生革命。你能作那些事，你斷定你有能力作那些事嗎？」

「他沉默了半晌，於是說：「你說服了我很多事情。我承認目前的局勢嚴重，但是我仍有一種感覺，我們將要獲勝，我們的勝利將要由不顧一切的潛艇戰獲得。」我們談那一個問題談到黃昏。我對他詳細說明你們美國在六個月中所造的船隻非我們在九個月中所能擊沉。我多估了你們第一個六個月中的努力，我低估了你們第二個六個月的成績。我現在還認為在第一個六個月你們可能達到或甚至超過我估計的數字，只是你們那時還未充分明瞭你們的危



險。我想魯登道夫一定是無法駁辯我的理論，因為不然像他那樣頭腦清楚的人不會像他後來所作的那樣作。忽然他把我們的數字及我們的紀錄都由桌上掃去。「你所看到的或許不錯」，他承認，「但是你不能使我相信。我有一種感覺，潛艇戰將可以使我們獲勝，」於是他一再重覆這句話。「我有一種感覺，認為靠它可以取勝。」你瞧，這樣我就沒有辦法，也就無話可說了。我們的領袖已不聽從他的理智而聽從他的感情。實在一切都完了！

『你帶來郝斯上校要問的問題，我願給你一個直接的答覆，但是我請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我與我見解相同的人現在都沒有在政府，政府中人也可能不聽從我們的勸告。但是我們已經同意促進政府履行和約。和約不能實行之一事實不能解除我們試一試履行的責任。我們曾一貫促請採取這一態度。當然和約的條件太苛刻，不能實行，但是我們認為唯一證明它不能實行的方法，是採取嚴格履行的政策。這樣就不能責我們不守信義，但是我們確實認為只有這樣纔能使巴黎諸公恢復頭腦清醒。』

在我們繼續到數小時的談話中，拉斯諾常常由歐洲的混亂局勢聯想到其他事情。『世界若不存在，』他一再說，『就必須建立一個新社會；在我看來，那一個新社會的基本原則必須嚴格要求每一個男女每天要作一些有用的體力勞動。勞動神聖必須為人人所確認。在那一個新社會裏必須沒有世襲的地主及遊手好閒者存在的餘地。』他有點悲哀似的又說：『恐怕我不見此項改革了，但是我希望你能看見。文明若要存在，這是絕對必要的。』

數月以後，拉斯諾擔任威瑪政府的外交部長，一九二二年六月被暗殺，因為他主張在可能範圍以內履行凡爾賽和約。拉斯諾在第二魏爾斯(Wirth)內閣中是一個要角，他所遭逢的

命運使繼起的當政者不敢繼續實行履行和約的政策。實在，暗殺他的兇犯在判定有罪幾個禮拜以後便被釋放，而且爲官民所頌揚！

拉西諾繼續長篇大論，滔滔不絕的講他的所夢想的社會主義化的社會。我頗費了一些力氣纔使他轉來注意當前混亂一團的世界，也是我瞻命前來柏林所直接關懷的世界。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柏林

在戰爭中總有一些不可解的謎，此次世界大戰也不是例外。此間最惹人注意的一個謎，至少是在軍界，是在馬恩河一役以前德國最高統帥部爲何把在那裏可能發生決定力量的兩個軍團由西戰場調開。尤其令人不可解的是那兩個軍團被調往東戰場，而那裏並不需要增援，更未請求增援。因爲這一步驟，德國進攻法國的右翼實力大爲削弱，結果德國的鉗形攻勢失敗了。我於一九一五年春在東戰場時，一位在德國作戰科任職的鮑爾(Bauer)上校對我說，當坦能堡(Tannenberg)戰役正在進行的時候，戰況極爲良好，可以操必勝之券，這時總司令部忽然召魯登道夫在電話上講話。魯登道夫曉得這消息重要，所以要鮑爾上校在第二部耳機上傾聽。鮑爾上校對我說，他聽到特拉本(Trappen)上校由總部宣佈，說三個軍團和一師騎兵即將調來增援東戰場的第八軍，他問該項軍隊應配置於何據點。魯登道夫講明總部所需要的情形，但是又說他不需要援軍。特拉本答覆，說此項軍隊在西戰場沒有用處。第二天早晨，特拉本又來電話，說只調來兩個軍團和一個騎兵師，而第五軍團則將留在西戰場。

這些莫明其妙調來的不需要的軍隊，除皇衛軍一個後備師以外，都是第一綫的軍隊。那些軍隊的下落如何，我不曉得。但是我確實曉得，在一九一五年三月，至少六個月以後，我

聽到與登堡抱怨，說總部不讓他有一點第一線的軍隊，於是滑稽的說道：『我的軍隊都當了祖父了。』在我隨他的軍隊的時候，我確實除一團服裝齊楚的巴登騎兵以外未見到其他第一線的軍隊。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我未想到德國參謀本部的戰爭文獻會這樣早公開給我，我本想那是永遠不可能的，然而事實上這驚人的事確已經發生了。當然我瞭解威瑪政府高級官員所以採取此一步驟的政治原因；無論如何，這一個機會我却很高興利用。從停戰以後，無數普魯士的老軍官就堅持，說前方的軍隊可以繼續作戰到底，不虞失敗，說德國所以戰敗是因為後方的社會民主黨人背叛國家，乘機搗亂，纔使軍隊不能支持（數月以後纔把大部分戰敗的罪加到猶太人身上）。

這種傳說，我斷定將來要為一般人信以為真實，因為德國人同其他民族一樣，是想要相信甚麼纔相信甚麼的，而且與這種傳說相反的那些紀錄將要被竄改或完全予以銷毀。但是實際的事實，如現在公開給我的檔案所揭露，是魯登道夫於八月八日以後便喪失了軍事勝利的希望，他在正式的報告中稱那一天為『德國軍隊的喪日』。數禮拜以後，如檔案所更揭露，他悲嘆薩羅尼加戰場保加利亞與奧國軍隊的慘敗（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寫道：

『這註定了四國同盟（德國，奧匈，保加利亞，與土耳其）的命運。』數日以後，在一件正式報告中，他描寫六個或七個過去戰績輝煌的德軍師如何被打得潰不成軍。在文卷中還有一件備忘錄，詳細描寫九月二十九日（一九一八年）的作戰會議，出席者有與登堡，魯登道夫，與新任外交大臣辛梓（Hintze）。德皇主席，那些軍人與外交家一致主張，說：

『皇上，陸軍要求並需要馬上停戰。』

德皇反對此項決議，提出「留面子」的理由，但是最後被迫不得不承認：『我們已經無計可施了。我也承認我們必須設法結束戰爭。』

我們且再翻檢此項紀錄所揭露的敗軍與丟臉的故事。十月一日，魯登道夫派他的聯絡官雷斯納(Lesner)往見總理大臣，迫切要求和平，下面的話說明和平的必要。他寫道：

『軍隊今天還在支撐，但是沒有人能預料明天將發生甚麼事情。敵軍的衝破可能隨時發生，在一個要點上，一師可能不能完成其任務。』

在另一個同日期的報告中，魯登道夫承認他的士兵約有四萬，大多數為步兵，已經逃營，越境逃往荷蘭。在同一個報告中，魯大元帥正式承認他的軍隊的軍紀日加敗壞，第一次提到宣傳。他說：『多數兵士中了在前方由飛機投下來的宣傳品的毒。』

十月三日，危機到達頂點，興登堡給新任總理大臣麥克斯(Max)親王寫去這封急如星火的信：

『因為馬其頓戰場的慘敗，並因為我們沒有了後備隊伍，不能補充我們的重大損失，打敗敵人已經毫無希望。我們堅持要求停戰。』

我也看到皇太子給陸軍部的一封信。信的日期是九月十八日（一九一八年），裏邊說：『瑪恩河一役以後，我永不相信完全勝利可能獲得。一九一八年攻勢挫折以後，局勢變得實在嚴重了。我們必須儘速媾和。』

統率巴威里亞軍的魯普萊赫特(Ruprecht)大公爵的信也頗可使人明瞭當時的局勢，那

些信好像對於他的表兄弟新任總理大臣麥克斯親王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巴威里亞軍一般人認爲比普魯士軍還勇敢善戰，而這些信便是巴威里亞軍的統率寫的。

『我不認爲我們能支撐渡過來冬，』他寫道（一九一八年十月四日）。『甚至在那時以前我們就可能潰敗。美國軍隊增加甚速，較所預料者爲尤速；他們在法國的已有三十一個師。我們的後備隊伍不夠補充我們每日的損失，而且因爲缺乏軍官，因爲疾病，因爲食物太壞，他們的素質不及我們的敵人。』

十月十八日，魯普萊赫特又寫信給麥克斯親王，詞意尤爲急切：

『我們的隊伍的損失實在驚人。我們的步兵師的戰鬥兵很少夠三千人。我們損失了很多很多機關槍，我們也缺乏好瞄準手；我們的隊伍的抵抗力每小時都在減低。我們若不由羅馬尼亞接得更多的汽油，我們的空軍將不能起飛。我不認爲我們能支撐到十二月以後，潰敗有隨時發生的可能。魯登道夫不瞭解局勢的嚴重；在我們的敵人侵入德國以前，獲得和平是絕對必要的。』

關於德國之常勝不敗的陸軍（！）概如上述。

我若有時間，願更詳細抄錄這些紀錄。我有一個念頭，認爲這些紀錄將來會不能再得到的。現在倒霉下台的人將來可能東山再起，利在把它們完全銷毀。但是我的時間短缺，而且究竟我奉命來此是爲估量未來的可能，而不是憑弔已經垮台的德意志帝國。

我由德國官方報告所作的這個敘述無論如何片斷簡略，我必須不要遺漏德國海軍在德國戰敗中所佔的地位，因爲德國戰敗德國海軍實在是佔在主要或領導的地位。由這些報告中

可以看出，遠在結局六個月以前，基爾與威廉港的海軍高級將領就注意到海軍士兵的士氣大為低落，深為焦慮。十月九日，席爾海軍上將命令水手將在港內旋泊已久的艦船駛往海內，打破英國遠航艦隊的封鎖，作一次解放的戰爭，不然就壯烈犧牲——於是危機達到頂點。海軍士兵不僅拒絕啓旋，而且殺死幾個命令他們去作戰的軍官。有一些報告說明，奉皇帝命令去指揮未叛變的艦隊的亨利親王（皇帝的弟弟）未曾見義勇為，說他始終留在岸上的兵工廠內。也值得注意的，是最初不服從的爆發是發生於海軍，裏邊並沒有猶太人，而在陸軍裏則有很多猶太人作戰英勇，受有鐵十字勳章。毫無問題，在艦上與造船場與兵工廠內的海軍是純粹的「日爾曼族」；然而他們一曉得陸軍打了敗仗，便不肯再白白去送死。十一月一日在基爾發動兵變的便是這些務實際的人，當然不是英雄；幾個鐘頭以後，兩個海軍基地的社會民主黨與他們會合，於是常常誇耀的德國海軍便如此不名譽的終結了。

此項經過雖屬家諭戶曉，人人盡知，我還是把這些透露實情的文件的一部分抄錄出來，因為我新交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朋友堅持要我這樣作。俾斯麥取締社會黨的法律撤銷以後在哈爾（Halle）所開的第一次社會黨大會，我曾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前輩一同列席，這一事實使他們更把我當作是他們的一個同調。他們想使世人盡量曉得德國皇室與軍閥戰敗的事實。德國人民向來誇張他們的武力，不肯打破此項迷夢，所以社會民主黨在後方叛變的傳說深入人心，急需發表戰敗的真象以消滅此項傳說。

他們既這樣熱心，於是我就提出一個條件，要曉得德國的無限制的潛艇戰是在如何情形之下並由何人主張實行的。他們立即答應我的請求，很熱心去尋找有關的文卷。他們說：

『目前的國民議會沒有一個議員曾參與此項決定德國命運的決議。』

官方的紀錄表現，關於採取無限制的潛艇戰雖已爭辯了一年，這問題僅是在一月三十一日（一九一七年）德國「國會作戰委員會」會議時纔行決定，由是德帝國簽訂了它的確命狀，而喀帕爾（Capelle）海軍上將則獲得了不朽的罵名。這位海軍上將在海軍界或政治界並無聲望，但是因爲在這緊急時期他代表提爾皮茲（Tirpitz）發言，所以他的話就有重量了。根據紀錄，這是他的話：

『我們不必顧慮美國；我們不讓美國的一隻船及其所裝載的兵員到達大西洋的此岸；我們所以使用潛艇就是爲此，我們所要搜索而擊沉的也就是此類傢伙。』

寇哈（Koch）海軍上將繼之發言。他的話不那樣有聲有色，但同樣堅定果決：

『潛艇戰將迫使英國乞和，』他堅持。

委員會的主席於是提出下列的決議：

『看目前的情形，我們實行堅決的潛艇戰顯然將能於五個月內強迫英國接受我們提出的和平。』

德國海軍中人久已要求實行無限制的潛艇戰，此項決議既已通過，於是派遣特別信差傳達於海軍司令部及陸軍總部之興登堡。翌日，喀帕爾回到委員會的會議室，帶來他所謂海軍之感激的謝忱，他並說：『我並可向諸位保證，由軍事觀點看來，美國參加我們的敵國作戰，結果所給它們的幫助將恰等於零。』這也在紀錄裏邊。

九月二十六日，柏林

我不能如願出去活動，因為等候見我的人太多，那些等了又等要想見我的人好像看見那擁擠的「景像」覺得好玩，但是究竟為甚麼，只有天曉得。我一點都不能幫他們的忙。然而我確實出去到波茨丹（Potsdam）在當地戍軍禮拜堂參加了祈禱，悔罪的祈禱。禮拜堂內擠滿了德國陣亡軍人的孤兒寡婦，而那些軍人的屍體則正腐爛於整個的歐洲，由波羅的海到黑海，由英吉利海峽到窩瓦河。

柏林的街市，早先堂皇富麗，現在則荒草蔓生，垃圾遍地，空氣腥臭。有時候我覺得旅館內的空氣還比市內廣場上的空氣好些。下午沿著斐德烈街散步也確實不能使人高興。（有人告訴我，要我不要在夜間到那裏去。）戰前的柏林，那條街最繁華，人山人海，是柏林生活的中心。現在那條街則荒涼寂寞，沒有那如潮湧的人羣了。街上看到的是傷殘的兵士，顛蹶蹶的走着，或者由門洞內或屋簷下伸出乞討的手向人求助。這些不幸的人中有些胆大妄為，向人作出威脅的姿態。其他更多數是蹲踞在寒冷而潮濕的牆邊，好像羞於讓陌生人看見他們的畸形的截去一段的腿與臂，他們的盲了的眼睛，或他們的疤痕，幾乎令人不能辨認那是人的面目。所有這些不幸的人在一點上是相同的。他們都在自行告訴他們的悲傷的故事，而那些過路的人則漠不關懷，盡可能迅速的走去。俄國的難民，常常是赤着腳，照例是穿着襤褸，也一羣一羣的轉來轉去。他們是由革命中逃出，顯然對於他們所面臨的凍餒無所恐懼。

當政的社會民主黨，好像更著意於揭發已經垮台的帝制政府的錯誤，而不設法應付當前實際的局勢或即將來臨的嚴冬。誠然我時而聽到所謂「冬賑」的計劃，但是在養活萬千急待



救濟的人一方面却未作一點實際的事情。他們大吹大擂，極力宣揚的，是帝制政府之軍事上的潰敗以及與軍事失敗應同尸其咎的外交上的錯誤。

追究戰敗責任一事是由德國國民議會（繼帝制國會的機構）的一個決議所發動，該議會於三個禮拜以前指派一個委員會，其任務為：（一）確定誰挑起戰爭及（二）誰堅持實行無限制之潛艇戰，以致迫使本不欲參戰的美國參了戰，結果註定了中歐各帝國的命運。

這一委員會的祕密會議現在正在開會，據宣佈此項查究將採取超乎黨派的立場。委員會的主席於認為為公眾福利有必要時得開祕密會，但是由各方面送給我的無數的報告看來，恐怕遲早要有不少的醜史宣揚出來。

### 柏林——日期關

社會民主黨公開給我的戰時文件，凡於他們所謂「帝制派與蠢笨的統帥部」不利的情報，都盡量讓我看。幾乎所有的情報都是以魯登道夫為攻擊的目標——魯元帥在戰敗時已經逃往瑞典。我們雖不能不承認威瑪政府當局公開此項文件含有政治作用，但關於德國戰敗的原因下邊的結論是沒有錯誤的：在西戰場的德軍打了敗仗，不能不投降，後方為饑餓所困迫的人民之所謂搗亂，寧可說是戰敗之必然的結果，而不是戰敗的原因。

有一件戰敗的紀錄，我認為有重大而永久的價值，所以把它詳細抄錄下來。

一九一八年春，德國統帥部宣佈稱為「歐洲的穀倉」的烏克蘭已被德軍完全佔領，予以控制；德人問訊大悅，認為餓了肚皮已久，此後可以「大吃大嚼」了。一部分神經過敏的人還說，可惡的英國封鎖被打破以後，對於比國與法國北部陷於饑饉的人還可以予以救濟。

但是事實的真象忽然大白。這「麵包和平」結果又是一個幻夢——是德國宣傳部不得已的一個捏造。由基輔回來的無數的火車（一九一八年八月）所裝載的不是食糧，而是受傷與殘廢的兵士。凡是有眼睛的人都可看到：德國當局所宣傳的與烏克蘭「經濟合作」的計劃是一個完全的失敗。在這危機的關頭，副總理大臣海爾弗里區（Karl Helfferich）被派往基輔（一九一八年八月），實地看一下所謂「麵包和平」爲何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樓，以及把德國文化帶往愚昧的草原去宣揚的德國人爲何屢被暗殺。實在，駐烏克蘭的德軍司令官艾哈恩（Eichhorn）元帥與外交代表彌爾巴哈（Mirbach）侯爵都被德人所稱爲「恐怖黨」的人在警戒森嚴中殺死；德人儘管稱那些實行暗殺的人爲「恐怖黨」，而烏克蘭之被蹂躪的農民却頌揚他們，膜拜他們，稱他們爲愛國志士，因爲他們在強敵壓境，橫肆劫掠的時候，不肯坐視不顧，能夠見義勇爲。

海爾弗里區在烏克蘭未曾停留好久，大概不過兩個禮拜。他幾乎馬上就返回柏林，因爲當地的駐軍與傀儡政府告訴他，說他的生命有危險，說他們不能保障他的安全。他們都承認，當地農民一致反對所實行的「經濟合作」。下邊是海爾弗里區返回柏林以後馬上向國會作戰委員會所提出的慘淡的報告的節錄：

『我們的將近五十萬的軍隊，』他說，『未曾如我們的希望把東戰場的戰爭肅清，看實際的情形，在最近幾個月內，無論就軍事上或就經濟上講，我們是無希望把它肅清的。誠然，我們未由當地農民或俄國共黨遇到重要的大規模的抵抗，但是我們在游擊戰中的損失非常重大，而這些雜牌游擊隊伍的胆量且與時俱增。我們用刺刀所支援的斯克羅帕斯基（Skor-

opatski)政府，我們一旦撤兵，便要馬上垮台，但是即使在我們用刺刀支援它的時候，犧牲了多數人員與物質，我們所預期的當地的「經濟潛力」，常常傳說是富得驚人，還是一點未曾實現。我們所支援的政府未曾履行它的任一諾言，顯然一般人所希望的「麵包和平」是一個幻夢。我們的軍隊不是就地徵發糧秣，那本是我們所期望達到的最低限度的目的，而是由祖國內運去僅有的糧食充作軍糧。誠然，我們建立的烏克蘭當局辦事怠忽，沒有效率，但是等我們的軍隊自己去徵糧，結果還是不很良好。農民不肯爲明年的收成播種，去年收成的餘糧他們又藏在地下備他們自己食用。我們選任的鄉長本爲領導鄉民走入和平與生產的軌道，他們雖聲聲口口表示協助我們，却不爲我們生產糧食。不幸石油的生產亦爲量甚微。由英美的技術人員幫助，高加索的油井在我們到達以前被破壞，必須數月以後纔能再行產油。誠然，當地儲存的還有少量的石油，但是靠我們的補助過活的我們的盟友土耳其竟大胆已極，把儲存的煤油拿去，不讓我們使用。」

這位副總理大臣結論主張把德軍立即完全由烏克蘭撤退。他堅持把他們調往西戰場，那裏魯登道夫終於曉得他所處的危急的局勢，正在請求派遣援軍。援軍被派去，但是到達得太晚了，而且如統帥部所稱，他們到達的時候「士氣已經大形敗壞——是在俄國作戰的結果。」

威瑪政府中人一致承認，烏克蘭絕未成爲德帝國的穀倉，却確實成了它的墳墓。

九月二十七日

今天下午在一家書店瀏覽圖書的時候，柏林某報的著名編輯烏爾夫 (Theodor Wolff) 認

出我是戰前的一位美國記者，但是不曉得我現在的任務，我也未對他說明。威瑪政府已經不准他發行他的報紙的晚刊，他的日報能否發行還成問題，所以這位大編輯準備出去休假。他意的地方是意大利，想買一本歌德寫那美麗的國家的書。

『他們若讓我去——當然我一點也不敢斷定他們是否讓我——我計劃經由勃侖納山隘，再看一看那山水之鄉，呼吸於橘橙及檸檬花的馥郁，倘若花仍在開，最要緊是去掉這戰時感染的咳嗽，因為它要把我的身體累倒，』這位早先曾被畏懼現在仍有勢力的編輯說。

對於德國的未來，烏爾夫深懷憂慮，頗不樂觀。『必須應付當前問題的政府中人沒有政治的經驗，等待他們擔負的任務即使最專門最練達的人也要煞費力氣。是的！社會民主黨人當懷想已經死去的柏伯爾 (Bebel) 與奧爾 (Auer) 與辛哲 (Singer) 那些前輩。我不贊成他們的政治，但是他們至少還曉得他們所爲何事。』

烏爾夫忽然撇開德國的內政，發表一段意見，顯然是要我帶到巴黎或甚至美國去的。『在和會，勝利各國顯然可以把德國割裂成片斷。那不失爲是一個解決的方法，雖然是一個壞方法。不然協約各國，在美國領導之下，可以用友好條約把德國與它們聯結在一起，這可以使大家都獲得和平與安全。不幸這兩條路和會都未採取。』

### 十月一日，柏林

國民議會所組織的追究發動戰爭責任的委員會，我旁聽了多次，由是我想起一個問題。在我離去柏林的前夕，我把它提給柏恩斯托夫侯爵。我的問題是：

『一九一七年一月，柏林若不宣佈實行無限制的潛艇政策，而對華府說：『我們歡迎美

國的調停。我們相信，若果發起談判，便可以獲得合理的和平。」我問他：「由你看來，若果如此，結果當如何呢？」

「我仍在華府的時候，那時相信，」柏侯爵回答，「那有一半成功的希望，但是我返回柏林數日，更完全曉得了德國的軍事，政治，與經濟的局勢以後，我仍確信談判會要成功。」

這樣，當時若有可以使敵國聚來會議的實際機構存在，便可以避免再作兩年慘酷的戰爭。好啦，國際聯盟雖尚未經過試驗，但它確實是這樣一個機構。

## 第七部 黯淡的華府

十月四日，巴黎

九月二十七日我在柏林報紙上讀到威爾遜總統病重的消息一小時以後，接到郝斯上校的電報，告訴我他日內搭輪返國，要我趕緊返回巴黎，與他同行。等我到得巴黎，郝上校迫不及待，已經先我而行。

我本擬搭國際列車由柏林回來，車不經常開行，正在無可奈何之際，遇到美國食糧救濟總署的格林，說他有一部美國陸軍的汽車，邀我與他同行，我立即應允。我們的汽車的機件被人盜換，屢屢發生故障，車行速率大出格林所料，然而我却由此得以觀覽沿途的景色，見了一些坐火車所不能看見的事情。

我們到達威瑪，格林修理汽車，我在街上遊逛，看了德國新憲法產生的那簡陋的房間。在我們所經過的農業區，農民正在犁田，看來至少是德國的農民已經咬緊牙關在理他們的舊業。我們所經過的每一個村莊的路口都有松枝紮的牌樓，現在被秋風秋雨打得零亂不堪；在每一座牌樓上綴的字是：『歡迎我們的勝利的軍隊，』也常常綴着這樣的話：『我們悼念爲國犧牲的將士。』

但是在工商製造的都市的情形則異是。男女老幼，穿得都很單薄，東一羣西一簇的站着，不然就是無目的的閒逛，面色蒼白，餓着肚皮。他們好像都不關心，現在戰爭既已結束，未來的情形可能轉好；他們唯一想到的是他們既寒冷又飢餓，而冬天又將來臨……

我們的汽車既時常停頓，開行很慢，我向格林建議把車上懸掛的美國國旗取下，以免有損於美國汽車工業的令譽。格林認為這建議很好，但是決定不能予以實行。情形是德國司令官發給我們的護照寫明要我們懸掛美國國旗，於是我們沒有把它取下。美國剛把德國打敗，照情理德國人應當很憎恨美國，但是我們懸着美國國旗行走並未遇到很多仇恨。誠然，在我們行經工業城市的貧民區時常有人投我們以憤恨的眼光，但是一般說來，我們行經的地方，德國人看見我們的汽車與上邊懸掛的美國旗，除表示一點不耐煩的詫異外倒沒有其他的表示。經過過去四年慘酷生活的人，很難得使他們大驚小怪。他們曉得在這年頭甚麼事情都能發生的。

但是路上却發生了一個小事故。我們走到梅延斯（Mayence）的郊外，在一條街上修理我們的汽車，這時一位老漢，餓得有點站立不穩，走向我們。『我把我的兩個兒子交給了凱撒皇帝了！』他喊道。『漢斯死在凡爾登，弗蘭茲在東戰場的奧索維斯（Ossowice）被炸得粉碎，現在我曉得我是讓他們白白犧牲了。你們美國人爲甚麼不留在家裏，到這裏來幹甚麼呢？』

『老漢，你的運氣確實不好呀！』我回答，『但是不少美國的好孩子也死了。而且是你們先打的呀。』

他四下尋找磚頭，幸而沒有找到，一分鐘以後我們就坐上我們的氣喘吁吁的汽車，爬出這危險地帶了。

回想起我們在一帶樹林中的瓦沙（Vasa）村所住的一夜非常愉快。空氣涼爽而醒神，附

近的山溪中多有帶斑點的鱒魚，晚餐時胃口很健，我們吃了好幾條。不久有六七位鄉老集來，我們閒話家常，頗稱友好。『謝上帝，戰爭結束了，我們並都同意這一句話——』可惜戰爭不該發生。』可是不久關於德國皇帝逃往荷蘭的一事大家辯論起來。大多數鄉老認為他應該身先士卒，與他的軍隊共存亡，但是一位老者堅持，『不然，他應該活着，應該活下去。他代表帝制。他應該活下去，等現在柏林與威瑪當權的那夥油虫受到應得之罪以後再出來打。』

自然格林與我不參與此項爭辯。

### 十月五日，巴黎

昨日法國衆議院以三七二票對五三票通過授權總統批准凡爾塞和約。這不是克雷蒙梭所希望的在議會中之「煥赫的勝利」。七十三位議員拒絕投票是這一次表決中有意義的一個特點。我希望我們在華府能趕得上法國的順利。

數小時之後，英美保證法國抵抗德國侵略的條約也提出於法國衆議院，被全體一致通過。這保證是共同的，不是單獨的。只有美國批准的時候，英國纔受約束。

人人都問我和約在華府被批准的前途，但是我既一無所知，也就一無所言。由我所得到的消息判斷，和約在美國恐怕要遇到波折，但是這一點我不聲張，希望數日以後我回國內，情形可能轉好。

### 十月二十日，華府

我回國的快樂因我的上司郝斯上校的健康情況而減低。他需要割治，但是因為身體太衰



弱，醫生允予俟健康恢復以後再施行手術。

其他方面，郝上校也在受困惱。批准和約之爭已經達到尖銳的階段。白宮方面沒有指示的話；實在，甚麼話都沒有。有人說威總統已經死了；另有人說（其中至少有一位參議員），威總統已經瘋了！有幾位新聞記者，甚至那些素常一般人認為老練穩實的，在由華府發出駭人聽聞的臆測，他們的狂妄的捏造在以驚人的標題在報紙刊載出來。他們都認為幾個最兇狠的反對派的參議員洛治（Lodge），約翰遜（Johnson），與勃蘭第計（Brandagee），在磨刀霍霍。『他們想由郝上校聽一聽巴黎和會經過的實情——否則……』

在我回來一個禮拜以前，為郝上校診病的海軍醫官曾去拜訪參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洛治，說明他們急於想要審問的見證人的病況。醫官報告，說他倒還客氣，同意等候——但不能等得太久！

『你雖然來得稍晚，』郝上校說，『我却認為你是天上遣來的使者。你認識這幫人，他們肯相信你。他們也許猜疑醫生的證明。當然我不想逃避他們所計劃的盤詰，但是我不想在我能坐起為自已辯護以前被他們逼死。而且自然我想先與威總統會談一下，好曉得他的鬥爭的方略，關於這我現在尙毫無所知。考爾薩特（Kohlstat）昨天打電話告訴我，說威總統概不接見任何人。除威爾遜夫人與時而一位緘口不言的醫師以外任何人不准進入室內。你認識洛治，在個人方面你雖喜歡他，但在政治方面你同我一樣討厭他和他的所有的鬼把戲。但是請你假裝和氣，好好應付他，給我取得一個喘息的時間，一個「冷卻」的期間。』

只耽擱了二十四小時，我便前往華府，盡我力所能為。由洛治的女婿，我的老同學加丁

納 (Gardner)，我與洛治曾保有很愉快的社會關係。在政治的範圍以外，在我看來，他是參議院中一位最有趣味的一個人。在郝上校需要幫忙的時候，我若能利用這一點友好關係助他一臂之力，對我也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威總統左右的人把他的病况祕而不宣，郝上校雖不似大多數人妄事揣測，以為別有用意，却認為是一件最不明智的事。一個顯著的結果是很多驚人的謠言在流行，且有些人相信（不限於威總統的政敵），威總統不僅身體病得不起，而且精神已經失常。

『在急切需要大刀闊斧去幹的時候，我病倒在牀上，』郝上校感慨唏噓着說，『我們的前功可能盡棄。』

郝上校在身體上雖然臥病，不能起而應戰，他的精神却稱健旺，未曾疑神疑鬼，妄事猜測。洛治及他的同僚並未隱飾他們要嚴厲盤詰郝斯的決心，他們並由曾往巴黎廝混回來急於想出風頭的人（郝上校稱他們為豺狼）極力採取「情報」。

『你那一天能夠，』郝上校懇求，『請往華府去看洛參議員。你認識他很清楚，我相信他肯接受你的坦白的陳述。請告訴他，我一能走路就立即出席他的委員會。我們沒有可隱瞞的事情，一切都可公開。』

我於（十月）二十八日前往華府，當日見着洛治，他請我給郝斯一封安心的信。『郝上校能行動的時候，我們很喜歡見他，但是請向他保證，並不需要特別匆忙。我們不客氣的說，我們已經曉得巴黎和會的經過，那些造謠生事的人的胡言亂語我們並不聽信。過去的事情我們已經完全了然，但是等國會討論巴黎所造成的局勢的時候，我們確認為郝斯出席將極

有用處。』

洛洽非常客氣，而且在我看來，甚至非常體諒；在我們談完正事以後的閒談中，我得到一個印象，就是他對於打敗和約，由是改變盟約，以致把它「戕害」，並不如他的一部分徒衆所宣稱的那樣有把握。實在，我得到一個結論，認為外交委員會這位主席是趨向妥協，但是同誰呢？我把我的印象打電話告訴郝斯，他要我再與洛洽談話，若是可能的話，請他說明他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我們談了兩次話，我把談話的結果傳達給郝斯，他聽了很高興。『局勢光明些，光明得多了，』是他的評語。我相信他的判斷是對的——他通常的判斷都是對的——但是究竟威總統還未發言，黑暗籠罩着白宮。參議院對於批准和約的投票不能再事耽延，擁護和約與反對和約的話已經講了不下數十遍，世人需要，實在是要要求行動。

### 十一月五日，華府

弗雷塞已經返國，與郝斯在一起，昨天寫信給我：『郝上校對於你在華府爲他所作的工作極爲滿意，他對於你與洛洽的會見尤爲欣賞。郝上校擬於下週赴華府。』

（因沉默的白宮未覆他寫去的信，這一個來華府的擬議未曾實現。）

### 十一月十二日

上一次我與洛洽參議員會見後一個鐘頭以內寄給郝斯的備忘錄，因爲幾個原因，我未曾留下底稿。第一是，我與郝斯在電話中談話的結果，我本盼望他於數日以內前來華府，前來華府是他的預定計劃，可以由這時與他在一起的弗雷塞給我的信證明。但是我所以未曾留下

底稿，還另有一個很有力的原因。洛參議員與我談話時，我倆面前擺着一份印就的盟約，洛參議員會親自用鉛筆在上面（並簽了他的名字）作了幾個不重要的文字上的修改；修改的內容我記不清楚了，我所記得的只是修改的很少而且不關重要。但是他對於第十條及第十六條却添加了約有三十個字，這樣，依他看來，便恢復給參議院與衆議院以他說威總統所忽略的它們在憲法上所應有的權力。這些修改與添加，既爲洛參議員親筆所作，便使這一份盟約成了可供以後稽考的一個文件，我寄給郝上校的備忘錄（包括此一文件）的價值就在此。我留下一份是毫無用處的——當時我如是想。

十一月十六日（一九一九年）

我要把我與洛治談話的情形留下一個紀錄，雖然兩個禮拜以前此項談話對郝斯與我所引起的滿懷希望已成過去。白宮沒有一個字答覆郝斯，甚至說他的重要的信件已經接到了的話也沒有說。

洛參議員和我曾逐條研究盟約。我倆研討的經過，我現在記下一些。在我倆最後一次研討的時候，他的書齋的桌上擺着一份官方正式印就的和約，還有參議院正在討論的一份所謂洛治的保留案，但是就我記憶所及，我們一次也未參考它們。洛參議員是在我帶去的那一份印成的盟約上邊作了修改並添加文句，他說如果接受他的修改便可邀獲批准。修改的地方約有四十個字，添加的文字約有五十個字。在我看來，他的修改不過是措詞的不同，對於盟約的用意與目的並無所損傷。由我的判斷，那些修改對於盟約的實際目的只有補充之功，而無限制之力。在這一點上，它們與洛治向參議院所提出使和約不得批准的保留案大有差異。

洛參議員一再坦白說明，他注意之點，或如他幾次陳說，他的焦慮之點，是在盟約第十條，這一條威總統常常說是『盟約的心臟』，而他的提議，實在可以說是他的要求，是在此一規定之下的任一義務或承諾若非經參議院批准及衆議院同意均不得擔負。洛治講完他要講的話以後，我對這位外委會主席之幫忙的合作表示欣喜，這當然也是大有理由的。他現在所要求的比參議院所討論的保留各點確實緩和得多，但是我向他指明，若作任何修改，即使是字句上的修改，有一個障礙，因為若果修改的話，就必須將盟約重新提請所有簽字各國審議，這樣一來，恐怕有些國家要要求作其他的修改，結果一定要稽延時日。我又對他說，他所要求對第十條的補充說明，該條條文實在已經含有此意。我說『那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在對侵略者採取防禦或制止行動以前，當然要獲得參議院的批准及衆議院的贊同，因為只有衆議院可以通過作戰的費用。

『若是不言而喻，』洛參議員評論，口吻有點辛辣，『那麼說出來也無妨——而且還有很多的好處。』

洛參議員現在就和顏悅色的嘲笑我所使用的詞句『不言而喻』，說我是措詞不當。他於是進而發表他對這世界憲章起草所使用的文詞意見，說那文詞太壞了。

『就其英文措詞而言，實在不算高明。』於是他半嘲笑半當真的說：『這英文在普林斯頓大學或可勉強通過，但在哈佛大學一定不能及格。』

我同意了他的見解，但是說明威總統個人不能尸其咎。我說明，盟約是『多數人的頭腦與不少人的筆桿的產品。每一句話必須譯成幾種語文，然後再十幾次轉譯成英文，而每一次

每一字都被挑剔，被指摘，其所着意之點不是文字的刺謬，而是別有企圖。」

爲證明盟約的起草與修改的經過，我把史末資將軍把關於委任統一條提出於委員會時所講的話講給他聽。『我可以看出很多地方有修改與補充的餘地，』他承認。『但是目前這一條的條文是經過小組會長時間綿密的討論而獲得大家同意的，所以我警告諸位，即使再更改一個字或一個逗點，則整個的條文便要垮台。我們就必須重新另行討論。』

洛參議員聽了這話，態度緩和了一些，於是說：『當然我承認盟約的理想很高尚。但是這盟約能站得住嗎？它若是垮了台，我們不將被連累嗎？』

我承認國聯與盟約，同人類頭腦所創造的一切工具一樣，只有靜觀它以後的效果，但是我說：『我們可以於事前兩年通知退盟。我若沒有記錯的話，這種預防被牽累的方法還是你或你所主持的外委會提出的。爲通過這一規定，並爲通過多數參議員所堅持的門羅主義保留案，威總統拼命力爭，煞費了力氣。』

關於這一點，洛治未作承認，亦未下任何評語。

我辭出以後，趕緊往聯合車站的郵局，把洛治批改的那份盟約掛號寄出去，然後打電話給病在牀上的郝上校，告訴他說這一份重要的文件可以於翌早到達他的手裏。郝上校大爲高興，在電話中向我歡呼致謝。所可述者概如上記。〔註〕

十一月十八日

請參議院批准和約與盟約的爭辯，在希遲考克參議員領導之下即將恢復，今日我與他又就此事作一談話。我很敬佩希氏，並抱歉我因奉命不能對他同他對我一樣坦白。郝斯仍舊主

張，我們既無從曉得威總統是否接到他根據我與洛治談話並請接受他的稍微緩和的保留的信，所以不應當使威總統對接受洛治的保留與否這一點公開負責。希氏與洛治及凱洛格常常接觸，所以對於他倆的意向最能獲悉，他要我把下述的他的印象轉達給郝斯，我便如囑以行。

〔註〕（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記）這一個文件的真實下落，我始終不曉得。大概除威爾遜夫人及格雷遜（Grayson）海軍上將以外，是沒有人曉得的：他倆既絲毫未表現理解此一文件的重要，他們所曉得的恐怕也已經忘了。在下一個冬季與春季，威總統與郝斯上校往來了四五次信。威總統在他的病室所口述的信（他的信現在都是口述）雖很懇摯，却非友情洋溢，可是我所讀到他的多數信札中，只能想起兩三封可以列入這一類。在來年六月，郝斯於前往歐洲時將他的計劃寫信告訴威總統，威總統的回信非常友善，我頗為驚異。但是同時想把兩個彼此互有助益的人重新拉到一起的人却已經斷定威爾遜夫人是他倆言歸於好的障礙，並斷定威總統的病室若仍爲人所把持（實際上威總統的病室被把持直到他死），則他倆是不能言歸於好的。

常常有人問，是否從最初洛治就決心使和約不得在參議院被通過，而在談判期間他之所以提出各種修正案或保留案僅是爲爭取時間；我對於這一問題不能再有所揭示。他對我說，他對他親筆修改由我寄給郝斯再轉呈給威總統的盟約一定投贊成票，而且他告訴我，說由他判斷，若照他修改過的形式不會有多人投反對票。我的意思不是說洛治對於巴黎和會所作的一切或任一件事都衷心贊成——假定洛參議員會衷心作過任何一件事。最後一晚在他的書齋他甚至說：『你們出席巴黎和會的諸公好像叫威總統的懸河之口給迷住了。你們認爲他的話是極樂園中的呼聲，宣佈新時代已經到來，認爲老亞當已經死了……』

『絕不是，』我回答。『我們曉得他未曾死去，但是我們確實相信他扼緊着文明的喉嚨，並相信若不把他的手攔開，懷有善意的人所愛的這個世界是一定要毀滅的。』

『我及參議院中我黨大多數的黨員，』他說，『都贊成把和約無論以任何形式批准。所謂以任何形式，就是以我們所最不喜歡的形式也可以，因為如此便可結束目前世界關係中的無政府狀態。我必須奉命行動，但是在白宮把持的人使我不能直接接得訓示。他們僅告訴我：「威總統不肯絲毫讓步。」所關的是他的榮譽。他覺得他若不能履行他在巴黎對其他代表所作的諾言，他便喪失了他的榮譽。』

關於希氏與洛治的關係，希氏只能作很少的講明。『我自承，』他說，『這位麻州（Massachusetts）的參議員（洛治）對我是一個謎。最初我的印象是他不過想把他的一部分見解編入盟約，俾這世界憲章在未來不致被認為是由一黨所包辦。他對威爾遜的憎恨很深，他的論點是：威總統既未准許共和黨人參加起草和約，他們在批准一事上便可以自作主張；以外，在起草盟約時若曾與他們商酌，他們便可以不如現在自感所負責任之重大。』

『我承認在我與洛治非正式閒談時，他表示的意見在我看來還近情理，但是等我請他提出具體的主張，究竟要修改盟約的那一個地方，他的態度便強硬起來，他的面孔也板起來。我認為他好像要誘使我自動提出修改與讓步的條件。當然，按着威總統給我的訓示，我不能這樣作，雖然因為威總統臥病，他給我的訓示不免已經失掉時效。所以我的信念加深，認為無論洛治在兩個月以前的目的爲何，現在他已經決定否決和約與盟約——他若是能夠的話。請告訴郝斯上校，這是我的堅定的印象，並請向他保證，我們若不同意在我們多數人認為不關重要之點讓步，和約一定不能被批准的。』

十一月二十日



我馬上把這個壞消息轉達給郝斯。在回信中他表示憾歎，但是對於此地發展中的局勢他並未表示驚異。一回到美國，他便又恢復他由各方面獲得情報的「報告網」。他住在紐約比我住在華府對於時局還了解得更清楚。

我應當提一下，我與希遲考克談話的時候曾提請他注意：共和黨的批評，如去年洛治決議案及茹特與塔虎脫給郝斯在巴黎時的信所主張者，確曾被採入盟約，而且，爲列入這些主張，威總統曾經遭受他國代表之劇烈的反對。希氏笑了。『我對洛治也講了這話——不僅一次，至少是兩次。他唯一的答覆是對我茫然的瞪視。顯然共和黨已經把這一切置諸腦後了。』

關於美國對外關係的國策，有些在國會方面地位頗高的人，有共和黨也有民主黨，胡言亂道，聽來實在令人驚異，也令人不免傷感。據說洛治說：『只要我們像現在不放鬆裝飯的籃子，使我們最近與之同盟的那些土匪的手爪抓不到它，一切便有辦法。』而那位大言不慚，荒謬絕倫的波拉據說說道：『國際聯盟？我說它是一套胡思亂想構成的東西，發明它的人（威爾遜）向未參加過議會討論，每一次發言便表現他缺乏立法的訓練。』

今天（十一月二十六日），參議院投票否決和約與盟約一個禮拜以後〔註〕郝斯上校關於

〔註〕和約與盟約於十一月十九日在參議院以五十五票對三十九票被否決，未獲批准。參議院中的民主黨員奉行威總統的訓令與「堅持到底者」一致投票，否決了巴黎所制定的世界憲章，威總統因爲臥病，完全不曉得民主黨參議員所面臨的局勢。威總統若未曾發下此項訓令，或各參議員當時置此項訓令而於不顧，則和約與盟約便可能以八十一票對十三票被批准。

結果所造成的局勢對我作如下的評論。

『我們不曉得威總統是否看到洛洽於十一月二日給你的改變形式的他的保留案。我們不曉得威總統是否接到了那多數的信件與請願，都是在創立國聯一事上始終幫他鬥爭的他的幕僚與擁護者寫給他的，請他接受即使附有重要修改的和約——如是以避免世界的混亂。我們不曉得威總統寫給民主黨各參議員要他們對和約最初提出於參院時的形式以外之任何形式投反對票的日期——這一個訓令他們服從了，於是同洛洽派的人及「堅持到底的人」合在一起把和約否決。

『我們不曉得這個訓令是威總統寫就於九月，那時威總統及多數其他人認為和約可以其原初的形式被批准，抑是發出於十月或十一月，這時大多數最忠誠擁護盟約的人，與威總統同甘苦共患難的人，都認為投票的結果深是懷疑。

『比解答上述疑問尤為重要的是一個不能且不容迴避的問題：在過去必須作關係國家安全與世界和平的決策的急為緊急的幾個禮拜內，誰是美國的總統？在威總統未能與他的憲法顧問接觸的時日內，誰代行了他的職權？誰代他作了決策？這一種情形將來可能覆轍重蹈。我希望國會對這一個問題的行動不要過事就延。

十一月廿七日，華府

我必須不要冤枉洛洽，雖然鑒於過去兩個禮拜的發展（當然是指十一月十九日參議院的投票）這是不容易的。在我與他談話的時候——第一次在國會內他的小房間，不是在外委會的辦公室，最後一次是翌晚在麻州大街他家中的書齋——我未曾獲得洛參議員決心要否決和

約並撕毀盟約的印象，雖然他確曾表示意見，認為把這兩大文獻「交織在一起」是不明智的。實在，我的結論——他的話也證明我的結論不錯——是：他所主張的修改既已被接受，和約下的所有義務並由他幾次提及稱為「憲法權力」之參眾兩院隨時審議，則他的反對便可終止。他並相信當時反對國會正在討論中的和約的他的朋友們的態度也是如此。

郝上校認為洛洽及其他現在被稱為「不可和解的人」其態度所以變得更加強硬，是因為全國對和約反對之日見增加。全國對和約反對日見增加一事，是不能否認的。威爾遜現在既因臥病不能發言，當然沒有人能替代他把和約向國民宣傳，使他們接受。但是我還有一個印象，只有留在我的心中——並留在我的日記上。我認為洛洽因威總統未熱誠接受他由郝斯所提出的「橄欖枝」（表示和平）而傷了他的虛榮心，而他的虛榮心又是很大的；我適逢其會把那「橄欖枝」由洛洽轉交給郝斯。這一個情形我們實在絲毫不能為力。威總統臥病，威爾遜夫人與格雷遜不讓他與外邊接觸，當然無足責怪。甚至總統的祕書杜瑪爾泰(Tumulty)也不能進見，所以郝斯和他的朋友們與我們臥病中的領袖建立關係之一切努力都告失敗。洛洽很可能認為威總統向來傲慢，這次又把他輕忽；別方面，那「橄欖枝」或許始終未曾到得威總統的手中——完全是一個不幸的偶合。

### 十二月二十日，華府

這時候沒有人比哈佛大學的校長羅威爾(Lowell)對於當前局勢的危險及世界事情可能發生的悲劇認識得更清楚，所以他熱心主張調和現在公開衝突的各方的意見。他與郝斯上校這時候開了幾次會，並曾與華府的要人會談。他最後的報告以下面的話揭示給郝斯及其他擁護

國聯的人：

『在我看來，巴黎和會所採納的國聯與參院外交委員會所主張修改的國聯，其間的差異並不很重要，若是雙方顧全大體，便可以調合無間。但是我必須承認，我雖費了絕大的力氣還是發現不能調停，或甚至使威總統與主張稍作修正的共和黨參議員集會談商，也不能。』

十二月二十三日，華府

一九二二年春，威總統是否應親自出席巴黎和會這一問題又成爲（這至少是第二十次了）報紙討論的題目時，我把這問題提出來問郝上校，並把我的日記中關於這事之前後不同的記載拿給他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所記，說你反對威總統前來，說你盡力設法，說你勸阻他。我第二次所記說你贊成，實在說你熱烈贊成威總統的活動。這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兩個月以後，你的熱心冷淡了。你說威總統於三月間返回巴黎是一個錯誤，是一個如法國老於世故的人所說「較罪惡爲尤甚」的錯誤。』

郝上校笑了。『我必須承認你所記的都是事實。這確也是你的一個功勞。誠然，在一九一八年，最初提及威總統前來巴黎時，我認爲那是一個悲劇的錯誤。於是我盡我認爲正當的方法予以反對。報紙的記載在這一點上與你的日記一樣。我首先以正面攻擊，繼而以側面活動反對他前來——一切都無效果。他來了，並且你或許比任何其他他人知道得更清楚，我盡有可能以避免這一個毫無疑問的戰略與戰術上的錯誤所發生的結果。到一月中旬，我開始認

爲是我而不是威總統錯了；到那月末我更深信是我錯了。不久我便曉得，若非威總統到會，和會永遠不會開成，一定不會坐下來討論事情。列強會分裂成一團我一組，和約會要締結，然而事實上一定是好多件和約。那些和約一定是各自爲謀，矛盾錯雜，沒有絲毫的價值。沒有他到會，我們的和平之船是永不會下水的。那些代表五光十色，各懷私圖，他對他們的壓力決非用電報所能實行的。威總統第一次在巴黎的勾留是一個驚人的成功，世界未來的途程畫出來一個廣泛的輪廓，頑梗不化的也俯首聽命了。當然還有一些細節有待討論。我們這些小代表可以作那些事情，至少可以作其中的大部分，而其餘的問題則可以移交給國聯首次的會議。這至少是我的想法。

『在其他方面，情形也較前良好，良好得多。一九一八年選舉中威總統的失敗已被遺忘或解釋過去——或者外表看來是如此。反國聯的情緒或許是此次選舉失敗的一個輔助因子，但是當然還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國內的地方問題以及六年嚴厲立法以後必然積累的仇視感情。到一九一九年二月，美國人民對世界和平計劃所予的支持是多明顯呵！三十六個州議會中有三十四個已經無保留的贊成國聯，三十三位州長且已爲國聯奮鬥。

『在這情形之下，威爾遜最好留在國內，對那些仍舊盲目認爲美國可以超然不顧這活生生的鬥爭的世界的人稍微和緩一些，但是他返回到巴黎，參加了和會的遊擊戰；由美國國內看來，那游擊戰的情形實在駭人。不久，多數人開始認爲，我們既干預了他們的每一個問題，尤其是那些他們久已認爲是他們私人的爭吵，則那些惡魔似的歐洲人會要干涉我們美洲的事情。這一個不幸的想法如草原的火傳佈起來，於是不久各參議員，或至少其中一部分，

最初本僅意在搗威爾遜的亂，或僅想把他們自己的一些詞句放入盟約，這時看出這是一個在政治上取利的機會，也或許藉此可能獲得黨的勝利。他們勝利了，但是目前的世界局勢他們應尸其咎，我對他們並不羨慕。」

……一九二二年聖誕節前幾天，我最後一次看到前威爾遜總統。他的身體雖很壞，但是在我看來他的腦力並未受損傷。我是剛陪克雷蒙梭遊歷美國，等我們到華府的時候，這位法國的前任總理已經接到信件，說威爾遜先生不但能夠而且急切想見他。

『我願與你談一談不久以前我們的鬥爭。當時你是一位堅強有力的朋友，有時也是一位公開衝突的仇敵，』威爾遜的來信說。

他倆的談話很使克氏感動，會見完畢以後，威總統聽說我在樓下，便邀我上去，談話之間誇獎我在盟約起草委員會時作翻譯的成績。『俗諺說，翻譯就是杜撰，你已經把這一句話打破了。』於是他誇獎我在報紙與雜誌上發表的關於國聯問題的文章，繼而批評了一句：『但是你爲甚麼不說你會親歷目觀盟約的起草呢？』

『總統，我的意思是審慎。我認爲我以官員資格爲你供職的時候，應當脫掉我的新聞記者的身份。』

聽了這話，威爾遜大笑起來，但是繼續說：『現在你盡量不審慎，我纔喜歡。我請你絲毫不必有所顧慮。我們至少是沒有不可以對人言的。我深以我們在法國所維護的理想爲榮，那理想遲早是要實現的。我們在巴黎所訂的世界憲章將來或許要有所修改，使它完備，但是它之終於爲世界所接受，我却毫無懷疑。世界是不會自殺的。』威總統嘆了一口氣，我想他

在心裏一定沒有如他的說話那樣富有把握。他坐在那裏，受了創傷，不能再戰，成了他本國人之短視的貪婪與愚昧的犧牲。

威總統與克雷蒙梭在巴黎和會席上兩方對壘，幾經舌戰，這時克氏親眼看見威總統所遭遇的悲劇的命運，自不免深為感傷。他請求他的居停東道懷特原諒他當晚不能出席晚餐，就與我一人在他的房間進晚餐。

一九二九年一月

我的日記自我上次所記到今天將近七年的期間中，無論我在國內或國外，幾乎沒有一月不與我的上司郝斯上校討論世界的局勢。但是通常我們是談觸目驚心的現在，或令人焦慮的未來，很少談論過去，雖然過去並未成為陳迹。幾個禮拜以前，他的「私人文件」由薛穆(Seymour)教授編輯出版，送給我一冊，書內對於我在他的使命中所効的微勞過事稱許，於是我進而問他我很想獲得解釋的幾件事情。我又請他注意我的日記中所記的事情，請他幫我把那些看來前後矛盾的地方予以說明。

『我必須慶賀你的日記；關於我的情緒與態度的記載都很正確。原來我不想要威總統前來巴黎，我也如是告訴了他；我想要他在華府留「在幕後」。誠然，當時我所處的地位很使我左右為難，因為有些人竊竊私議，說我的用意是威總統若不前來，我便是美國的首席代表。當然這完全是一種惡意的猜測。我處在指派給我的第二位，我的責任就夠我擔負的了。但是在十二月及一月，我一接觸那些各持己見的和會代表，我便斷定，若沒有威爾遜的聲威，談判是不得開始的。然而三月間威總統却絕不該由華府回來；但是說一句公道話，他這一回

來並不是出自他的自願。在這一件事上，參議院應負極大的責任。友善的及非友善的參議員對他說，若無他們所要求的門羅主義的保留及事前二年通知脫退聯盟的規定，則和約絕無被批准的可能。威總統在巴黎發生一種極大的推動力量，而此項修正還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獲通過。他若是不在那裏，我真不曉得結果如何，所以我不願純事猜測了。」

我於是繼續：『在你的「私人文件」中你收錄了我給你的關於你將出席參院外委會的信（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並收錄了關於我與洛治對這一問題的談話的備忘錄，但是你隻字未提嗣後數日內我與洛參議員的兩次談話。你當可以想起，當我告訴你，說在我看來，洛治準備附有較他提出於參議的保留案內容遠為和緩的保留而接受盟約的時候，你馬上打電話給我，要我趕緊把握這一個線索進行。』

『我當然記得這事；它像是陰霾中的一線光明。』

『按照你的訓示，三月以後我寄給你一封信，講明與洛治會見的情形，並附有一件備忘錄，詳細說明洛治準備要作的讓步；他說他雖然不能保證，却認為若按此項讓步即可使和約獲得批准。』

『我把你的信與備忘錄轉寄給威總統，給它以我的熱烈的支持。那封信始終未說已經已收到。現在我願告訴你我為何不提這事，而在發表我的「私人文件」時未曾把它收錄。當時我不曉得，現在我也不曉得，威總統是否看到那封信，或附呈的那件備忘錄——在我看來那樣重要——是否曾為他所注意，或者他若曾經注意的話，他的身體與精神的情形是否使他能以理解它的重要。我若是收錄那件備忘錄，證明洛治至少是在私下準備由他的公開立場



讓步，則對於威總統已經強烈說他頑強不屈的批評，甚至由他的親密的信從者，一定要更加強烈起來。我自己不願負這樣的責任。我還有一個念頭：這真正是威總統的事情嗎？在我看來，他所處的地位是一個戰士，在領導進攻時受了重傷。決定怎樣收拾已敗的軍隊作有秩序的撤退，重整旗鼓，以備再戰的責任，應當只由他一個人擔負嗎？在我看來，這一個責任應當落到其他人的肩上。所以就發生了這一個問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與十二月間美國的行政權是在誰人的手裏？我不曉得——沒有一個曉得。就我所知道的而言，那是國會所向未解決也向未嘗試解決的一個謎。

「以外還有一個應當顧慮之點：我若發表了洛治顯然願作的讓步，那含義便是我接受了他的建議，並表示我信任了他的誠實。坦白說來，我不能那樣作。由我判斷，從最初洛治的誠實就大成問題。他採取這顯然和緩的步驟的動機是甚麼呢？當時我不曉得，現在我也不能說我曉得。洛治及隨他走的人是要澈底打消威爾遜所起草並簽字的盟約嗎？或者他們是僅想減弱在盟約下所擔負的一些責任呢？洛治是僅想叫參議院發揮他公開說威爾遜想要忽視的它的勸告與諮詢的權利嗎？其次，他是尋求他本黨的勝利，或者他僅想使盟約成爲一個兩黨的文獻呢？」

「也許我這樣猜測是冤枉了洛治參議員。我不願意冤枉他，但是我寧自冤枉他而不願意冤枉爲愁病所困的威總統，使他對忽視一個也許始終未讓他曉得的機會負責。洛治若是誠意提出這一個讓步，我們固然可以差不多獲得完全的勝利，然而我決不願在威總統的肩上再加一絲一毫的負擔，說他是故意錯過了這一個機會。」

『威總統看了你的備忘錄以後若邀我去商酌，你由我的日記也可以看出我本來希望他邀我去商酌的，我不曉得我要勸他怎樣作，但是我敢斷定我對於我們的爭端的這一階段一定要予以仔細的考慮。我覺得這是一個「線索」，我們應當把它抓住，但一定要特別小心。在這整個的事情上我們的障礙是我們不敢信任洛治——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裏。我的一位台州(Texas)的朋友說過：「在批准和約之爭一事上若追尋洛治的足跡，就是最善於婉轉的響尾蛇的背也要折斷」。』

郝斯想起過去失敗的陳述，深為感動。稍停以後，我作了如下的評語：

『我在你所走的路線看出一個危險。將來若有人翻檢洛參議員的文件，可能看到他的讓步的紀錄，我們曉得至少在外表上他是願欲讓步的。那時候便怎樣呢？』

『我已經想到這一點，』郝斯說，『但是我對於此種發展並無所恐懼。十一月三日如你報告洛治顯然願欲讓步的時候，那時他對於否決和約沒有把握，但是過了幾天他覺得把握大了，所以更加膽大起來。在十一月十九日，以五十五票對三十九票，他把威爾遜所提出並堅持不能修正的和約打敗，使它未獲批准。而且，不幸，「離開歐洲」的口號，全國信從的人逐日加多。洛參議員爲此項發展所鼓勵，於是決心把任何形式的和約打敗，把威爾遜打垮，不管結果如何！所以我們斷定洛治會審慎將事的；十一月十九日以後，他必定不會讓兩個禮拜以前他勢力單薄的時候所作的讓步留下任何紀錄。你不應當忘記，在這個時候洛治認爲他將於一九二〇年成爲他的黨的領袖。他自己與一部分其他人認爲他比以後被選爲總統的哈丁更應享受此一榮譽。洛治當時在起草他競選總統的政綱。他既在批准和約一役中大獲勝利，

我認爲他絕不會在他的紀錄中留下在鬥爭中他曾經動搖的跡象，這一點我們是可以放心的。

『我想你還記得，』郝斯繼續說，『威總統幾次公開說，他認爲第十條是「盟約的心臟」；你還可以想起，洛洽對你說，他與他的同志決不接受這一規定（第十條）下所採任何行動的責任，若非於事前徵得參議院的同意。你曉得，這就是批准計劃觸撞於其上的那一塊礁石；威總統認爲，他若在這一點上妥協，便在與他共同起草盟約的人的眼中失掉他的榮譽。他堅定不移，於是我們的計劃，也可以說是我們的夢想，便化爲烏有了。

『我不認爲洛洽所堅持的補充對於我們的計劃有大妨礙。你對洛參議員指出，說若非國會同意當然不能採取盟約規定下之任何行動，我想你是對的。爲履行第十條所規定的義務需要經費，而經費非由國會取得由那裏取得呢？你說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是對的，但是當洛洽堅持要以明文予以規定，我覺得也無大妨礙，於是把他的建議轉呈給威總統，附以我的贊許。

『現在我們看一看第十條的結果如何；由所有簽字國家一致同意，它已經是廢而不用，結果我們仍舊處在國聯之外，雖然我們已經接受了我們的孤立派所主張的有限的責任，而這也正是當時我們所願欲接受的讓步。也許在巴黎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對飽經戰亂的歐洲人請求太奢了。我有時候認爲你的主張，要我們認爲「正義的國家」定期開會，檢討世界局勢並於必要時裁判各會員國的行爲，是對的。這些定期自動的會議，與當時的感情無關，可以有許多好處。你還記得格雷在一九一四年號召列強開會，結果沒有開成。有些人認爲他的號召是對當時政治危機之不友誼的干預，所以沒有把它理睬。

『由前車之鑒，我現在認爲我們在盟約中作了太多的硬性的規定，未能適應變幻莫測的發展。也許我們應當保持我們的行動的自由，使不受那些不合時宜的規則與義務的限制。我們若定時自動集會，便可不爲那些規則與條例所左右，而聽從世界輿論的裁判；這樣便可聽由世界輿論決定一個國際爭端是否仍由合法的步驟抑由戰爭去裁決。』

『這只有期諸未來；誠然，未來的景象也不很光明；輿論的力量無疑是不容易集中的，有時候輿論也會走入歧途，但是輿論若也不可靠，至少我們可以說是世界大多數的人民要世界是這樣一個情形；這是民主的方式，對這方式我是永不失望的。我們當然願欲我們所開闢的是一個更直接的道路，我們的成就更大更有力量。但是，我把所有對我們的批評都予以仔細考慮以後，我不曉得在當時我們怎能作得更好。我們所與接觸的不是天使，而是飽經戰亂之苦，竭力以求避免再有戰亂的凡人。』

『有一個批評，我覺得我應當予以答覆。據說「我與威總統的大敵洛洽談判，由是傷了威總統的心。」（註：此項批評是威總統的第二位夫人在她的「回憶錄」中作的。）這話多不公平，你是曉得的。你不會不記得，在巴黎和會期間，威總統自己曾由懷特代表他與洛洽談判，且在他第一次返回華府以後曾邀請他往白宮交換意見。事實是在參院討論和約的期間及以後，我永未看見洛洽；關於他交給你的那溫和的保留，我也永未曾與他寫信。我覺得在未接到威總統的訓示以前，我不能這樣作。當時我整好了行裝，等待奉召前往華府，但是如你所曉得，召喚始終未曾來到。』

『但是即使我與洛洽會談了，我也看不出有何妨害；我也不過是步威總統的後塵。至於

關於威總統與洛參議員所保持的接觸，大概你比任何他人曉得的更清楚，因為你會與我討論某幾件備忘錄，繼而由我請求，你把它們帶給懷特，再轉交給洛參議員。你或許記得一九一九年二月初那天早晨，忠實誠懇的懷特很惶恐不安的來到我的公事房。他說他一夜未曾入睡，此來是為親口對我說明。他繼續說道：

「昨天晚上我想起來，洛治既已出來公開反對提付討論的和約，我覺得我作了一件我不該作的事情。我現在講出事情的經過，希望鑒於經過的情形原諒我的不審慎。從我進入外交界之初，我就不斷與洛治接觸，因為他是我幼年時的朋友。我在華府的時候，差不多天天見他；我在國外的時候，我倆常常通信。我被派往意國為大使，以後被派往法國的時候，尤其在我代表美國出席阿爾吉西拉斯（Algiciras）會議的時候，因為他是外交委員會的一員，我常常與他通信，向他報告一些事情，並請求且接到他的勸告。按照這一個習慣，自從停戰以後，我就幾乎每禮拜與他寫信，講我所看到的當前的局勢，並向他表示我的希望——和我的恐懼。我希望你把我適纒所吐露的情形完全報告給威總統，並告訴他我很愧悔，說從今以後此項通信定即斷絕。」

「我對懷特說，他的懺悔與告白證明他的人格偉大，但是我請他在我未與威總統商酌以前關於此事不要有所作為，我並在當日下午就去與威總統商酌。最初，威總統同向來一提到洛治的名字的時候一樣，大不高興，但是等我向他說明我們怎樣可以利用此項通信關係，他便聽我講話，最後更同意了我的見解。你曉得那結果便是我時常起草一些備忘錄，其中多數由威總統看過，其全部都會由威總統批准，然後由你送給懷特，再以自己的詞句自己的名

義轉送給洛治。這事他作了，我想沒有例外都作了。

『這是在巴黎及在華府談判期間我與洛治所作的唯一直接或間接的接觸。誠然此項接觸是由我建議的，但曾經過威總統明白的准許。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曉得怎樣能指摘我，說我與洛治來往傷了威總統的心；而作此項指摘者却是一個地位高的人物，威總統的第二位夫人。』

『我很不喜歡，』郝上校停頓許久以後繼續說，『有些人說威總統的利他主義的試驗是「一個堂皇的失敗」。巴黎和會的成就並不為少，威爾遜雖未使民主得安然存在於世界，他却解放了歐洲的數百萬人民，並給予尚未獲救的其他數百萬人民以希望與勇氣。威爾遜為他的高尚的理想犧牲了，他的名字將永垂不朽。』烈士之血可以結成自由之花，』雖是一句老生常談的話，却也是一句千真萬確的話。

『你若不以孤立派之短視的眼鏡盱衡世界的局勢，你便不會不能看到我們的失敗絕不是一個完全的失敗。我有時看我們當前紛爭擾攘的世界，仍舊覺得卡萊爾 (Carlyle) 的話可以予我們以安慰與鼓勵。這話我是天天想起的：『過去有價值的東西絕不會消滅；人類所實現的真理與善德永不死亡，也不會死亡；一切將仍存在於人世，不管為人所認識與否，定在無窮的變化中生存且發揮其效能。』』

『威總統，美國人民，及全世界高瞻遠矚的男女，在建立國際組織一事上失敗了，但那不是一個完全的失敗。未來領導文明至於最後勝利的人，或要採取與我們稍微不同的途徑前進，但是威爾遜華路檻褸的功勞既不可沒，而他的成功與失敗更可以為他們的前車之鑒。我』

們若像我們的祖先熟讀班硯 (Punyan) 的「天路歷程」，也許我們對於我們必須跋涉的荒野中的危險可以更有所準備。我們便可以更曉得盜匪的窩窟，可以避免和會中多數懷有善意而失於審慎的代表所陷入的泥淖與陷阱。往天路去的遊客必須經過多數黑暗的山谷，歷臨多數的峭壁與深淵，爬上多數陡峻的山坡；但是有一天他們定會達到「光明之門」，進入「和平之城」。『註』

我的日記所記我在一九一九年及以後所親歷目觀的事情，便以郝斯上校這一席回顧的話結束。我的日記若有一天由我的私藏公諸社會的話，它或可為歷史的一個註腳，並可為未來規劃世界前途以拯斯民於水火的人作一個借鑑。最後我願引述史末資將軍的一句不應遺忘的話：

『在巴黎不是威爾遜而是全人類失敗了。』

這句話把責任放在應負責任的人的肩上。

『註』郝斯上校於一九三八年三月逝世。第二次世界大戰於一九三九年九月爆發。美國的孤立終止於一九四一年十

二月七日，是日發生珍珠港事變。

(完)



(13266)